《東洋時代小說精選》

心灰意冷

小池一夫

下卷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東洋時代小說精選》

心灰意冷

小池一夫

下卷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東洋時代小說精選

心灰意冷

下卷

小池一夫

LIN YU

〔作者簡介〕

小池一夫

出生於東京。大學畢業後，師事時代小說作家山手樹一郎先生。自1970年執筆《帶子狼》以來，就一直從事創作。創作的範圍極爲廣泛、有小說，喜劇作品、電影、電視和舞台劇劇本，作詞等從時代劇到現代作品，甚至還出過有關高爾夫球的著作，可謂是全能的作家。1972年，創立小池書院的前身，即Studio Ship股份有限公司，主辦高爾夫球雜誌《Albotross View》。代表作品有《夢源氏劍祭文》、《斬首之朝》、《貳十手物語》、《半藏之門》、《疊捕傘次郎》、《春來了》、《阿凱悽慘的春季》、《修羅雪姬》、《克萊英格福里曼》、《新，太一啊！莫哭泣，無論如何都得爬起來》等。

ISBN 957-9593-87-6
00160
9 789579 593878

心灰意冷〈下卷〉

小池一夫／著
康明仁／譯

在高掛中天的月光映襯下，女子的臉蛋是如此眉清目秀，眞是讓人驚嘆不已。

皮膚白皙，眼睛亮晶晶地，非常文雅，怎麼看也不像是當流鶯的。

讓男人銷魂蝕骨也是理所當然。

大川端就是設在兩國橋和新大橋間沿河的防火地帶，也是流鶯常聚集的地方。

蟲終於不叫了。吹拂在江面上的晚風令人舒坦，寒冷尚未降臨，暫停於樹梢。

可能是天晴的緣故吧，對岸向島的燈火依稀可見。

男人動得更激烈了，船跟著搖動起來……

目錄

四季獻立夏之卷(二)／5
四季獻立秋之卷／67
四季獻立冬之卷／103
顆部・佛手柑之卷／210

後　序／233
隨　感／236

四季獻立夏之卷〈二〉

23

晚霞輝映之下，江戶城天主閣讓人產生一錯覺，猶如籠罩在通紅的火焰之中。

眼下，主丞正走在城內御成走廊上，背朝著火焰般的夕陽。

夕陽把中庭染成一片通紅，連走廊上的白虎隔扇畫都籠入其中。

嘭嘭！傳來了一陣鼓聲——

主丞穿過御舞台前廊，走向中奧御舞台的上覽所。

看到主丞身上肩衣的花紋，如今已無人敢擋住他的去路。

嘭嘭！走進上覽所。

吉宗坐在這裡，正如痴如醉地看着舞台。

主丞悄悄地坐到他的後面。吉宗很快就察覺到了。

嘭嘭——

「主丞，你有沒有看過難波舞？」

「沒有。」

「王仁之靈和木華開耶姬正恭祝我萬壽無疆。」

「還有閑工夫恭祝萬壽無疆？」

「你說什麼!?」

「父上，您打算選何處作爲靈墓，增上寺還是寬永寺？」

「你突然又在說些什麼呀!?」

「兩寺之一正與尾張聯手，欲成爲德川家唯一的菩提寺，奪去父上的性命。」

「好漂亮啊……特意爲我們跳的，觀賞一番如何？」

「……」

「扮演木華開耶姬的是個女子。你看，多漂亮啊！簡直是秀色可餐！既然跳得這麼棒，她的臉蛋一定很好看！」

「何妨一賭？」

「!?」

「如果她的臉蛋漂亮得令人屏息，我就再次豁出性命去處理那些問題。若非如此，父上就自行判斷，決定芝或上野的其中一處爲御廟。如此，與尾張勾結的寺廟就會自動罷手了。」

「嗯……不過……」吉宗猶豫了。

兩座寺廟的力量都很大，這問題實在不容易做出決定。

「主丞！」

「……」

「要是你能在那女子跳到最高潮時，不讓她停下，使她脫下面具，以確認她的臉蛋是否漂亮，我就與你賭一把！」

「好！」

主丞毫不猶豫，一下子站了起來。但是，吉宗已經察覺出主丞心中所想。

（作爲父親，無法要自己的兒子爲自己而死。這小子也不想讓父親說出來，才拿出打賭這一招。）

正跳著舞的是一個叫小夜的女子。因爲是應吉宗所召，肯定特別漂亮。

主丞也了解這一點，爲了賭輸這一局，才拿出這一招。

吉宗也心下了然，才跟他賭。吉宗摸透自己兒子的內心，心情很不好受。可主丞是他唯一的依靠，只好狠下心來跟他賭。儘管如此，作爲父親的一片親情使他提出要求，假如能在舞中脫下那女子的面具——

就是這樣的父子關係，使主丞感到心灰意冷。

兒子不會說：我回來了！父親也不會回答：回來就好！

24

舞臺上，木華開耶姬和歸化人王仁之靈漫舞着。

有人説，春色自東邊而來～
南花漸開～此處亦爲西海～
對面難波之春宵～皎潔的月光映照在澄淨的海灣波上～
夜之舞樂其樂無窮～請別打擾沉醉中的人～

在難波之海灣歷年～代代蒙恩～
來自木華開耶姬之神靈～

主丞猶如另一主角般出現，手持着盛滿水的長柄杓，逐漸向木華開耶姬靠近。

看到主丞如此靜肅凜然之姿，發覺到的人無不佩服。

木華開耶姬察覺到動靜，回頭一看，舉起天女扇，翻掀舞衣，面對着主丞。

主丞又走近些許，開始唱起歌來，聲音無比清脆。

立春清晨，打來晨水～
祝願今年風調雨順，恭請您飲一口～

木華開耶姬大吃一驚，天冠顫搖。

您説的晨水可是春季曙光下～
惠比壽井中之水～

木華開耶姬悠然迴過身，再轉身時，面具已經取下。

讓您費心眞令人感動～
好高興～好高興～好高興啊～

木華開耶姬從主丞手裡接過長柄杓，喝起晨水。
然後看了主丞一眼，長睫毛的明眸帶著些許迷惑。
讓主丞感到意外的是，這個美貌的女子對男人知道得一清二楚。
可是，既未削落眉毛，也沒有鑲上黑牙。
（爲何讓女人……!?）
主丞覺得，讓女子跳這〈難波舞〉之謎已經解開。
他緊緊盯着木華開耶姬。她手足無措，無奈地低下頭來，髮際上散落着一、兩根短髮，使紅領口露出的潤白肌膚顯得更加妖艷誘人。
「我叫腕下主丞。」

「我是寶生小夜。」
……
「唔——」吉宗喝采：
「唔——高明極了！勸奉立春之晨水，無人敢拒絕不喝。想喝就得取下面具……」
雖是自己的兒子，吉宗現在也不由得感到畏懼。
（這豈止是子勝於父，簡直是生了一條龍呵！這小子到底不像我……卻像他母親啊！）

25

在上覽所附近的笹之間，主丞正與小夜面對面坐着。
「讓你受驚了吧？」
「是的。您說是晨水，我不能不喝。更何況我是爲祈願將軍大人萬壽無疆而跳舞，眞是大吃一驚！」說話時非常沉穩，嘴裡說是大吃一驚，卻絲毫沒有驚訝之情，反倒微微一笑。
「請寬恕！將軍大人命我在你跳舞之際，把你的面具脫下，所以……」

「那麼，讓我脫下面具，準備獎賞我什麼呢!?」

「與你親熱一番！」

「!?」

主丞沒有笑。小夜對他的話深感不解，歪着腦袋，表情困惑不已。

主丞輕輕地舉起右手，像在做某種暗示。隨即，繪有漂亮垣夕顏（籬笆上開著葫蘆花）的拉門一下子被關上了。

「啊——」小夜這才領悟到主丞言下之意，知道他不是開玩笑，一下子臉色凍結。

「我……我是有夫之婦……」

「所以才想與你……」

「無…無恥！」小夜不覺緊張起來。

突然，主丞眼光放柔，低言道：

「想藉著與您私通，誘出某人。」

「咦!?」

「只是裝裝樣子。今後不會給您添麻煩，請委曲一下！這都是爲了保護將軍大人，不得已而爲之，請務必……」主丞朝着小夜膝行靠近。

「對…對我丈夫……怎麼……」小夜也跟着壓低聲量。

「什麼也別說……」主丞又靠近一些。

「那…那麼……」

小夜已退到背靠拉門，無法再退，身子只好往後迴轉。

「如果你丈夫是個忍氣吞聲的人，能做什麼用！你不認爲這是考驗的好機會嗎？」

「什……什麼……別開玩笑啦！」小夜頓時滿臉怒氣。

「反正以後將軍大人會賜下賞讚之言，就可以言歸於好，無須擔心。而且，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測試你丈夫的心。每一個女人心底都有一種欲望，想知道男人愛自己有多深吧……」

小夜轉過身，想迅速打開拉門，卻不知爲何，怎麼也拉不開……

「!?」小夜焦急地使盡全力，想把拉門拉開。

「這笹之間已控制在我手中了。」

小夜頓時臉色一片灰白。

「即…即使說是裝裝樣子……可您也太放肆了！」

小夜的手緊貼拉門，想站起來，可一直坐着不動的主丞伸手抓住她，拉她回來。

「啊！」

小夜一下子倒向前，主丞緊緊地抱住她。

「將軍大人的敵人太多了。首先是尾張藩！」主丞在她的耳邊低聲說着：

「其次是增上寺和寬永寺的其中之一。」

「啊——」

主丞的氣息拂過小夜的耳際，她的脖子上立即泛起鷄皮疙瘩。主丞絲毫不在意，輕輕地在她櫻蛤似的耳垂上吻起來。

「請…請您……停下!!在城內做如此……淫行，即便是將軍大人的公子……也太過分了！」

「你知道尾張藩是將軍大人的敵人吧!?」

「那……那是誰？」

「你知道增上寺和寬永寺兩家在爭奪德川家唯一的菩提寺這個位子，其中有一方與尾張勾結，準備刺殺我，甚至連將軍大人也不饒過嗎!?」

「啊——」小夜忽然噤聲，渾身僵硬。

主丞把手伸進她的胸部，手指不停地揉弄着她的乳房。

「啊——」小夜雙手緊緊掩住胸部，欲阻止主丞的手指，卻反使她更加不利。

主丞簡直像變了個人似的，絲毫不講情面地朝小夜進攻。

「我若身死，將軍大人便猶如被砍去手脚，動彈不得。因此，尾張接二連三派出刺客刺殺我。我把那些刺客一一擊退，保住生命，一直保護着將軍大人。」

主丞的指尖摸到小夜的乳房，輕輕抓揉着。

「啊—啊——」

小夜那白皙的臉色頓時紅暈起來，使勁掙扎，不停地搖着頭，雙手拼命想把主丞的手從懷裡揮開。這樣一來，她的下半身就敞開了。主丞乘機，及時把右手伸進。

旁人目及，會以爲他們是在耳鬢廝摩，說些甜言蜜語。

「目下情況生變，尾張竟然成功地唆使其中一寺，把它拉進自己的圈子內。若單純只是尾張和其他大名，我還能還擊。可是，對手若爲增上寺、寬永寺，就無法輕易對付。因爲這樣等於對德川家的祖先開火。」

這就是主丞的苦衷。

「啊…啊…噢！不要……」

「昨夜也遭到僧侶刺客擊襲。可究竟是哪一寺派來，不得而知。」

「啊……這……來……來人啊！」

上半身遭到侵犯，小夜還想拼命保住下半身，雙手緊緊護住女陰，兩腿交叉，使勁夾緊。這樣，上半身就裸露出來，連汗衫也被脫去。主丞從身後抱住她，左手猛力抓住她的一個乳房。

「因此，想借你之力。一旦我與人私通，對他們來說，可是求之不得之事。他們會把這風言風語傳開，恐怕也會告訴你丈夫，把事情鬧大，然後把你帶走，說是抓到無可爭辯的證據，逼我切腹自殺。可是，這樣反而幫了我大忙，可以藉此摸清他們的動靜，及時採取措施。」

「啊……啊……」

主丞終於把小夜壓倒在地，臉部伏在她那豐滿的乳房上，嘴裡讚嘆不已：

「哦——好香啊！聞到你的香味，他們就會現身。請務必幫這個忙。」

「若……若是這樣……大奧的女官……比我更……」

小夜一邊掙扎，同時小聲地呻吟道。

「只有你，才值得讓我拼命！」

「……」聽到主丞那強烈的語氣，小夜一下子渾身發顫。

目光與目光相撞，迸出火花，交纏一處。

「既然你是爲祝願將軍大人萬壽無疆而舞，就請你以私通爲引，撒播開來。」

「可…可是，這樣……太不體面……啦！」

「不可以嗎？……」

主丞把自己的嘴深深地堵住小夜的唇。

「啊嗚！」小夜拼命掙扎，雙手從女陰移開，想推開主丞，卻推不了。

「……」她的眼裡漾出春意，嘴唇半開，欲喊未喊，承接主丞的舌頭。

「唔……」

主丞又把手伸入小夜的女陰，慢慢地、靜靜地往裡面摸索。

不覺間，小夜從反抗轉爲妖艷，全身乏力，舒緩開來。

26

小夜的動作愈來愈激烈。

猶如緊槌擊鼓，不斷呼叫着主丞的名字，最後渾身顫抖，發起情來。

她用力張開雙腿，夾住主丞的腰部，要他進來。

「啊……主丞大人……再用力些……對！啊……啊……受不了啦！再……再……」

「我想觀察你敞開的肉體！女人在達到興奮極點的剎那間，全身會飄溢出眞正的香味。將軍大人原本不喜歡觀賞能舞。他喜歡女人，所以男人跳的能舞，他連一眼都不會看。對此我覺得很奇怪，爲何由女子扮演木華開耶姬？這樣看來，一定有人勸說將軍大人觀賞舞蹈，目的是爲了讓好色的將軍着迷。」

「我……我有丈夫……」

「是嗎!?這樣一來，將軍就欠你丈夫一份人情。而且，如果你丈夫是與增上寺密切相關的人，將軍就得爲你丈夫做些事情。越是愛你，就越會覺得應該如此。小夜夫人，你早已察覺到將軍大人的心思吧！」

不覺間，小夜的眼神變了——

「你那隱藏在強烈沉香味下的氣味。我是毒物品嘗人，毒與香味的鑑識力極強，一般香味無所不知。」

小夜推開主丞，爬走着。

「從你體內飄溢出來的眞正氣味是芝之增上寺使用的赤栴檀香！」

小夜的手摸到衣服。

「也就是說，目下正在行動的刺客是芝之增上寺派來的吧……」

小夜的手一抓住藏在衣服裡的短劍，就「咻——」一聲，拔與刺幾乎同時進行，動作迅捷。可是，主丞毫不費勁地反抓住她的手。

「啊！」

短劍從小夜的手裡落到主丞手上。

——一道又白又大的弧形光線。

「既是寺裡派來的女人，嘗嘗人生的無常也不壞吧！」

主丞從小夜頭上割下一綹黑髮，抓在手心。

輕飄飄…輕飄飄地…散落……

「是增上寺呀！」主丞喃喃自語。

27

渾身困倦乏力。

好像整個腦袋裡塞滿了蠟似的，昏沈沈。

喉嚨乾涸，想喝水。

剛才就一直這樣想，可是華嚴和霰都跑到哪兒去啦？……

（華嚴、霰……）想叫她們的名字，卻喊不出聲來。

腰部一帶隱隱作痛。

眼皮沉重，上下眼皮彷彿被粘膠粘住似的，想睜開卻無能爲力。

（這裡確確實實……是我的房間吧!?怎會如此模糊，沒有把握？）

體內深處還留着餘毒，使他早上很難清醒過來。

自從與引鶴行過房，早晨就時而有這種感覺。

（或許毒物還殘留在睪丸裡面吧!?）

與引鶴合體非常激烈，持續了半刻多鐘左右，由此主丞的陰莖一直插在她那塗有毒物的陰道裡。

（幹了多蠢的事啊……）又想到：會如此認爲，或許也是毒藥的關係吧！

（我現在到底是沉睡着……還是已醒了過來!?）

一片嘈雜聲。外間的吵鬧聲從木板底下傳入臥房。

有人……好像是霰來了。

（太好了……）

霰從主丞的脖子到胸脯，把他身上的虛汗擦除，緊接着用力按揉他的脚底。

唔……醒過來了。

「主丞大人醒了？」

啪嗒啪嗒——急促的脚步聲和說話聲傳進房內。

「城裡派了使者來啦——」

聽到華嚴慌忙的說話聲，主丞一下子睜開了眼瞼。

「一個叫裏見寒齋的佛像匠師遵照增上寺慈眼和尙的吩咐，說是給將軍大人獻上貢品。已經同意他謁見了。傳話說，請主丞大人也盡快進城。」

因爲是城內的事，華嚴絞盡腦汁，用敬語傳話，說起來生硬極了，引人發笑。

可是，此時哪有功夫笑。主丞一下子坐起身來，體內的毒已消失得不知去向。

28

眞是精緻極了。

主丞火速進城，一走入黑書院，就被眼前的景象迷住。

吉宗更是如此，連主丞進來都沒有察覺。

眼前也有一座江戶城——

縮景造得與江戶城一模一樣，占地面積超過一坪。

不用說御本丸，就連西之丸、吹上之庭、紅葉山都造得神似，竟然在渠裡引入眞正的水。大手三之御門、潮見坡、寺澤御門造得極其精巧細緻，松樹枝做得辨不出眞假。

再看看下方，佛像師裏見寒齋正恭恭敬敬地叩拜着。

「主丞，你看。造得多麼精緻啊！眞讓人心曠神怡！能如此把自己的城府盡收眼底，眞是想像不到啊！」

吉宗非常喜悅，把目光轉到下方。

「你叫裏見寒齋？手藝高超至極，值得稱讚。往後幕府有差使，也由你來辦吧！」

「是——是——深感榮幸！」

「不愧是增上寺的慈眼和尙，送來的眞是人間極品！連這火箭也……」吉宗把小弓箭拿在手上看了看。雖然只有短弓的四分之一大，可箭的根部捲上油布，非常實用。

吉宗把火箭裝在弓上，瞄準縮造的城池。

「是備著心情不暢時射射此箭吧!?這使我越發滿意了。不過，朝自己的城池射箭，不吉利呀！」

「唉呀，將軍大人！火箭之類，純粹是作爲佛像師的我所表達的心意罷了。」

「我曉得。」

「是—是——」

寒齋叩拜稱是。主丞朝縮景膝行接近。

用唇觸碰三之丸的屋頂，接着是天守的屋頂。聞了聞氣味，用舌頭舔了舔。

「沒有什麼異樣吧!?難不成是用有毒的樹木建造的!?」

吉宗正樂在其中，卻被主丞打擾了，顯得很不高興。主丞不去理會他，把手指浸進渠水裡面，用嘴嘗一嘗。然後，朝庭院裡的一棵樹嗅了嗅，問起裏見寒齋：

「這樹很柔軟，有些許濕氣，外表看起來是把細小的樹枝削完貼併在一起的。究竟是什麼樹呢!?」

「您眞是明察至極！正如毒物品嘗者大人所說，這細小樹枝的主要材料是水楊。」

「噢，是水楊啊！」吉宗又讚嘆不已。

主丞靜靜地朝吉宗伸出雙手。

「這個嗎!?」吉宗把火箭交給他。

主丞接過，用銳利的目光盯着寒齋。

「的確沒有任何圈套和毒物。」

吉宗鬆了一口氣。與其相反，寒齋的唇邊，嘲笑的神情一閃而過。

「……不過，這縮景似乎塗上了發自增上寺的警告和呪詛！」

「你說什麼!?」吉宗大吃一驚。

寒齋一下子抬起頭來。

是一個骨骼結實的男子——

身體非常粗壯，不像個佛像師，臉上精力充沛。

「春天柳樹冒芽，在薰風吹拂下，沙沙作響，多麼可愛的水楊！似在告訴人們：再也看不到這水楊……等不到春天來臨，它就已逝去!!」

「什麼……」吉宗雙眼凍結。

「人心是脆弱的，不高興時叫你放箭燃燒……你終究會這樣做，此乃人情之常。朝夕眺望，自然會有一種衝動，想射出火箭。」

「……」吉宗聽得目瞪口呆。主丞卻不去理他，面對着射箭場，把火箭插進六角燈，

一點上火就——

啪——射入縮景的本丸。

啊!!吉宗愕然失色，挺起腰來。寒齋卻不知爲何，正在冷笑。

縮景的城樓瞬時燃燒在熊熊烈火之中。

仔細一看，烈火映照渠面，恰似告訴觀者，江戶城正在燃燒。

主丞又把聲音提高一階：

「將軍大人，親手把自己的城樓燒毀，您覺得感受如何!?」

「!?……」

「增上寺和寬永寺這兩寺同時作爲菩提寺，就猶如親手把自己的城樓燒毀一樣……在某個時候會有這樣的結局——這難道不是發自增上寺的警告嗎!?」

吉宗茫然失措，呆呆地看着已經燃盡，即將崩塌的縮景。

「很遺憾，你看得確實透徹！」奇怪的是，寒齋卻很沉着地開口說話：

「倘若讓您感到不舒服，責任全在我裏見寒齋身上！順便讓我再補充一句話……」

此時寒齋全身充滿殺氣，朝主丞襲來。

「儘管您是將軍大人的親生公子腕下大人，擅自把奉獻上來的貢品燒毀，也太過分

了吧！這縮景是增上寺的慈眼和尙命我建造的。若是得到將軍大人許可還不打緊，可是出自您胡言亂語、自以爲是的猜想，把它燒毀，這就太令我意想不到了！」

（糟了……）主丞也感到後悔了——

（太草率了……）

「我把箭呈給將軍大人，若是將軍大人發射，那是無可奈何之事。可是腕下大人這樣做，作爲佛像師的我很難理解!?這一結局，您要如何處理？」

（誰要你擅自作主！）吉宗看起來非常不愉快。

對方說的事情，認爲是對的，就馬上把它轉變成自己的想法——吉宗就是這種性格的人，對寒齋所講的抱有同感，就不高興了。

（總是做得太過分，這個主丞……大不了就是一座城樓的縮景，卻在說三道四，況且還把呈獻上來的物品給……）吉宗也不幫他說說話，只是在那裡嘀嘀咕咕。

「要如何向慈眼和尙交待呢？」

見主丞沉默不語，寒齋乘勝追擊，連連追問：

「說不定想朝江戶城射出眞火箭的是腕下大人吧！」

「寒齋，你是劍客吧!?」

「正是。」

「什麼流派!?」

「稍懂點鞍馬金剛流……爲何這麼問!?」

「你這是正面向我挑戰嗎？」

「你是說，與你比試？」

「倘若再如此偷襲，增上寺也必定會站不住脚。所以，你的目的是正面向我挑戰，欲置我於死地，才拿出這種東西吧！一開始就企圖叫我發箭，眞是精心的策劃。」

「若是我戰勝了，只求您一件事。這是拜求將軍大人的。」

「何事!?」

「由增上寺多建造些這種縮景，然後頒發給各路諸侯。價格是一座一千兩。」

「呵！」吉宗聽得目瞪口呆。

「也把箭配上。」

「你……在說什麼!?」吉宗頓時怒髮衝冠。

「要諸大名把它燒毀嗎!?」

「不僅旁系諸侯，那些受幕府欺壓的諸侯都會爭相購買，看著江戶城燃燒的情形，

發洩一下心裡的憤恨！」

「你…你這混蛋……」吉宗非常激動。主丞插嘴進來：

「即便是增上寺慈眼和尙派來的人，也不會無理取鬧。就比一比吧，裏見寒齋！」

「地點和時間由我指定好嗎？自古以來的慣例都是挑戰的一方決定的。」

「可以！」

這時，寒齋臉上初次露出疲倦的氣色。

終於把主丞引入彀中，從他的眼神裡，可以看出他已放下心來。

29

吉宗回到中奧之後，心情相當低落。

「那麼，怎麼做才好呢，父上？」主丞的嗓子也大了起來。

「場合不對，別叫父親！」

「是，將軍大人！我是想請您說出結論。」

「沒有必要和他比鬪。混蛋！增上寺的爛和尙！立即把寒齋抓來宰掉！順便說一下，你也得反省！」

看到吉宗如此激動，主丞控制住自己。

「恐怕，增上寺……」話只說一半，主丞臉上就充滿了哀傷。

「已經建造了好幾座縮景，準備好發給各諸侯了吧……？」

「什……什麼!?」

「想制止他們這樣做，我們只好屈服！即便是我輸了，因爲是正式的比鬪，希望您不要過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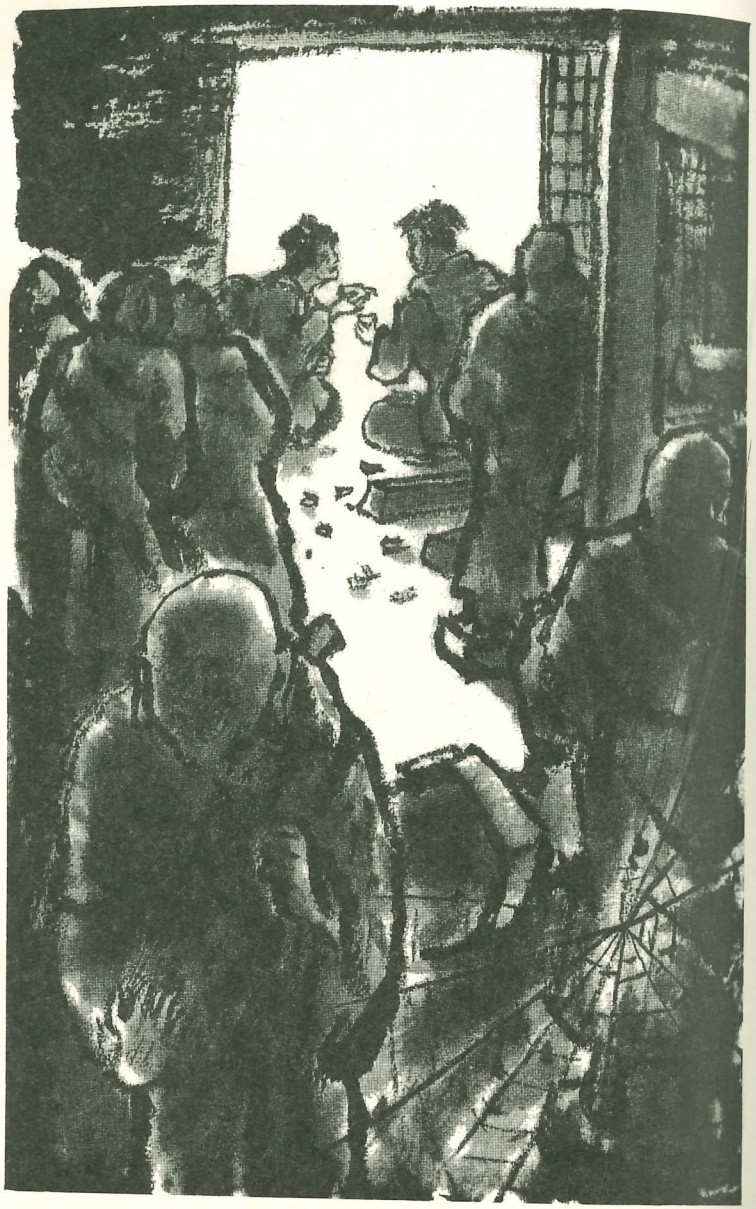
「嗯……」

「話說回來，敵方指揮操縱的人，其城府之深，眞是令人寒毛直豎！恐怕這些計謀全是那混蛋想出來的……人眞是脆弱啊！諸大名日日夜夜看着江戶城的縮景，眼光就會逐漸變得短淺，最後只想朝它放箭。然後，眼看着烈火燃燒的情形，就會過於相信自己的力量，從而萌生一種反叛的念頭，認定江戶城也不過爾爾。這是一個乘虛而入，絕妙的策略。絕對不能讓江戶城的縮景分發到全國六十餘州。」

所以，主丞想到——（不能輸！）無論如何，這場戰都得取勝。

吉宗知道事關重大，瞬間又變得謹愼、膽怯。

態度已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靠向自己的兒子這邊。



主丞更擔心的是裏見寒齋背後的操縱者——百苦齋。

對方接連不斷地進攻，自己好不容易才趕上……往後還會玩出什麼花招呢……什麼燈火都無法照鑑那潛伏的黑影……主丞思量到，自己尚未見過百苦齋的妖身。這個百苦齋有尾張、增上寺在背後支撐着。

可是自己呢……

轉身一看，吉宗正壓抑自己的憤怒，露出逢迎的神情，笑嘻嘻的——

「主丞，憑你的劍法，不會輸的。爲父總是這麼放心……」

（這裡有這種父親站在我這邊……）主丞心裡嘀咕着——心灰意冷。

30

到處堆擠著積滿塵埃的佛像——

大迦葉……阿那律……

富樓那橫倒在地上，缺了鼻尖……

迦旃延……

優婆離滿臉蜘蛛網——他在成爲釋迦牟尼的弟子之前是個理髮師。

鏗——鏗——

增上寺的鐘聲敲響，通告了黃昏六時的來臨。聲音大得震耳欲聾，響遍四方，牆壁上的土啪啦拍啦落地。

羅睺羅……

舍利弗據說在釋迦牟尼的弟子中智慧第一。但是，眼前的情形，舍利弗傾斜著，好不容易靠目犍連和阿難支撐著，根本看不出他有何智慧。

鏗——

有一尊佛像做了一半。仔細一看，那是須菩提。

由此可知，這作坊的主人正在製作釋迦牟尼十大弟子的佛像。

作坊裡沒有燈火，盡是灰塵，製作一半，隨便擱在一邊的可憐的佛像們似乎正抱怨著，這裡的佛像師沒有絲毫仁慈及信仰之心……

佛像師裏見寒齋與妻子律所住的主房裡點著燈。有人在裡面。

鏗——

住得近，鐘聲當然能聽得一清二楚。寒齋的住處和作坊就在增上寺後院最裡面。

過了一會兒，鐘聲停了。

寒齋取杯就口……陰森森的酒。飲盡，放下酒杯，眼睛凝注於一點，默默無語。

妻子律悄悄地往杯子裡加酒。

是個醜女。

寒齋年近五十歲。律看起來更老，最起碼大他十歲，又瘦，頭上有許多白髮。

咕嚕——一聲，寒齋把酒喝完，放下酒杯。

「可以開始了嗎，律？」

「是。」律的眼裡驚懼盤旋。

寒齋拿起大刀，慢慢地站起身來。

31

增上寺西北角有一片深邃的竹林，水子地藏一帶有一小塊空地。

太陽已經下山，竹葉沙沙作響，通告有一陣風吹來。

寒齋把右手提著的大刀繫在腰邊，迅即拔刀，來一個雙手輪刀過頂。

律赤著雙腳，站在距離寒齋十來步的地方，剛好看到寒齋的正側面。

嗤嗤……刀尖在月光輝映下，猶如閃亮的蛇，微微上下蠕動。

「喝——」寒齋大喊。與此同時，律跑了過來。

竟然奮不顧身往揮砍下來的刀下衝過去，最後一步，倏然煞住，身體僵硬如棍棒，不敢再往前踏進，朝側面倒去。

「胡鬧！這是爲救出兒子而奮不顧身的母親之姿嗎？猶豫什麼？珍惜性命嗎!?」

「……」

「以就死的心態衝過來……不！跑過來之前，就當自己已經死去！」

「是，是！」

寒齋把刀先移到右側，然後雙手掄起，準備揮砍而下。

律往上一看，兩眼發直，雙唇失色，膝蓋打顫不止。

「喝——」

寒齋大聲一喊，律跟著衝出去，頭上可怕的大刀即將砍下。

「呀!!」律驚叫一聲，當場倒下……怎麼也無法豁出命來。

「混蛋!!你這娘們！」

啪——寒齋大發雷霆，往律的腹部踢了一腳。

「律!!混球啊——」

寒齋怒氣沖沖，把刀架在律的喉頭上。

「你要想想，年紀大我十來歲，我卻一直愛你到今日，是爲了什麼!?能一直穩坐佛像師裡見寒齋之妻這一寶座，又是什麼原因……？就是順從！」

「是…是的！」

「年紀比我大，又不漂亮，皮膚粗瘦，連生孩子都不能……不！根本不能稱作女人！可是我對其他女人一概不理，一直只愛你一人……」

「請…請饒恕……這次一定做得……讓你滿意!!」

哧！刀尖在觸到律的眼睛之前停住，險險乎刺穿她的眼瞼。

呀——律條件反射似地閉上雙眼，臉往側面歪去。寒齋毫不留情地打了她兩巴掌。

啪！啪！

「啊!!請…請原諒……啊!!」

「毒物品嘗人主丞也被稱作帶魔性之人。至今尚無人戰勝那小子的唇寒流……就連光之兵衛大人亦然!!」

唰——寒齋把大刀插入地面，舉頭仰望即將隱入雲層的下弦月，感慨萬千地說：

「我不認爲我的功夫會輸他！倘若我輸給他，應該是他的魔性所致吧!?但是，無論

如何，我必須贏！作爲一個佛像師……不！作爲一個武士……就是憑著慘遭潰滅之命運的旁系小藩倖存者的志氣，也得戰勝他!!」

若能打敗主丞，尾張就可以奪取天下，增上寺將成爲德川家唯一的菩提寺。其後，只不過是一介浪人的自己就可以稱雄天下……想到這些，寒齋渾身便激動不已。

哧——寒齋又從地上拔出大刀，緊盯著律，目光中輝芒熾烈。

「對你來說，如果我戰敗了，也就意味著失去了我。你要牢記這一點，把自己當成關鍵時刻，不顧一切去救自己孩子的母親！」

「是…是的!!」

寒齋緩緩舉起大刀砍下。可是，律沒有看刀。她緊握雙手，閉上雙眼。

「喝——」

哇——律自肺腑中擠出聲，衝了過去。

咻——大刀揮砍，就在正下方。

只差一點點，大刀停住了。律嚇得幾乎昏過去，但終於鬆了一口氣。

「不能鬆氣——混蛋！再來一次。」

32

律洗完頭髮，對鏡梳理。

寒齋在刀上抹了油，用日本白紙一邊擦，一邊回頭看著她。

「你的頭髮都白啦，律！那深深的皺紋，也很適合扮演我的母親啊！」

律沒有回答，在牙齒上鑲進黑牙。

「乘我和主丞打鬥的那一瞬間，你就衝過來……」

塗在刀刃上的油膜經燈光一照，發出微弱的輝芒。

「請等一下！不要殺我兒子!!失去了這孩子，我就活不了啦……一邊喊叫，一邊往大刀下衝去。」

用日本白紙擦過，油膜漸漸消失，刀刃上的光芒變得亮閃閃。

「腕下主丞的弱點就是……」寒齋說了一半停下來，把發亮的刀指向律，嚓——一聲，抖了一下。「就是母親!!我確定，就在這一點上！」

寒齋點點頭，繼續說道：

「要嘛被吉宗遺棄，要嘛自己主動離去，總之是年紀輕輕就因不遇而死。因此，主

丞幼小的心靈深處一定鏤刻著母親那不幸的命運。你一旦說到母親，肯定會使他心慌手亂。不管是停刀，還是抽回，都會有可乘之機……我就乘虛而入！」

大概正想像著主丞身上血沫橫飛的情景吧，寒齋自信心洋溢，嗤笑連聲。

「嘿嘿嘿——別洩氣，律！」

「是……我一定……」

要說律身上比普通人漂亮的地方在哪裡，那就是她的髮際吧。

從耳朵到肩膀的線條和下顎頗爲勻稱。

眼前，寒齋正看著律的髮際。

「律！」

「是！」

「過來！」

「……」

寒齋站起來，朝臥室走去。律目送著他的背影，眼神膠溶。

妻子……不！準確地說，一個女人被喚醒了。

律只圍著一條淺藍色腰巾，騎在仰臥的寒齋上面，激烈地搖動著。

上下搖動著臀部，反覆抽送，左右擺動。

乾癟的乳房帶些粉紅，一頭長髮幾乎全白，把她的臉遮住，頭部後仰時飄搖不定。

「啊——您……您……」

寒齋從下面伸出手來，抓住律的乳房吠吼著——

「哇——」

「您……」律渾身發顫。

「不……行……啦！」

臉蛋難看至極，可作爲女人那種性高潮時的興奮表情卻是美極了。

外面開始起霧了吧……

霧氣猶如白煙，從格窗縫隙間穿透進來。

「嗯！天亮了——」

寒齋大喊一聲，響徹雲霄，彷彿要把晨霧趕走。

33

深夜裡的濃霧隨著太陽昇起，消失得無影無蹤，此時眼前一片濃綠。

辰時下刻——

清晨的陽光燦爛，主丞和寒齋對峙著。

此處，愛宕山下，暫設柵欄的馬場非常廣闊，超過一萬多坪。

「鞍馬金剛流，裏見寒齋！」

「唇寒流，腕下主丞！」

兩人都裝束齊備，挽繫長袖，穿著袴裙站立著。

離兩人二十多步的地方有個馬廄，旁邊是一棵大樅樹，樹下有一片很大的背陰處。

「請賜招！」寒齋當先拔刀，從腋下掠過，垂直置於右側。

「唔——」主丞也拔出刀來，做中段之姿，步步逼近。

一步一步地，兩人互相接近，快到對方跟前，突然停下。

寒齋豎起左腳趾，作大上段姿勢。與此同時，主丞迅即轉成下段姿勢。

寒齋渾身殺氣騰騰，蓄勢待發。

這是個下馬威。主丞非常冷靜，紋絲不動。

先動者不利，隨著敵方的變化而變化——

彼此都是高手，先動者不利；根據對手的動靜，採取行動，才是絕對有利之道。

不給對方絲毫空隙，等待對手先下手。

時機的到來會是什麼時候呢——

哪一方……

「喝——」寒齋終於使勁暴喝一聲，同時踩進主丞的刀圈之內。

哇哇哇——

從樅樹背陰處跑出一個黑影，朝兩人衝了過來。

寒齋揮劍砍下。主丞舉劍倒切上去。

一剎那——

兩人的劍正好在律的頭頂和下巴停住。

「啊！母親——」寒齋大喊一聲。

「不…不要殺!!不要殺我兒子……」

律朝主丞伸手告饒，胸口處被劃破，胸襟敞開，乳房露了出來。

啊——律立刻捂住胸部，蹲跪下來……瞬間，主丞向後跳回，險險乎躲過寒齋那橫掠律的肩膀而來的劍。

「哼——」

寒齋一腳踢倒律，猛然撲了過來。

這時出現一個空隙，先機已在主丞手中。

咻——

主丞拋出大刀。

「哇——」寒齋撥開時已太晚了，主丞拔出小刀，疾風般飛速掠過寒齋身側。

「哼—哼——」寒齋轉過身劈出單手刀，砍入律的胸際，血沫橫飛。

「爲…爲何……躲了過去!?」

「我的劍劃破這女人的胸襟。就在此時，該是母親的人卻變成女人，瞬間露出女人的本能，用手捂住乳房。一個想救兒子性命的母親，乳房裸露出來應該也無所謂吧！」

「唔……」

寒齋膝行靠近律。

「原諒我……律！」

「您……」

「尋常比武，或許無法戰勝我，因而把自己的妻子當作犧牲品，到底求個什麼!?」

「志氣……一個被毀滅的旁系小藩倖存武士的志氣！」

夫婦互抓著手，死了……

主丞合掌——

「我的父親遺棄自己的妻子和我，登上將軍寶座……比你們還心灰意冷的男人，這裡就有一個……」

34

似乎已經睡着。

眼瞼深垂，又長又白的眉毛成八字形；脫下頭巾，那禿頭反射著供燈臺的光。

高僧慈眼，增上寺的法主，高齡已過九十。

在昏暗的祖師堂裡，慈眼背朝佛像，彎著背端坐於高壇，正接見一個與自己恰成鮮明對比，鋼鐵般的男子。

沙沙——在偏衫的袖子裡摸了摸，很沉重似地拿出一包東西扔給他。

叮噹!!

封口打開，二十五枚金幣散落得到處都是。這鋼鐵般的男子用瘦長的手指仔細地撿起金幣。慈眼瞠目凝視著。

「這就是最後一次給你的供養費。」

「是的。」男子應了一聲，額頭湊近撿起的金幣，叩起頭來。他的頭部綁了一塊白布，意象鮮明，讓人印象深刻。

「愚問！如果你無法戰勝那魔性之人，增上寺只好從爭取成爲德川家唯一的菩提寺這場爭執中退下來。作爲侍奉神佛的人，也不能再流血了。」

「愚問願意豁出性命，助大師一臂之力……」

愚問說了一半，猛然抬起臉來。那張臉看起來怪異極了。

臉色微黑，目光炯炯有神，鼻子又大又高，怪得很。

年齡大概五十左右吧，經過鍛鍊的身體硬如鋼。

「只有一個問題想請教？」

「什麼問題，愚問？」

「爲什麼都是大師進攻呢!?與其自己先出手，不如讓寬永寺首先發難，然後坐收漁利。我以爲，這才是上策。我極爲困惑，這眞不像是大師所採取的行動!?」

「如今是八代將軍掌權，寬永寺沒有必要做任何事。很明顯，他們只需坐待御廟所這個地位。」

「爲什麼!?」

「節儉啊！如果指定寬永寺做御廟所，所花的費用還不及我增上寺的一半。僧人也可以減半。八代將軍以節儉爲宗旨，會指定哪一寺爲御廟所，眼下一清二楚。所以我們得先動手。眞難辦啊……」

「愚問非常清楚大師的處境，一定盡力！」怪僧說著，又反覆叩起頭來。

「難辦啊！」慈眼又細聲喃喃。

35

主丞再見大岡忠相，當眞已相隔許久了。

派出使者前去相託，忠相今天帶來了答案。

「到你這房間來，也已經是半年前的事囉！」

忠相看了看拉門上繪的貘。從他的表情，很明顯可以看出，他對主丞平安無事感到高興，並深覺安慰。

主丞的居室靠近大奧，拉門上所畫的貘是一種會吞食人之夢想的珍獸。

「很忙吧，忠相!?」

「城內的事都由主丞大人做了，閒得很哪！」

忠相剛上任南町奉行這職位，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欲糾正以往的惡習，勵行節儉，不難想像，他一定遇到許多部屬的反抗。

臉上雖然笑得無憂無慮，心底一定是精疲力盡。這一點，主丞看得很清楚。

（我與忠相都必須繼續做下去。）

主丞整理一下欲借忠相之力的心思。

貘夢之間中央處放著火爐，上面的砂鍋裡，主丞正煮著某種東西，飄溢出來的蒸氣帶著些許苦味。

「那是什麼!?」

「現之證據。」

「什麼!?」

「現在馬上見效的證據，故稱爲『現之證據』。」

「眞的嗎？」

「對腹瀉有顯著的功效。將軍大人好像在睡覺時著了涼，今早起來，一直有點腹瀉的樣子。我想讓他大喝一下。」主丞笑咪咪的，似乎很高興。

「您所托之事，我已立即做了調查。」

「嗯！讓你費心，多謝！」

「哪裡！只要我能做到的，請儘管說。增上寺的慈眼和尙從天竺邀請來的學僧，在這二十年間，總共十二名。」

「哦！」

「其中，病死者四名，回國者六名。至今尙留兩名，一者名枯木常朝，另一個名愚問。有關這兩人的底細，雖已做了調查，卻不清楚。」

（除了我殺的那個常朝，還剩下一個。如果再把這個愚問除掉，增上寺就會停止攻擊吧……）不知爲何，主丞這麼想著。

正因爲如此，這個叫愚問的人，技藝一定不同尋常。

在那個絕句孫兵衛、即枯木常朝之後出現的人，增上寺必然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他

身上。只要把此人打倒，增上寺就會遁起形跡……主丞心裡沉思著。

「我想引介一人給主丞大人……」

「!?」

「正在院子裡候著。」

「讓您費心啦，忠相！」

忠相所言——到底是誰？主丞使勁猜想著。

來人背朝著夕陽，隻膝着地，低著頭。

雖是逆光當頭，猶能覺出來人是個大個子，相當顯眼。

主丞凝目一看——

來人額前覆著瀏海，身著小姓長袖和服，佩帶著短刀。

看到那豐滿的身姿，主丞的胸際猛然震了一下。

雖然身穿小姓服，扮成男子，可那芳香微圓的身姿，一下子使主丞回想起過去。

「難道……你是……？」

「是的。」來人抬起臉來。她回話的聲音是主丞永遠忘不了的。

「是管吧!?」

「是的！好想念您……主丞大人……」

「果然是管！十年未見……不！更久……過得怎麼樣？」管連回答的工夫都沒有，主丞就接二連三問著，挽起她的手，邀她進入房間。

「爲什麼如此打扮!?是爲了練習短刀嗎？」

「……」

管和忠相交換了個眼神，又馬上仔細看著主丞，莞爾一笑。

「一定變得很厲害吧!?」

管的臉頰一下子紅了起來……是夕陽映照之故嗎？

在主丞的腦海裡，幼小時期的事一下子鮮明起來。

這個——忠相的妹妹大岡管，襁褓之際，就熟視而親密。

同齡……三歲時被逼習劍，所拜的師父也是同一個人。

幼年，總的說來，女孩子不管在哪一方面都長進得很快。管也不例外……主丞到十歲左右之前，任何方面都不如管。

而且，個頭大的管在體力方面也勝過他，簡直把他當成臣下對待，還沾沾自喜。

那是七歲那年的夏天吧……

啪——管的木刀打在主丞的肩膀上。

「好痛——」

又一刀，把正痛得麻木的主丞手上的木刀撥掉，往他的腦袋一敲。

「哇——」主丞雙手護住頭部。可接下來又往他的身上一打，然後在他無法觸及的地方笑了起來。

「哈哈哈——多麼軟弱的主丞啊！」

主丞跟跟蹌蹌地逃走了。一邊跑，一邊覺得這樣玩耍也挺開心的。

追憶往事，不覺間太陽已經下山。主丞注意到房間很暗，就點燃了六角燈。

「管，咱們並排站的話，你比我高多了吧？」

就一個女孩子而言，管似乎相當高大。實際上遠非如此，主丞只是故意氣氣她，使她不免有些憤憤不平。

「……」

（可是，當眞打起來，說不定比我強吧!?原本天分極高的管，倘若一直持續修行，肯定已完全掌握了富田流的短刀術……）

任何地方都很豐滿，個頭大的管，一旦拿起短刀，就會變得像猴子那樣敏捷——這一點，主丞沒有忘記。

「何時出來的？」

「昨晚到達。」大概是打扮上的緣故吧，說起話來也像個男人。

「管！你…還沒？……」

「……老早以前哥哥就告訴我，將來要守護在主丞大人身邊，所以……」從管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當然未曾許配人。

「別離許久，我們來比試一番如何？」

這樣下去，總覺得會變得纏纏綿綿的，主丞就不好意思地做了提議。

36

忠相已悄悄離去，帶給主丞很大的負擔。

因爲這意謂著，他把自己的妹妹托付給主丞了。

在某個時候，時機到來，就爲主丞獻出生命……忠相爲了把管培養成這樣的女子，從十多年前就不讓她與主丞見面。忠相的這番用心，主丞如今才弄明白。

（原來如此啊！）

如果當時讓他們兩人在一起，就可能傳出風言風語。這樣一來，管就無法全身心爲主丞效力了。

（儘管如此，現在把管放在自己身邊，還是頗感沉重。感激忠相的一番好意，可這實在沉重。在此若能打倒管的話……）

主丞沉思著。

假如她的技藝不高，便可以用無法勝任警護工作爲由，要她回去。

（無奈，爲了管的幸福，也只能這樣做。）

但是……

兩人在庭院裡對峙著，主丞覺得脊背有一股戰慄的感覺飛掠而過。

管悠然自得地擺好姿勢，手上的木刀活生生的。

與「活生生」這一形容相應，那木刀似能立即讀懂對方的內心。

踩前一步，那刀尖就一下子伸到主丞的鼻尖。慌忙退回，又被乘虛而入。

主丞根本無法進入她的刀圈之內。相反地，管卻能輕易闖入主丞的陣地。

（如果這是敵人……）

經過短暫的對峙，像是做最後的掙扎一般，主丞往前跨出一步，扔出木刀。本打算管一旦撥開，就衝進去。可管竟然沒有改變姿勢，只稍微傾身，就躲過去了。

萬事休矣——

技藝懸殊如此之大，主丞只好苦笑一番。

（那個光之兵衛也敵不過她。也許連絕句孫兵衛亦然……）

「你的技藝眞非我所能比擬。忠相要你來保護我，也是理所當然的啊！」

「哈哈——」管高興地，相當高興地笑了。

看到她那充滿幸福的笑容，主丞覺得必須再說一句話：

「可是，女孩子如此強大，恐怕男人都會害怕，這樣你就嫁不了人啦！」

管一下子收住笑臉，驚慌了。主丞背朝著她，默默地劃了一道不能逾越的線。

嘿嘿嘿——

愚問嗤笑著。

頭上綁著一條黑布，身穿黑服，下襬隨風飄動，正站在中庭對面能舞臺拜見所的屋頂。從這裡，主丞和管的身子可看得一清二楚。

「找到了摩利支天女啦！嘿嘿！哈哈！哈哈哈——這樣的話，就對那人耍一招他人劍（借刀殺人）之術吧！」

37

貘夢之間離御膳所很近，所以，庭院前也有一口井。

這是江戶城第十一口井。

管把吊桶垂入井裡，爲主丞打洗脚水。

呱啦呱啦！噹——

管的臉上露出失落的寂寞神情。

用力拉起吊桶……

（好…好重——）

楞了一下，再用力拉。

什麼東西從管的眼前一閃而過，像是從井底吹來一陣黑乎乎的風，站在井邊梳妝枱旁，銀白色的眼珠閃閃發亮，從漆黑的衣服裡伸出一雙手，做了個結印。

那結印稱作——虛心。

管立即倒退一步，做防備的架勢……突然聽到一種冷淡、缺乏抑揚頓挫的聲音，像是從地底下發出似的。

「看我的雙眼……不要作聲！唵摩沙啦哪吽噠！阿鼻啦嗯犍、阿啦哈嗄哪嗚——」

38

「唵—阿咕鼻啦嗯喀嗄啦咕旦。」（譯按・此處爲擬音）

愚問結印的雙手像鳥翅般往左右張開，遮住自己的臉，只有兩隻白銀般的眼睛從指間盯著管，一眼都沒眨。

「嗚……」

管拼命對抗這魔力般的東西，可好像被緊緊綁住似的，動彈不得。

使盡渾身之力，想將視線移開那白銀般的雙眼，卻似乎被吸住了，倏忽間，意識即將遠揚。

「唵摩沙啦哪吽噠——阿鼻啦嗯犍、阿啦哈嗄哪嗚——唵—阿咕鼻啦嗯喀嗄啦咕旦——」

管感到全身血液冷冰，從指尖、脚尖流出，整個身子輕飄飄的。

拼命反抗，還是白費勁，最終陷入愚問的催眠術。

「管啊！汝是梵天之女，天部天女，手執天扇的摩利支天——」

隨著愚問的呼喚，管不知不覺地點起頭來。

「有三相六臂，右手持金剛杵，左手抱著弓和無憂樹枝。是此國武士的護持本尊，掌管護身遠行得財諍論勝利——」

愚問那白銀般的雙眼更加光亮，管的瞳孔隨之漸漸擴散開來。

「曰，地上有生命之物中最強——管啊，任何人都無法打倒汝。汝，摩利支天所向無敵。故此，汝！去殺腕下主丞——」

消失了……

咳！準確地說，是溶入黑暗吧！

愚問的身影被捲進漆黑的遠處。可是，他那白銀般的雙眼還緊盯著管。

嘎嘎嘎嘎——

一會兒，傳來可怕的笑聲，像是天竺食屍怪鳥的叫聲……終於，消失了。

管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似的打著井水。

咔啦咔啦……

39

（好慢……）主丞正坐在檐廊邊上，等著管。

身上出了些汗，夜裡的冷空氣吹過來，爽快多了，覺得秋天已近……不過，要聽到蟲叫聲，還得等些時日。

管打水回來了，夜幕裡隱約可見。

走路輕飄飄，聽不到任何腳步聲，不費力氣地提著水桶。主丞一見，深感奇怪。步行時沒有上下波動，猶如站立著滑行而來。

「管！」不覺間，主丞喊了一聲。

與此同時，管的腳往地面一踢，朝主丞扔來水桶，並快速拔出一尺二寸的佩刀，毫不猶豫地刺過來。

動作如疾風——主丞好不容易躲過，從廊邊往後退了一步。

「管！管……」

小姓長袖飛舞著。管執長刀，步步逼近。

刺過來，砍下去，砍下去，又刺過來。主丞只是一個勁兒往後退。

被逼到泉水處，主丞無奈，終於拔出佩刀。

「你到底怎麼啦！」

管沒有回答。

主丞剛才在躲過管扔來的水桶時，澆了大半身水，內衣濕漉漉，沾貼在身上，所以左半身行動起來很不方便。可是，也沒有工夫脫掉衣服。

管左手反舉長刀，一步一步向主丞逼近。

不管怎麼說，對手是管，主丞不敢大聲喊來當班的護衛。

「管！到底是爲了什麼？」

咻——一尺二寸刀一下子刺過來，掠過主丞的肩膀。

主丞隻膝著地，伏下身子躲過，卻因對手是管，也不敢反擊。

（到…到底這是……怎麼回事!?）

怎麼叫，她都不應，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似的，從她身上只能感到滿身殺氣。

（是別人！這不是管！）

看他的時候，那眼神竟是外人的感覺，簡直就像在看一個素不相識的人。

此時如果不殺對方，就肯定會被對方所殺。主丞想到這裡，心都涼了。

（我能殺管嗎？……）

唰——從下往上劃，又反轉過來，往主丞的喉嚨刺來。

主丞身子後仰，躲了過去，卻已經被逼入池塘……窮途末路，動彈不得。

「你是何人？」

月亮滑出叢雲，映著池塘水面，管的臉蛋清晰地呈現在主丞眼前。

眼神顯得白濁、可怕。

「這不是管……肯定是魔鬼之魂附在她的身上！」

「我是摩利支天女！天上天下，最強的女人！」

終於自報姓名，可嗓音嘶啞，不像是管的聲音。

「原來如此——」

（恐怕是那僅存的天竺僧人，名愚問者在操縱著……）

管雙手持刀，縮回右肩，刀置於腰際。

（過來！）

在池塘裡已躲無可躲。管肯定會立即踩著眼前的庭石跳起，刺殺過來。

即便能躲過去，也無法逃過緊接的一擊。

唉！目前唯一的辦法就是做好準備，伺機抱住管，把她拖進池塘……

（不行……我做不到。即使管把我當成他人，也不能殺她！）

突然，主丞想到——

（在被斬之前，如果能讓她想起某事……）

對了!!

管的腳踩住庭石。

唰——主丞把刀咬在唇間，雙手雙腳往淺淺的池塘趴下，變成了馬，嘶叫起來。

「嘶嘶嘶嘶嘶——」

看到如此情景，管沒有縱身跳起，步行跨入池塘。

（儘管心魂裡有什麼東西侵入，那雙眼睛還是看得見的。那雙眼睛若能看到往昔的情景，說不定她的心魂可以恢復過來……）

兩人自幼相依相偎，一剎那間就變得無法認出對方，這可能嗎？想必是長年累月積累下來的重擔壓住管的身上某處，無法消除……主丞繼續嘶叫著。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果這麼脆弱，我和管就都沒有活下去的價值。生命任人擺布，活下去也是枉然……）

管走近，雙手慢慢舉刀……

五歲時，管個頭已高出主丞二寸多，相應地，體重也在他之上。

格鬥練習時，一旦戰勝他，總是要求他做馬讓她騎。

還說：「不沉吧，主丞！管特別輕吧！」雙腳跨在主丞背上，一直很在意自己壯碩的身子，希望人家否定她的沉。

管終於把刀舉到可以揮砍下來的高度。

扮成馬的主丞非常從容，一動不動。

嘶嘶……

管的氣息亂了起來，舉起的刀停在半空中。

嘶嘶……

想鎮靜下來，呼吸更亂了，眼神中充滿恐懼。

（畢竟管的內心深處有一種可勝過任何東西，與我相關的回憶！）

主丞感到一股熱血傳遍全身。或許管也有同樣的感覺吧……

管一下子睜開雙眼，眼角確是在追尋著幼小時的主丞。

證據就是，她手上的刀掉落……

撲通——刀沉入池塘，吸住銀白的月光，橫落水中。

管慢慢地跨在主丞的脊背上，垂著雙腳。

（好…好沉！）這種沉重讓主丞感到留戀，又「嘶嘶——」地嘶叫起來。

「很輕吧，主丞大人！管不重吧！」

頓時，一股熱血湧上主丞的心頭。

就在此時——

主丞察覺到假山遠處黑幕裡似有人隱藏，立即抖掉管，從池塘裡跳出。

唰——他摔出佩刀。

馬上有反應了，彷彿黑幕裡有一堵牆似的。

主丞左手握著另一把刀。跳出池塘時，他順帶撈起管丟下的刀。

愚問跟跟蹌蹌走出來，呻吟著。

「眞…眞不愧是……」

「你是來自天竺的最後一位僧人愚問吧!?」

「正是！眞不愧是主丞！你是魔性，比我們妖性還技高一籌……」

愚問說著，同時把主丞投過來刺進自己胸膛的短劍拔出。

巨量的血噴出。

「附在你身上的是女人的魔性，還是母親的魂魄？不管怎麼說，你身上發出的妖氣確實非同小可。你的母親就是吉宗之妻吧……」

噗——愚問的嘴裡也吐出血來。

然後，他踉踉蹌蹌地朝著主丞走近。

「主丞，你不想見你的母親嗎？」

「……」

「就讓你見見無妨……愚問稍懂得些許從黃泉呼喚亡靈之術。」

愚問用那沾滿血跡的手做個手勢。月光把他那可怕的樣子照得一清二楚。

「唵摩沙啦哪吽噠——阿鼻啦嗯犍、阿啦哈嗄哪嗚——唵—阿咕鼻啦嗯……」

愚問的咒文突然一下子中斷了。

主丞毫不猶豫地扔出短刀，正好穿破黑頭巾，深深刺在他的額頭上。

「妖性的他人劍敗北了！」

愚問無力地癱瘓下去。

「爲……什……麼？」

「籠罩在我身上的不是魔性，而是愛——母親的愛！」

愚問垂下頭，彷彿在頷首示意。

儘管如此，斷氣之前還留下一句話，像是在做最後的掙扎……

「嘻……嘻！我死了……附在管身上之術……就永遠解開不了……嘻！」

40

管又鬧起來。

霰和華嚴拼命按住她……這一切，寢間裡的主丞都聽到了。

怎麼啦，管!?

你！放開我!!

主丞站起來，深深嘆了一口氣。

把管抬進伊賀宅邸，到今日已是第六天。

每當太陽下山後一刻鐘，都要大鬧一番。

「放開！吾乃摩利支天女！眞討厭，放開我！」

綁住手腳，把被子蓋上，用力按住，華嚴和霰都已精疲力盡。

各種各樣的治療法都試過了，全都白費勁。

不過，主丞在身邊時，她就會溫順下來。

「華嚴、霰，我來看護！你們去睡吧！」

（難道沒有辦法了嗎!?）

主丞獨自一人坐在管的枕頭邊，今夜又是左思右想，思緒千迴百折。

不覺間，管好像也累了，睡了過去。

不久就是子刻——

管突然醒了過來。

嘩啦——像是下起雨來了……

外面不時傳來流水聲。

管半個身子坐起來，踢掉被子。綁在手上的繩子解開了。

壁龕上掛著主丞的大小雙刀。管一見，眼睛就白濁起來。

管手提著短刀，走下庭院，朝著有聲音的方向靠近。

紊亂無章的頭髮蓋在憔悴的臉上。

嘩啦——主丞正在井邊洗澡。

「請治療管的病吧，母親大人！借助您的力量，把管的病治癒吧！」

咔啦咔啦——吊桶車吱吱作響，

嘩—啦——吊桶箱重重地打在水面上。

咔啦咔啦——

嘩—啦——

管一直站在那裡，兩眼的白濁消失了。

接著，手上的刀滑落。

「主丞大人！」

主丞閉上眼睛，靜靜地聽著背後那令人懷念的叫聲。

四季獻立秋之卷

1

「阿艷，你眞的很漂亮！不過，我就是搞不懂……」

啾—啾——

「吉原連工作都可以拋棄，想跟你在一起，你爲什麼要幹流鶯的活，人家花些小錢，你就可以把身子賣出去!?」

「卻有人連這一點小錢都不願付呢！」

「你是說我嗎？」

「還好啦，給了我一些關照。」

「對！就是這麼一回事，呵呵呵呵——」

「啊！」

「怎麼樣，在這方面，我還是很有信心的唷——」

吱吱——吱吱——

隨着這男人的動作，繫在大川端岸邊的平田舟嘎啦嘎啦響。

女子緊緊環住男人的腰部，頭往後仰。

在高掛中天的月光映襯下，女子的臉蛋是如此眉清目秀，讓人驚嘆不已。

皮膚白皙，眼睛亮晶晶，非常文雅，怎麼看也不像是當流鶯的。

讓男人銷魂蝕骨也是理所當然。

大川端就設在兩國橋和新大橋間沿河的防火地帶，也是流鶯常聚集的地方。

蟲終於不叫了。

吹拂在江面上的晚風令人舒坦，寒冷尚未降臨，暫停於樹梢。

可能是天晴的緣故吧，對岸向島的燈火依稀可見。

嚓撲！嚓撲！

男人動得更激烈了，船跟着搖動起來，船緣拍打着江面，盪漾出色欲煩惱的浪濤。

男人的衣服脫置船尾，上面放着一把銹蝕的鐵尺。

說是御用巡捕，那名聲可好聽，但他不過是服侍於私人之下的下級巡警的其中之一罷了。名叫久藏，很討人嫌。

流鶯的名字叫阿艷。

這個阿艷緊緊夾住男人的腰部，伸出手解開繫在碇上的船繩。

此時正好是滿潮，船繩解開後，緩緩移離岸邊。

久藏正當興奮之高潮，當然察覺不到這一切。

月亮突然躲進雲層，一下子整個江面像是潑了墨水般，一片漆黑。

就在此時——

漆黑的江面上頃刻間伸出四隻白兮兮的手，兩個女子露出水面，嘴裡銜着匕首，朝這條船游來。

「已經結束了。」

阿艷用力推離久藏，然後「咚——」一聲，一腳踢開。

「混…混蛋！正要達到高潮……你…你這娘們……」

嘩啦——一聲，兩個女子爬上船來。整隻船搖晃起來。

「哇！怎…怎麼回事？你們這些……」久藏驚慌不已。

他連伸出手去拿鐵尺的工夫都沒有，兩個女子已舉起匕首，朝他刺了過來。

「你…你們……」

「再見了，久藏！下地獄去吧！」阿艷說了一句超渡語，久藏頓時血沫橫飛。

哎呀——

兩個女子不停地剜割着久藏，似乎難以善罷干休。

嗚噢——

久藏像塊蘇木似的，自己掉進河裡。

撲通——

2

「這裡就可以了吧？」

「唔！」

「太暗了！點燈吧！這樣連浮標都看不見。」

「唔！可是呀，爲什麼做盡了壞事，用索取的賄賂蓋了房子，讓出鐵尺之後，一下子老了許多，如今只是學學俳句，夜裡釣釣魚……眞是有損蝮蛇彌久郎的名聲啊！」

「起來吧！你呢，讓女人跑了，夜叉彥十又麼怎樣!!而且，也不怎麼氣憤呢！這把年紀了，不是連女人都對付不了嗎？」

「呸！」

嚓嘭——

「不過，老兄，你也要有些名利心呀！老兄啊，你就是有點太嘮叨了……」

彌九郎不作答，彎着腰，往釣鉤上裝魚餌。

「咦!?有一條船過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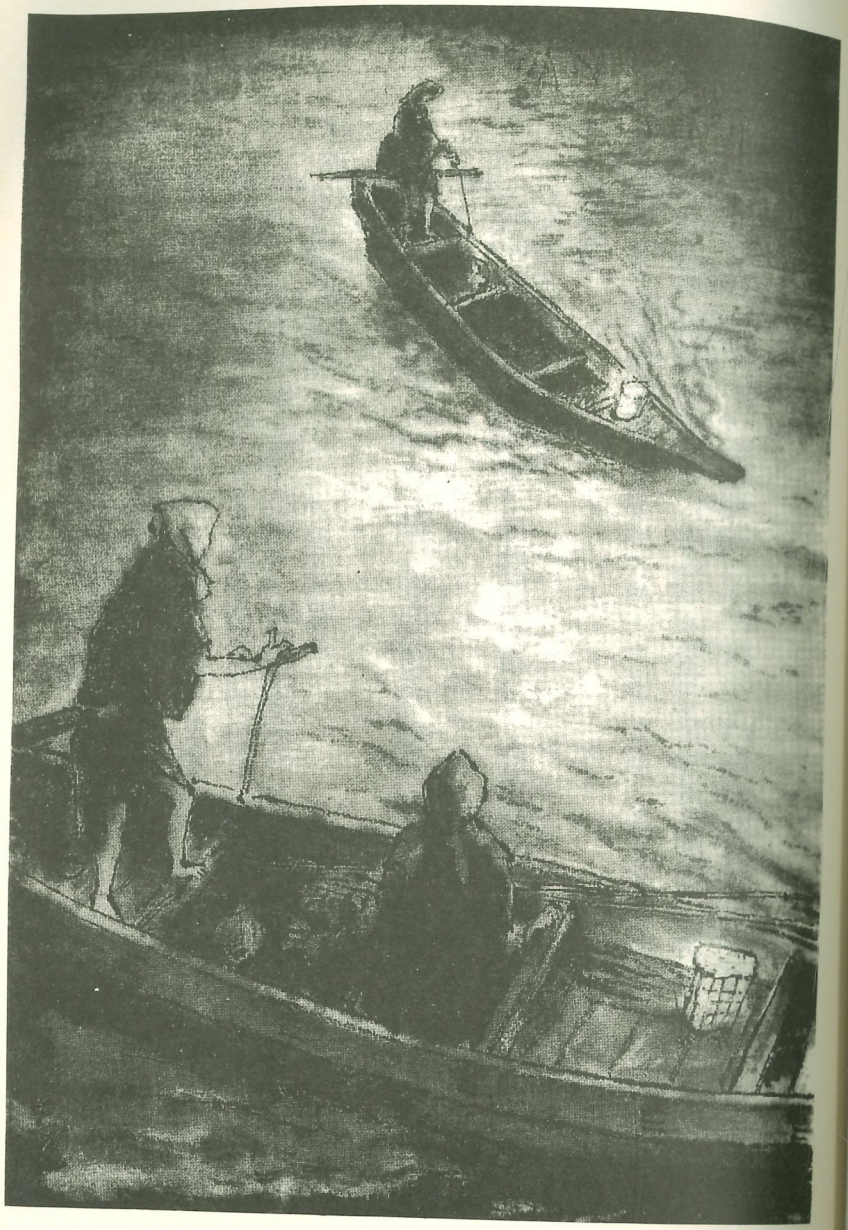
「釣舟嗎？」

「那……好像是個女的？流鶯乘船而來，眞是罕見……」

嘎嘎——平田船靠了過來。

剛剛步入老年的武士正準備垂下釣魚竿，他和一起來的商人打扮的男子被來船上面的女子深深迷住了。

苗條的身材，很老練地操着櫓，頭上披蓋着手巾，江風吹拂着她的臉，根本看不出是一個流鶯。



船靠得越近，那女子的容貌看得越發清楚。兩個男人情不自禁地把身子往前傾。

「美…美人啊！」

「嗯！罕見!!連我都心動了。」

「這樣才正常呢！」

中年商人點了點頭，朝那女子喊叫。十年前，他專門幹刼盜勾當，從而得了夜叉彥的綽號。儘管洗手不幹已久，可還是本性難改。

「喂，娘子！出來買『饅頭』吧!?過來！」

就這時候，聲音特別洪亮，嚇人。

「來啦！」阿艷把船靠過來。

「待會兒，把這老兄送到今戶。」一邊說着，順手把銀幣扔過去。

阿艷放下船櫓，接住銀幣，非常開心地笑了。

中年武士挺起腰板，想靠近阿艷的船。夜叉彥伸出手去幫他一把。

這個武士心如蛇蝎，很討人嫌，人稱「大事小事都是東金彌九郎」，就在半年前，剛剛辭去北邊的下級巡警一職。

阿艷伸出左手，拉住彌九郎的手。但是，右手一直藏在袖子裡。

船一下子大晃起來。彌九郎全身靠在阿艷身上，移過來。

就在這時——阿艷右手從袖口伸出，刺向彌九郎的胸部。

彌九郎靜靜地看着阿艷，一下子翻了白眼，滑落在地，隨即胸部鮮血直冒。

阿艷轉眼盯住夜叉彥，右手拿着沾滿鮮血的匕首，閃閃發光。

哇——不愧爲身經百戰的強盜，一邊做出驚訝樣，那身子卻機敏迅速地朝後面的河裡跳去……想暫且先逃。

可是——

從水裡穿出的兩把匕首正等着夜叉彥。

哇——撲通——

「風暖和多了！看來，明天可能會下雨吧？」阿艷獨自細語。

3

眞是好一幅剪影畫——

花船正徐徐地順流而下，紙隔窗上正映出一對男女摟抱在一起的影子。

男影吻住女影的唇，接着想吮舐她的乳房，把整張臉貼在女子的胸膛上。

船老大平吉對此已是司空見慣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夜夜如此，對平吉來說，這種男女私通的戲碼早已看膩了，就彷彿是遙遠地方的事。

那男影子是油批發商正木屋德兵衛，女影子是櫓下藝人千鶴葉。

嘎嘎——

平吉突然歪著腦袋沈思。

好沉啊！簡直無法搖動。

「咦!?」

平吉打了個寒顫，想看看河面，可是鼻子跟前卻有一把匕首晃着光。

噢!!

阿艷抓住船櫓跳上來，迅即向平吉刺去。

同時，船的左右兩邊爬上兩個女子，破窗而入。

「哎呀——」

「哇啊——」

一下子血沫橫飛，在紙隔窗上濺出一條線來。

船上的燈火搖晃不定，映在河面上，顯得虛無縹緲。

阿艷的臉色更是如夢似幻，悲涼淒切。

「就像是在看一場送靈火呢，我們的……」

4

「傳言大川上有妖怪出沒，是眞的嗎，忠相？」吉宗正問着忠相。

「是眞的！有人正不斷幹著屠殺勾當，至今已有七人斷送了性命。」

「你是說，不是妖怪!?」

「這世上不可能有那種東西。我想，是有人基於某種目的而殺人。不過……看起來與那些被害人毫無關係，像是在胡亂殺人。硬要追究七個死者的共同點，那就是，他們全是一群惡棍。」

「該不會是改造社會的殺人犯吧？」吉宗自言自語着，苦笑一下。

「南北兩町奉行所派出大批人員，正在大川端搜索着，卻找不到任何蛛絲馬跡。這件案子極其棘手！」

一直坐在吉宗下座的主丞倏地站了起來，看了一下愁眉苦臉的南町奉行大岡忠相。

「忠相！」

「是！」

「難辦的是那些流鶯、船宿，以及船老大，還有大川端到廣小路一帶搭起小屋的藝人。全賴著旅客出門狀況而酌量著開不開門的店家，如今因爲人船的來往幾乎斷絕，恐怕正在長吁短嘆，一籌莫展吧!?」

「咳……」

「說不定那妖怪就是衝着這個而殺人的。」

忠相頓時恍然大悟，擡起頭來。

「我去散散步。」主丞立身朝吉宗打了個招呼。

「主丞，你該不會是去大川端……」

「太陽快下山了，去玩玩流鶯吧！」主丞嘲諷了一下吉宗，露齒而笑。

5

從河的中流看過去，大川端有無數御用燈籠，猶如螢火蟲交織在一起。

有三個女子坐在水面上觀賞着螢火蟲般的燈籠。

阿艷和另兩個女子——阿甲與阿紋。

三個女子坐在水面上漂流着，凡是看到的人，肯定會認爲是自己眼睛看錯了，像煞見到了幽靈。

可說白了，她們其實是乘在水蜘蛛上。

忍者以皮編織，用蠟穩固，做成圓形浮袋，用來過河，稱之爲「水蜘蛛」。

「不出所料，好戲上場了！」

「那當然！流鶯要是沒了客人，就得餓肚皮。」

「呵呵呵呵——肯定會鬧起來！流鶯拼起命來，可是無所畏懼的唷！」

這些無所畏懼的流鶯似乎鬧起來了。

御用燈籠聚集在一個地方，就證明了流鶯們開始恃衆示威。

與官員們爭吵，大喊大叫——

「客人一個人都沒有!!」

「再加上你們這些官員提着燈籠到處亂跑，就更沒有人敢來了!!」

「滾回去！」

「把燈籠滅掉！」

「閉嘴!!再說，就把你抓起來！」

「要抓就抓吧！我才高興呢！這樣就有飯吃啦！」

哇——呀——

「好像鬧起來了!?」阿艷心裡期盼着，說話聲卻不知爲何，顯得有氣無力。

「這樣就可能騷動起來……」

「嗯！」

可能是有點心不在焉吧，阿甲和阿紋都臉色欠佳。

「換一個河岸，又一個……兩個人……」

「不知是否有想殺人的!?」

「好事者到處都有吧！其中肯定有傻瓜，想藉著整治妖怪而一舉成名……」

主丞大概就是阿艷所說的那種傻瓜，爲了躲避流鶯們的吵雜聲，走到新大橋下。

他身穿白色綾子窄袖便服，在夜裡顯得格外耀眼。橋下充滿一片妖艷的氣氛。

一片昏暗裡，阿艷剛剛繫上船，想叫他，卻又猶豫一下。

她站在船上，不知不覺看呆了。主丞一直在昏暗處盯着她。

「您眞是好膽量啊，客官！」

阿艷心焦氣躁，心想：總得說些什麼吧……終於開了口。

「……」

「您是來整治妖怪，還是客官您也是妖怪呢？」

阿艷嬌滴滴地拿下蓋在風幡上的手巾。

「客官眞是個好郎君啊！看不出來是個玩妓女的人。怎麼樣，算您便宜些！」

「你叫什麼名字？」

「咦!?怎麼問起流鶯的名字呢？」

「花草都有個名字吧！有人因知其名而摘，也有人不知其名而摘……不過，我想，知其名而摘，更覺風雅！」

阿艷感到臉上熱乎乎的，有些難受，手悄悄地按在衣帶上。

「我叫……阿艷……」

「我是腕下主丞。」

阿艷覺得越發痛苦，深深地吸了一口夜間的空氣。

6

夜深了，橋下的水面一片黝黑，依稀映出主丞那白色的窄袖衣。

他那對細長的雙眼凝視着阿艷，一眨不眨，看得她不但沒有轉移視線，反而對他挑逗地笑了笑，緩緩把手伸到衣帶上。

微風已止，連垂在江面上的柳枝也不動了，周圍一片寂靜。

「江河當眞是有許多面孔。白天，這一帶聚集許多釣客，紅蜻蜓也歡快地停歇在釣竿上。可一到晚上，像是撒了毒藥般，江面映出男女間纏綿的情景。」

咻溜——阿艷默默地解開衣帶。

主丞走進船內。眼前，阿艷迅即把脫掉的衣服丟到船頭。

一點聲音也沒有，像是告訴主丞，她身上沒有任何武器。

她脫到只剩下內衣，背朝着主丞蹲了下來。

主丞把大小刀放在船尾。

「阿艷！」主丞叫她的名字。阿艷轉過身來，聞到主丞內衣上那沉香的濃味，陶然入醉般地深深吸了一口。

「好香啊……」

不知爲什麼，聲音有些沙啞，呼吸急促。

主丞的食指勾住阿艷的下顎，讓她緩緩地擡起臉來。

阿艷頓時驚慌失措，剛才那股潑辣勁像是裝出來的。主丞的唇印了上去。

從來沒被吻過的阿艷微弱地掙扎着，反射似的，想把臉扭過去。

嗚……阿艷全身陶然入醉。

有生以來第一次聞到沉香，阿艷完全沉浸在夢境之中，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到主丞的後背，緊緊抱住。

與男人媾合過好幾次，可從來沒想到會唇波相吸。

啊……阿艷細聲呻吟着，主動吸吮主丞的唇。

黝黑的江面，從水底靜悄悄地、靜悄悄地冒出兩道水泡。

手持匕首的阿甲和阿紋在水底潛游，呼吸成波。

阿艷躺在主丞懷裡，一直惦記着阿甲和阿紋。可此時正如痴如醉，終於把心念放下。

（還沒……還沒……）

啊——在這世上，難道有過如此痴醉，恁般甘美的時刻嗎？……

緊緊抱住不得不殘害的生命……

（這身軀已經只屬於我一人！）沒有說出聲來，使勁地扭着身子。

阿艷的內心錯綜雜亂，瘋狂極了，不覺間手指更加用力。

——這所有一切都是有生以來第一次。

嘩啦——江面蕩漾，彈開暗夜。

水底一下子鑽出兩個女子，分別從船頭和船尾爬上。

船尾的那個把主丞的大小刀踢入水裡，狂笑一陣。

嘿嘿嘿嘿……

可是，主丞緊緊抱住阿艷，一動不動。

「請你再鑽進水裡，把我的大小刀撈起來好嗎？」

「什麼……」

「只要我一直抱住阿艷，主客不顛倒，就是我占優勢！」

主丞的右手食指插入阿艷的耳朵裡。兩個女子見狀，都楞住了。

「照我所說的去做！」

主丞左手更加用力地抱住阿艷，使她動彈不得。

「只要我不放開，阿艷就是人質。以前被殺的人肯定都是匆忙離開阿艷的吧！就像這樣——」主丞說完，一下子推開了阿艷。

啊——阿艷退到同伴身邊。一切來得太突然了，使她難以下判斷。

站在船尾的阿甲衝向主丞，像是被吸過去似的。

她沒有察覺到腳下正踩着主丞脫下的衣服。

主丞剎那間蹲下來抓住衣服的一端，用力後拉。

阿甲踉蹌一下。主丞又朝她的側腹一拳打過去。

嗚!!撲通——

阿甲摔落奈何橋下般沈入河底。

先救人，或是先與主丞對決……阿艷和阿紋猶豫不決，呼吸急促。

「混蛋！」

阿艷完全失去了理智，徒手朝著主丞一陣亂抓。

被阿艷這一手攪亂手腳的阿紋怒吼道：

「別礙手礙脚!!」

啪——主丞的膝蓋擊中阿艷的要害，她受不了，也掉下河去。

撲通——

現在是主丞與阿紋一對一，兩人相距半間來遠。

「你，你早就看穿我……我們了嗎!?」阿紋狂叫着。

「我從阿艷身上聞到一股金草油味。長時間泡在河裡的人，在身上塗抹防皺油。可是，每天夜裡都待在船上的流鶯根本用不着。」

「……」

「不趕快救人，可來不及啦！順便把我的大小刀也撈起來……」

咔!!阿紋把匕首插在船緣，立刻跳進河裡。

撲通——

7

主丞慢慢地穿上衣服，繫上衣帶，然後大步往河岸一跳。

阿紋使勁拖上兩個全身濕漉漉，臉色蒼白得像死人般的同伴。

「我來弄醒她們，你去把大小刀撈起來。」

阿紋不甘不願地再次跳進河裡。

阿艷和阿甲總算被主丞弄醒了。好一陣子，兩人都說不出話來。

主丞從阿紋手裡接過濕漉漉的大小刀，咔嚓一聲，插入腰際。

「阿艷！」

「？」

「爲何殺人？」

「爲了造成大騷動。」

「目的何在？」

「……爲了把妖怪箱放在河岸上！」

「妖怪箱!?」

「我們與將軍可以藉由箱裡的信件進行聯絡的辦法……也就是設置將軍能直接看到我們的信件的箱子。」

「你是說，要幕府設置一個能投直訴狀的箱子？」

「只要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就停止殺人。」

阿艷眼裡有一股強烈的光芒。

似乎已察覺到發生了什麼事，有三、四盞燈籠像螢火蟲般，一下子聚集過來。

「這話別當耳旁風。再好好聽一遍，如果要再戰一場，也可以。派一個使者到伊賀宅邸就行了。由你們指定場所，我隨時去。」

主丞背朝着三個女子，爬上河堤。

三人眼睛都看花了，目送着主丞，然後退回，沉入河裡，消失在黑夜中。

御用燈籠照到江面上，只見微波蕩漾。

8

華嚴、霰、管正納悶着。

剛才，有一個船老大打扮的男子前來，對她們說：「請把這個交給主丞大人！」然後放下一個小包裹。

「什麼呀？」

「到底是什麼？」

「眞搞不懂？」

「大人見到了，就會知道。」管一再追問，那人卻只是重複這句話，就回去了。

一起打開，就不用怕……三個人打開包裹一看——

一雙嶄新的低齒木屐，紫色的木屐帶上挾着一截小柳枝。

主丞是寅時（午後四點）出去的，再過一陣子就會回到這伊賀宅邸。

圍看着這莫名其妙的東西，三個人都感到心下騷然。

如果可能，就不想讓主丞看到。

過了一會兒，主丞終於回來。

女孩們說好不讓主丞看到低齒木屐，直到他脫完肩衣和袴裙。

可是——看了一眼，主丞又拿起已交給華嚴的大小刀，繫在腰邊。

「我出去一下。」穿上便服，他轉身走出去。

他那眉宇間充滿着非同尋常的決心，女孩們無法插嘴，只能目送着。

阿艷她們正在原來的地方等着他。不過，已不是兩天前的流鶯打扮。

全是一身忍者裝束，坐在水蜘蛛上，在河岸附近飄浮着。

身影完全融入暗暗的黑夜裡。要不是主丞夜眼銳利，就無法辨認出來了。

「低齒木屐上挾着小柳枝，那就是在柳樹林下的大川等候。意思是說，你們自己不能動，卻希望我來，對吧……」

「是的。」阿艷上了岸，在主丞面前必恭必敬，點了點頭，然後擡起臉來。

「乘坐水蜘蛛的人必是忍者。女人結黨，幹了殺人勾當，我想，就不可能是流鶯之輩了吧！」

「不好意思！」

「受尾張雇用，鬧出妖怪來，把我引出來殺掉？」

「你看這個……」

阿艷沒有回答，卻遞給他一根鐵尺。

「這是我父親的遺物。」

阿甲點燃了孔明燈，照向鐵尺。

是一把很普通的捕吏鐵尺——除了尖端到中部銹得發紅之外。

「這是血銹。」

阿艷重新坐好，很悲傷地說：

「父親總是拿着這把鐵尺敲自己的腦袋，即便頭破血流也不停手……」

「……」

「我父親是在將軍御行列通過的街道上擔任警護工作的甲賀下級警衛。這大街上經常潛伏着企圖直接伸冤的人，擋住御行列。」

阿艷深深地嘆了口氣，繼續說道：

「當場把那些人殺掉，就是我父親的任務！」

如果不這樣做，甲賀全體下級警衛都得負起責任。讓他們有一條生路——追問起來，他們的回答都一樣。那些想直接伸冤的人大部分是農民，都在訴說遭到災荒，希望能免除年貢……盡是些無可奈何的事。

「……」

聽到這些，主丞心裡非常難受，雙眼一直盯着鐵尺的血銹。

「自己無法爲他們做任何事，含淚把他們斬殺了。到了臥病不起時，還不時敲打自己的腦袋，頭皮都破了，還是悔恨不已，就這樣死去了。」

些許沉默之後，阿紋接過她的話說：

「每個人都希望有一個箱子，能放直訴狀。」

「就是這樣，我們繼承了父親的遺志。」阿甲也說話了，跨步向前。

「你們三個是姐妹!?」

「尾張要我們把大人引出來殺掉。我們想，這樣正好……就答應下來。因爲我們認爲，即便豁出性命，也要請求大人有關直訴箱的事。」

阿甲和阿紋急著想說話。阿艷制止了她們，然後說道：

「反過來說，如果能把大人殺掉，我們就向尾張大人請願。這樣，待可以見到大人一面時，我們已準備好，可能殺掉好幾百個江戶的草芥之人！」

唰——三人橫列成一排。

「現在您打算怎麼辦呢，請回答！」

「……即便是爲了救幾萬個百姓，消滅罪惡，卻奪去其他無辜的生命，這也太過於任性了……」

「您說的也很有道理。可是，反過來對大人也一樣吧！爲了救那些我們想殺的草芥之輩，把我們殺了，您不也是太任性了嗎！究竟這世上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呢!?」

咔嚓——三個女子迅即拔出忍刀。

9

颼——長長的蘆葦隨風搖擺，剎那間，蟲音杳然。

主丞全身都感覺到三個女人的騰騰殺氣。

阿艷大喊一聲。主丞用力收緊下顎，同時拔出刀來。

（事出無奈……）他心裡說着，皺起眉頭。

阿艷以單手正眼之勢，正面對着主丞，阿甲和阿紋打橫裡持刀，左右環伺。

主丞緩緩來一個大上段砍殺之勢。

朝天的刀尖究竟會朝誰砍下，讓人捉摸不定，三個女人都不敢輕易前進一步。

主丞雙手舉起大刀，整個上半身騰空。三女都想一下子衝過來，還是忍住了。

看得出，她們確是練家子。

而且很有自信——待到緊要關頭，往前一步，就可以殺掉主丞——

這邊朝主丞身上砍過去要比主丞上段劍砍下來快得多，而且左右兩人、正面一人同時夾攻，準贏……可是，她們三個還是很愼重。

阿艷左手握着一把飛刀，正靜下心來調整呼吸，觀察主丞的動靜。

數到十次呼吸……

不長也不短，時機正好成熟。

阿艷臉上露出動手之意……

一瞬間——

迅即舉起左手，劃出一道亮光——

阿艷手裡扔出飛刀……飛刀一直線，朝着主丞的心臟射去。

阿艷心裡琢磨着，主丞用劍把飛刀撥開，阿甲和阿紋就可以趁機殺過去。

可是，主丞竟然沒有撥開飛刀。

一低下身，就朝阿紋投去上段劍；接着拔出小刀，刺向阿甲的胸部。

這在劍道中，是十分離譜的動作。

完全無視於眼前的阿艷，只着眼於左右兩人。

阿甲和阿紋都與阿艷同時動手。

「姐…姐姐！」兩人身上血沫橫飛，痛叫一聲——卻搞不懂爲什麼被刺了一刀。

倘若阿艷與她們兩人同時前進，毫不猶豫地砍過來，肯定會讓主丞吃上一刀。

兩個妹妹的痛叫聲也尋索着這個疑問。

——主丞那出人意料的動作，使阿艷一時猶豫了。

「姐……姐……」

妹妹們被刺倒了，阿艷失去了冷靜。

「哎呀——」阿艷大聲吆喝，立即刺過去，卻被主丞擋開了——隻膝跪地，又刺去一刀，正與主丞的小刀相碰，迸出火花。

噹——刺擊之勢被擋開之際，阿艷的肩部被砍中一刀，鮮血一下子迸流出來。

兩把刀相碰後停了下來。

「……不必殺人，應該還有其他辦法吧……」

主丞沈靜地抽回刀。

阿艷卻跟着刀倒了過來。

「即便是塵埃、惡棍，人的生命總是……」

說到這兒，主丞放下小刀，抱住阿艷，使她臉部朝上。

「那箱子的事就由我來實現吧！你們的目的實現了，安息吧！以此爲祝願，就命名爲訴狀箱吧！」

阿甲和阿紋也都奄奄一息了。

生命已如風中燭，可兩人的表情還是很安穩。

「訴……訴狀箱……謝……謝……」

阿艷無助地朝兩個妹妹伸出白皙的手，斷了氣。

她的衣帶上插着鐵尺。

主丞拔出來，凝視著。

接着，「噹——」一聲，敲向自己的額頭。

一隻手抱着阿艷，不停地……

噹——敲打起來。

額頭皮破了，鮮血流了出來。

可是，主丞還不停地敲打着。

噹—噹——

10

「不——行！」吉宗顯得很不高興。

眞不知如何是好。忠相若無其事地轉移了話題：

「主丞大人，您那額頭是怎麼搞的!?」

「這個嗎？摔倒時撞到了額頭吧！沒什麼大不了，能活着就算不錯了。」

此時，在中奧的御座所，吉宗正怒不可遏。

原因就是小石川藥草園。

吉宗打算把藥草園的名稱改爲施藥院，以便於老百姓療養。可這一政策卻遭到水戶和館林的強烈反對而胎死腹中。

吉宗有此打算，是想討好老百姓，卻被水戶和館林識破了。特別是館林那塊地乃御神君家康公賜予的土地——把御神君拉出來，吉宗也就無言以對，只好退卻了。

他一直對着忠相嘮叨個不停，主丞卻在此時提出設置訴狀箱的建議，就使他更受不了啦！

「主丞!!要是有人捏造直訴狀，怎麼辦呢!?故意誹謗中傷處刑之類的事，那連我也會被利用！還有，要是我採納了那些直訴之言，負重要工作的人就無法完成任務啦！難道這些你都不懂!?」

吉宗氣得青筋暴跳，說得沒完沒了；越是生氣，說得越上口……他就是這樣的人。

「難道要我命大目付（大監察官）去各自調查？這樣做，幾百個大目付也應付不了

啊！訴狀箱，名字確實好聽，可實施下去，將來會被濫用的。這很明顯。你想想，我這將軍即使只看訴狀一次，恐怕都得手忙脚亂呢！」

「投入訴狀箱裡的訴狀，就讓他們署名；不知姓氏來歷，出於個人怨恨，還有那些應該投訴所管轄的，就置之不理。這樣一來……」

「閉嘴閉嘴！我叫你閉嘴！不行就是不行，別頂嘴！」

吉宗叫嚷起來，滿嘴邊都是唾沫，忙用手背擦了一下。

主丞卻很沉着。

「那麼，與小石川藥草園一事對換一下，如何？」

「什麼？」

「將軍總想把那塊地改成施藥院，向老百姓開放吧！」

「當然嘍！俗話說，醫乃仁術，只有施仁政者才是王……咳！江戶的老百姓近來被醫藥費飛漲的事搞得疲憊不堪。不是說臥床不起者已有四萬多人嗎？」

「就由我去說服水戶和館林兩位大人吧！」

「啊哈!!哈哈哈！你要去說服？哈……面對水戶的貪得無厭與館林的狡猾？哈哈哈哈……」吉宗狂笑一陣，又突然收住笑聲，很認眞地說：

「忠相！」

「是！」

「叫水戶與館林再度進城。」

11

水戶中納言綱條，五十六歲。

微胖體矮。性急這一點，與吉宗不相上下。

館林藩松平清武，三十七歲。體質虛弱、陰沈又沉默寡言。

兩人被帶到御白書院，滿臉不高興。

「即便是將軍家，可一天竟呼召兩次，也太過分了吧……」

水戶一開始就怒容滿面。館林卻一直控制着，只不過咬着指甲——這是他的習癖。

忠相恭身陪在末座，驚恐萬狀，不敢抬起臉來。

「忠相大人！」

「是。」

「到底要評定什麼？小石川藥草園一案，不是上次早已做下結論了嗎？」

吉宗終於露面了。水戶和館林只得低下頭來。

忠相鬆了一口氣，可又感到另一種不安，使他心情沉重。

不出所料，水戶直截了當地諷刺起來：

「晚飯請我們吃什麼？人肚子空空時很容易生氣，別人說的話都聽不進去，所以不想聽也不想說。」

「好了好了！」

吉宗卻意外的冷靜，安撫著他們兩人，拍起手來。

啪——啪——

「我叫他們備了晚飯。」

拉門悄悄打開了……

水戶和館林猛然朝拉門的方向看去。

在四條流鯉魚料理臺前，主丞跪拜在地。

他身旁的魚盤裡有一條尺把來長的鯉魚正叭嗒地擺動着尾鰭。

「我是毒物品嘗人腕下主丞，精通古今東西所有的毒物，不管吃下什麼樣的毒物，這身子都承受得了。」

一邊說着，一邊從懷裡抓出一條三尺來長的蝮蛇，擺在兩人面前。

哇——兩人嚇破了膽，不禁往後退去。蝮蛇朝他們蠕動一下身子，接着大口咬住主丞的上膊，緊緊地。

哇——兩人已魂消魄散，主丞卻仍然滿不在乎，朗朗說道：

「先取下這蝮蛇的血。」

拔出小佩刀，猛然把咬住他的手臂的蝮蛇頭部切下。

蛇頭緊咬著上膊。主丞抓起魚身，切口處朝著桌上的碗，用力擠壓。

黑紅色的魚血滴滴嗒嗒地滴到碗裡。

「接下來做活鯉魚生魚片，請各位大人沾上蝮蛇血吃！」

抓起魚盤裡的鯉魚放在砧板上，在魚的雙眼貼上一寸四方的紙。

所謂「砧板上之魚」，就是這個。鯉魚變老實了，一動不動。主丞拿起魚刀切開。

12

鯉魚生魚片做好了，把它和蝮蛇血摻和，當眞是充滿恐怖的氣氛。

盤裡盛着生魚片，主丞頻頻勸食。水戶和館林都把頭扭過去。

「品嘗人主丞嘗過毒的悲願料理。來，請品嘗！」

「眞…眞無禮……開什麼玩笑！」

「即便兩位大人惶恐萬分，這也是將軍大人賜予的鯉魚啊！如果您們不用膳，就視爲對幕府懷有敵意，主丞將斗膽奉陪！將軍大人想在小石川一地建施藥養生所，是爲老百姓而建的一大心願。所以，爲了讓兩位了解將軍大人的意願，就做了這悲願料理！」

沙——主丞把金色粉末撒在兩個碟子裡。

「來，請用膳！剛才最後撒下的是金波布劇毒粉!!」

「……」

「將軍家毒物品嘗人嘗過的毒物料理。若吃了這料理喪了命，便是兩位的不幸！」

主丞自己當先夾起生魚片——一片、兩片，啪嘰啪嘰地吃起來。

「來來，我已嘗過，請用膳吧!!若是不吃，會不會死不得而知!?還是先嘗嘗爲好吧！施藥養生所一事亦是如此，如果拼命反對，那就吃完後再反對吧！」

說完，主丞竟朝著水戶和館林伏身在地。

「將軍大人即位，時日尙短，倘若沒有兩位相助，什麼事也辦不成。我一貫都是爲了將軍大人而豁出命！」

主丞停了下來，吐了一口血。

喀——

接着擡起臉來，嘴邊還流着血。

「不要步尾張大人的後塵……請務必助將軍大人一臂之力！」

咳——喀——

「知…知道了！」

「明白了！」

水戶和館林早已失去抗拒的意志。

——

設置在評定所前的訴狀箱，每月二日，十一日，二十一日早晨封上，運入城內，由將軍自己打開閱覽。

四季獻立冬之卷

1

名古屋城西之丸北側有一棵巨大的樫樹。

高高聳立著，樹梢指向天際，樹葉也好，樹枝也罷，都無比壯觀。

建城前，這棵老樹就已生長在這塊臺地上，樹齡已超過六百年。

樹上的果實不苦不澀，是一種嘉瑞之食。出陣前祝勝的膳食上都習慣盛上這果實，所以在建城施工時，家康命令不許砍伐。

百苦齋——

夏季期間，喜歡在這樫樹下午睡。但如今已是晚秋，在根圍寬達二十七尺的大樹下

已出現涼意。

百苦齋穿著棉衣，爬進靠近根部西北面的空洞裡。太陽將落，他依然一動不動。

（往後，還能活多久……）

已經一百零八歲了。

（這世上盡是四苦八苦，四九三十六，八九七十二，加起來一百零八，正好是除夕的敲鐘數。）

這樣說來，一百零八歲以後的痛苦已非人間苦。所以，百苦齋決心不數己齡。

木理小彌太端來盛在碗裡的鯉魚活血和百苦齋喜歡吃的，澆著黃粉的蕎麥丸子。

他咕嘟咕嘟地喝著鯉魚活血，然後津津有味地吃起蕎麥丸子。

閉上滿是皺紋的嘴咀嚼著，吞下一口，喃喃地嘟囔著什麼。

「這棵樫樹的果實……吃後可以強精唷！嗯！嗯嗯！」

「天氣涼了，請回去吧！」

「可除蟲，用於燈火最佳。」

「來……」小彌太把寬大的脊背對著百苦齋，準備背他。

「木質含有油脂，不易腐朽，也頗耐於防潮。用這樫木造船，行海千里也沒有問題

吧！哈哈哈——」

「砂土井大人！」

「慢慢走吧，小彌太！急了就會把事情搞糟。尾張的百年大計還需要時間，我也得多活幾年吧……」

百苦齋那布滿老醜皺紋的眉宇間，此時呈現一股猛烈之氣。

（水守百苦齋怎麼能輸給吉宗的妾腹子！怎麼能，怎麼能！）百苦齋如今最害怕的就是他自己。

他時常思索著，有一股白煙飄進腦內，正開始減低他的記憶力。

「小彌太！」

「是！」

「叫牙枝仁左來。」

小彌太壓抑著不顯露驚訝之色，可還是低聲嘟囔著：

「已遭腕下主丞殺害，死了……」

「哦……這……當眞……」百苦齋害怕的其實就是這件事。

尾張的怪物，水守百苦齋眼下正與痴呆爭鬥著。

因而置身於冷氣和靈氣強盛的樫樹之下。

欲藉刺骨的寒氣，使自己保持冷靜，吸取樫樹的木靈……很用心地……

「別著急，小彌太！」

尾張宗春目前在江戶城內。在戶山山莊內謹小愼微，對吉宗表示恭順之意。

「別著急…哦！」百苦齋又自言自語地嘟囔著。

「你去通知待在江戶的殿下！好嗎，小彌太!?就說我百苦齋一定能戰勝腕下主丞。」

「可是，如果這樣一說，殿下肯定會探詢用什麼手段。殿下正焦急地等著呢，砂土井大人！如果不馬上擬出具體的對策，殿下肯定會忍受不了！」

「手段啊，有上好的唷！」

「!?……」

「犯科庫！」

「犯科庫!?」

木理小彌太在尾張擔任大番頭一職，掌管全部軍務，並監管著尾張的甲賀忍者。

四十六歲——還很年輕。即便讓他弄劍，也是尾張柳生屈指可數的可靠人物。

「把犯科簿上的凶狠殘忍之徒接連不斷地送進江戶。這就是犯科庫，哈哈哈……」

「……」

「強盜掠奪、殺人放火，無所不幹。已經送進幾個人，叫他們當下級警衛，手持鐵尺。看來，腕下主丞好像也出動了。」

「但是……」小彌太開了口，卻又噤聲不言。

（既是武士，能容許那些勾當嗎？不斷殺害無辜，尾張還有什麼臉面見人……）

「閉上眼睛，小彌太……」

百苦齋似乎察覺到小彌太的心情，就做了貌似通情達理的解釋：

「有時候是必要的。」

「……」

「江戶城之夜狂亂之際，即使殺掉一、兩個人，也無濟於事。不斷其根源，犯科庫之亂就無法收場。這一點主丞也會注意到。根源就是我，哈哈哈——」

百苦齋盤算著。

當主丞了解，爲了救那些無辜之民，只有委屈自己時，肯定會前來尾張。

百苦齋就等著那一刻的到來。

「我動不了啦！既然我無法去，只好如此行事了。」

百苦齋臉上的皺紋中流露出一絲哀傷和屈辱——這是小彌太多慮了嗎!?

「不能讓砂土井大人與那小子爭鬥！」

「到時候，打起來更好吧……」

「咦!?」

「但是，要是弄糟了，即便他擁兵萬千，我也要打！」

「如果對方動了兵，那怎麼辦？」

「哈哈哈哈——這不可能！絕不可能！我們殿下正在江戶城一個勁兒表示恭順，他們怎麼會來攻打這座目前主人不在家的名古屋城呢！哈哈哈哈——」

總算想爬出來了。

小彌太伸出手，百苦齋那瘦乾的手緊緊抓住，「哈啾！」打了個微弱的噴嚏。

「想起來，至今爲止，我匿養的惡棍眞是多呀！人在庫裡蓄財，我卻在藏惡棍……」

哈哈哈哈——

「犯科庫……」

2

近日以來，江戶城內接連不斷發生原因不明的火災。

日本橋小網町的乾物批發店島屋最終燒死了人。

店主夫婦、代理掌櫃，還有年幼的女兒，一家人全被燒死了。

還好沒有刮風，只燒了左右鄰兩家，火勢就控制了——這是唯一的幸運。

在現場，有三個下級巡警和兩個手下正拼命尋找線索。

屍體被燒得黑乎乎，眞是殘不忍睹，連好事圍觀的人也不敢正視。

「火蔓延得太快了！要是每個關鍵處一個個點火，可能全被燒死!!」

南町奉行所巡警彥山重四郎搖搖頭，說得口沫橫飛。

「不要漏掉任何一個線索，確認一下放火的地方！」

「不！還是先檢查一下屍體較好。」

傳來一個聲音。人群讓開一條路，主丞邊脫下深編笠，邊往前走。

不用說彥山他們，就連那些好事者也吃驚萬分，眼睛睜得大大的。

「看起來，只有一具屍體較完整。查一查那具屍體的嘴、鼻和耳裡有沒有灰。」

正如主丞所說，在土房一帶躺著的掌櫃屍體與其他人不一樣。

「這怎麼啦？」彥山拿起鐵尺，指著主丞的眼睛怒吼道：

「別妨礙調查！」

可是，主丞不理他，繼續說著：

「要是有灰，說明他是死前被澆上火，到處亂跑，張開嘴巴，活活悶死的。灰燼肯定已進到喉嚨裡。」

彥山一下子無言以對。

「把屍體的背面翻過來看看。」

「？……」

「如果慌得亂跑，脊背肯定燒得最厲害。但是，倘若被火捲入之前就已經死了，脊背就不會被燒傷。」

兩個巡警果然開始檢查屍體的嘴、鼻和耳裡。

「嘴裡好像沒有灰……鼻子和耳裡……也沒有啊！」稍年長的那個巡警報告道。

「這麼說，這人是在被火捲入之前就已經死了!?」另一人也沒有考慮事情重大，就脫口而出。

「把屍體移開，掃一掃火灰，然後往那地方澆上米醋。」

「米醋!?」三個巡警互相看了看。

「如果這屍體是被刀具殺死，滲入土裡的血一澆上米醋，就會浮現紅色出來……」

「嗯……閣下是!?」彥山突然變得客氣起來。

「這時候報出名來或被認出，都不會暢快的。我只不過是個過路人。這樣吧，就叫我白大人好了。」

主丞張開那白綾子窄袖便服的兩個袖口，嫣然一笑。巡警們被他那充滿朝氣的微笑搞得狼狽不堪。

手下人澆上米醋。掌櫃屍體所在的地面上開始呈顯出黑紅色的東西來。

「血！」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彥山用手指沾上，確認後，也哼了一聲。

「眞的是殺人之後再點火……」主丞留下這句話，就走開了。

巡警們呆呆地目送著他，周圍一片黝黑，冷冷清清……而在他們眼裡，主丞那白色的窄袖便服顯得格外鮮艷。

3

華嚴奔跑著。

頭髮像插上一根簪的風車般，滴溜溜地轉起來。

其他人也在跑著。好事者都聚集過來了。

華嚴一邊跑，一邊回頭叫喊著：

「快一點——主丞大人!!」

主丞像沒聽見似的，悠然自在地走過來。

又在檢查焦屍的彥山看見主丞走過來，又被他那鮮艷的白色所迷住。

自前天以來，這是第四次原因不明的火災。

黎明時分，大火燒壞了三棟房子。好不容易滅了火，從婦女用品小百貨高麗屋卻又發現了三具屍體。

「白……大人！」

彥山立起身來，猶豫著要不要打招呼，含糊地點了點頭，有些不好意思。

「已澆上米醋，這一次沒有血跡出現哪!?」

「借一下你的鐵尺。」

「什麼!?」

彥山感到莫名其妙。主丞接過鐵尺，朝燒成半焦的屍體仔細檢查起來。

然後，把鐵尺插進屍體口中。

「這……!?」

彥山不禁探出身去。主丞拔出鐵尺，指給他看。

「哇!!」彥山大吃一驚。

鐵尺像塗上墨一樣，黑乎乎的。

「可能是毒殺後再點火……你應該知道，鐵尺鍍上銀，就是爲了探測毒物。要是有毒，就會馬上變得黑乎乎……可是，爲什麼用如此殘忍的手段殺人呢？」主丞怒聲中帶著些許震顫。

就在此時，有一頂駕籠穿過人群而來。華嚴一見，拉了拉主丞的袖子。

伴隨駕籠的兩個徒步武士已經跑在前頭，預先通告：

「若年寄大草能登守大人駕到！閃到一旁候著——」

「來市內巡視啦！」

彥山和其他下級巡警慌張了。

「屍體趕快用草蓆蓋上！」他們大聲叫喊著。

可是，主丞制止道：

「沒必要！不趕快驗屍，屍體會嚴重腐爛的。」

然後，他盯著那兩個隨從，說道：「希望不要妨礙我們。」

隨從們說是氣憤，卻更感到吃驚：「無…無禮!!」

「是下級巡警嗎？」

他們大聲叫嚷著。

主丞神態安然。

駕籠的門打開了，大草能登守走下來。

4

自古以來，不知爲什麼，臉長的人大都手腕高明。據說，諸葛孔明的臉就長達一尺多。大家都評價說，若年寄大草能登守是個很有手腕的人，他的臉也特別長。

臉和鼻都很長……難怪人們都在背後叫他大草可怕之守。

由於接連發生原因不明的火災，能登守遂親自出巡。

全身充滿一股焦躁感，像是在說，已經不能托付給城中的下級巡警了。

幸運的是，這幾次火災的夜晚都沒有刮風。要不然，整個江戶城將成一片火海。作爲值月班的若年寄，當然焦躁得坐立不安。

「怎麼……」大草剛開口，那雙大眼睛就突然凍結，皺起眉頭。

「這…這是主丞大人……」他驚惶得說不出話來，兩腿直打哆嗦。

然後，雷鳴般訓斥著幾個下級巡警，下巴咯咯直響。

「渾…渾蛋!!你…你們當這位是什麼……」

主丞趕緊制止大草。

「我扼要地說明一下。」

「……」

「近日以來，頻頻發生的原因不明的火災，現在已經知道是凶暴殘忍的人幹的，殺了人之後再放火燒掉。看來，往後還會不斷發生，有必要嚴加警戒。」

「是……唔……」

事態太嚴重了，大草也說不出話來。

「不可能是偷盜者幹的！爲何如此行凶？搞不清其動機，就很難抓到做案人。我了解若年寄大人的苦衷。可是，有時人多反會誤事。所以，這兒的事就交由南町奉行大岡忠相負責，怎麼樣？說實話，我也正在幫忠相的忙。這一點，請你能夠理解。」

（原來如此……）

大草了解了主丞的心意，被深深打動了。

——目前，接二連三發生的不明火災，使江戶市民陷入一片恐慌。幕府也被此事搞得坐立不安，無從下手。

但是，不管怎麼說，眼下最痛苦的是大岡忠相。如果老中和若年寄因此事而出動，就難以收拾了。

全權委由大岡負責——主丞就是爲此出來巡視……

（而且，明知我會出來巡視而先到……）

大草親眼目睹傳聞中的大岡忠相和主丞的友情，心裡非常感動。

雖然對主丞只略知一二，大草還是極其讚賞他的力量。

（有了這位，才有將軍大人……）

眼下又再次見識到他的力量。

（做什麼事……都非常迅速！）

「也許多餘，請別將我的事告訴忠相。」

「知道了。」

大草頷首，深深地低下頭，繼續說道：

「在下會極力向老中大人推舉，讓南町奉行全權負責。」

「讓您費心了！」

大草乘著駕籠離去了。主丞目送著他，鬆了一口氣。

（只要大目付千千岩、若年寄大草和忠相三人在，父親大人就可保安然無恙！）

彥山和三個下級巡警、兩個手下坐立不安，屈一屈腰，然後又不敢動彈。

一個身穿便服、浪人打扮的年輕人趕走若年寄的轎子，竟然還直呼奉行忠相。

彥山把頭低得不能再低，緊張得胃腑移到嗓子眼。

「你叫彥山呀！」

「是…是的！」

「這裡所見所聞，別告訴奉行。」

「對…對我們來說，眞是感激不盡……多蒙關照……請您放心！」

主丞走了。

彥山結結巴巴地回答，抬起臉時，主丞已走了很遠。華嚴回過頭，莞爾一笑。

她頭上那風車般的簪搖擺著。

千代紙折成，中間用大豆扣緊，小小的風車很耀眼地轉動著。

「白大人……究竟是何許人呀？」

彥山醒過來。到底是個巡警，心裡有個衝動，想查出主丞的眞面目。

由於無法克服這一股衝動，他迅即掖起衣襟下襬，在主丞和華嚴後頭跟蹤著。

5

從神田鎌倉河岸到雉子橋邊，都是防火地帶。

唧唧——從這二番之原到四番之原的哪個地方可能有一處鳥巢吧……此時夜幕降臨，鳥兒紛紛飛回，唧唧喳喳叫個不停。

華嚴在無人的荒野裡奔跑著。

眞是飛快。一邊跑著，一邊拔下插在頭上的風車，朝空中扔去。

夕陽西照，風車在空中飛轉。

主丞走了。華嚴卻跑回來。

彥山一直躲藏在枯乾的蘆葦叢中，剛剛就開始覺得脖子有些冷。

（像是有人在盯視著……）

似乎到處都有來歷不明的人潛伏著。

（扔掉風車是什麼信號？……）

彥山一語中的。

最起碼有三十人吧……

身穿柿色衣服的一群人突然間圍在主丞四周。

（伊…伊賀人……）彥山看呆了。

同時，他察覺到白大人的眞面目。

（御庭總管……腕下主丞！）

傳言說，他是將軍大人的親生子。

（那…那是……）

主丞正對著那群伊賀人講話：

「有關這原因不明的火災，已獲得兩個線索。一是這幾次火災都發生在同一時辰，無風的日子。另一個是方位。把發生火災的六個地方劃成鳥瞰圖，連成線，正好是包圍傳馬的牢房形狀。」

彥山一聽，驚得全身凍結。

「根據這兩個線索判斷，選擇無風之日，大概是爲了確認風向朝哪個方位擴展吧！如果不刮風，火生風起，互相招引，倘若這六處同時放火，傳馬町牢房一下子就會被火焰圍住，裡面的囚人就會被放出來。」

主丞向伊賀人解釋著，自己的腦子裡也同時整理著思路。

「好像有人想把那些凶惡之徒從牢裡一下子放出來，在江戶造成騷亂……」

說到這兒，主丞覺得脊梁骨颼颼發冷，很不舒服。

（是百苦齋!!）

想使江戶陷入火海，叫那些凶惡之徒胡作橫行，根本沒必要在那六個地方放火，只要直接從牢房裡放火就可以了。

事先決定好放火的地點，並且又把那兒的全家人殺害，這明明是在向主丞挑戰。

（原來如此！是要我去尾張吧！如果不去，就不斷地騷擾江戶。前往尾張，要是不

把百苦齋這禍根斬掉，江戶的怪火是無法消滅的……）

或許考慮得太過了吧。

（不！只有這樣思考才說得通！）

主丞憤恨得咬牙切齒。

（饒不了你！百苦齋你這怪物，決不原諒你!!）

主丞的肩膀在顫抖。

華嚴是第一次看到主丞生這麼大的氣，有些害怕。

有什麼極爲恐怖的事正在醞釀著。

華嚴有所預感，翻著眼珠子，偷偷看著主丞那張可怕的臉，心裡感到非常不安。

「你們潛伏在發生火災的六個地方附近。無風的時日特別危險！」

主丞低聲命令伊賀人。

「發現有人放火，即刻抓住。抓不到就殺！千萬避免累及無辜！不過，如果找到首魁，就放過他，把他趕到這防火地帶來。好啦，快去！」

伊賀人一言不發地分散而去。

一瞬間，朝三個方向消失得無影無蹤，只見枯乾的蘆葦搖動一下罷了。

彥山也想退到碼頭的木樁附近。

「彥山！」主丞回過頭喊道：

「我知道你在那裡！」

「是是是……」

彥山趕緊撥開蘆葦，探出頭來。主丞的態度卻與剛才完全不一樣，顯得很親切。

「你的任務是，不要讓城裡的人靠近這六個地方附近一帶。如果城裡鬧起來，那怪物就很可能選擇其他地方。好啦！城裡守護著，別動手！」

「是是——」

接到如此命令，他感到欣喜若狂。

「腕…腕下大人……」十分痛快地叫了一聲。

「什麼事？」

「我彥山豁出命去，也會執行大人的命令。」

自己也覺得這話有些肉麻，可不說出來又覺得不痛快。

「勞駕啦！」

彥山重四郎聞言有些腼腆，但又感到高興，動眞格地要把命豁出去了。

6

今夜的風有些潮濕——夜裡刮起了不祥的東北風，捲起枯葉翻騰著。

這就是江戶有名的「筑波風暴」。

呼——

夜幕降臨，五時半（午後八點）。

主丞正在四谷北伊賀町的自宅裡。

因爲刮起了風，就回來了。

爲了防備下次無風的夜晚，也叫手下人都回來。

呼——

風越來越大。

霰端著茶進來。

「華嚴呢？」

「已休息了。管也休息了。」

「是嗎？」

熱茶入喉。可是，主丞心裡卻反倒打起寒顫，感到不安和恐懼。

（果然……）他思索著。

百苦齋也是人吧！

在這樣刮風的日子裡，如果放起火來，江戶會變成甚麼樣子呢……

（我想不會做到這種地步。是人，就不會！）

這幾次火災都是選擇無風之日。

（既然是向我挑戰，叫我去尾張，就應該避開會引起大火的日子才對啊……）

思索了半天，主丞還是無法拂拭心中的不安。

主丞聽到了警鐘聲，猶如地獄裡的羅剎在敲打著。

噹！噹！噹！

「難……難道……」

他抓起大刀，飛奔出去。奔跑時，嘴裡咕噥著：

「使我解除城裡的警備，這也是他的意圖之一嗎！」

噹噹噹！

主丞衝了出去，外面吹來一股股夜裡的熱氣。

通紅的大火熊熊燃起，正趕上當時刮起強勁的大風，火勢迅速向四周蔓延……

轉眼間，江戶化成了一片火海。人們四處逃散，驚叫聲，呼救聲，一片嘈雜混亂。

轟——不知甚麼時候，火星也開始落到主丞頭上。

（是衝著我配備伊賀人守護這件事嗎？是想告訴我，做甚麼也白搭嗎？……）

主丞感到自己被當成小孩般玩弄了。

主丞立即返回宅邸，眼裡充滿淚珠。

半夜——

主丞獨自一人默默地整備著前往尾張的行裝。

7

幸虧下了一場雨。

風向變了，一場傾盆大雨籠罩在江戶城上空。

主丞的眼淚可能感動了上天，震撼大地的暴雨澆在烈火上。

方角消防、大名消防、定消防的行動也非常迅速。

「方角消防」是幕府特命大名常設的，專門負責江戶城、增上寺、寬永寺、淺草御

倉庫、本所御米倉、猿江御木材倉的消防工作。

「定消防」是命令領祿米三千石以上的旗本，主要負責武士家的消防工作。其他還有各大名組織的「大名消防」，其中有些是專門承擔大名自家宅邸的消防工作，如五町消防、三町消防等。

這年代還沒有城鎮消防，也就是俗話說的城市消防員之設置。

此時正準備組建一個帶片假名編號的組織，江戶城每一町各召集快跑力工三十人，加上消防員……

這個按片假名編號的組織，到了享保十五年，發展成按平假名編號的四十人組……

火快滅啊，在暴雨中——

方角消防、大名消防在若年寄大草能登守的指揮下奮力投入武家地的滅火工作；定消防在大岡忠相指揮下，把外援隊伍也調動到城裡來，拼命滅火。

儘管如此，江戶城的五分之一已化爲灰燼，死亡人數也不少。

主丞在四谷伊賀町宅邸裡，沒叫任何人幫忙就已備好行裝，正聽著外面的雨聲。

天快亮了，火勢也漸漸減弱。這對主丞來說，也是僅有的補救。

沒打算通知誰自己的行蹤；準備不向任何人告別就出發。

踏上冥土之路，或許指的就是這個。

即便使出渾身解數，也無法戰勝對方。更何況，對方在哪裡都搞不清楚。

名古屋城內，黃金水井的水守砂土井百苦齋，尾張甲賀的頭領，已過百歲但年齡不詳。這百苦齋正用那瘦如枯枝的手指，三番五次地向主丞招引著。

（你要是不來，我就在江戶城建立一個犯罪據點，叫他們火燒無辜之民，怎麼樣!?）

似可聽到他的暗示之語。眞是毫無逃避之策。

不過……俗語說，人世間總有千載難逢之時。

即便渺茫如暗夜螢光，對現在的主丞來說，爲了這一線光明，也只有奮力拼搏了。

（百苦齋在等待著。等待，意謂著想見我。只要這傢伙也是人，想見我一眼也是人情之常，正如我也想見他一面一樣……）

主丞想，千載難逢之時可不是來了嗎。他也知道，對方可不是好相與之輩……

不管怎麼說，現在的主丞只剩下一個辦法。

8

主丞出發了。

穿著打扮和第一次前來江戶時一模一樣。

身穿純白的綾子小袖便服，袖口露出紅絹裡子內衣，裸著脚，穿一雙大津石割的竹皮草屐，頭戴一頂熊谷笠，獻上博多的角帶長短斜垂，整張臉差不多都遮住了。

說起來，剛進城時也很寒凍，如今夜來之雨雖說稍小了些，可黎明前，戶外的冷氣格外嚴寒。

就在這寒空下，不知有幾百幾千人被燒死了……

想到這些，主丞根本沒有閑工夫去顧及身上已被淋濕。

突然……察覺到有人追趕過來……他緩下步伐。

（華嚴打前鋒，霰居中，管壓後……）

主丞頭也不回，又加快了步伐。

再過四十多天，今年就要結束。

全身都被冷雨淋濕了，可主丞又在思索著有關百苦齋的事。

（對老年人來說，往後的寒季可能很不好受吧！百苦齋也不例外。會不會把手伸到手爐邊取暖，一邊在等著我？或是棉衣穿得鼓鼓的……？）

下定決心踏上冥土之途，思想上有所準備，自然心裡就有了些許寬慰，便隨意猜想

著尚未見過的對手之模樣，眞有些滑稽。

主丞唇際微揚，淺笑泛出。

……

華嚴超過去，霰緊隨其後。管也跟在後面。

大概這三人都知道主丞的去向吧，全是準備長途旅程的裝束。

華嚴回首……

倏地，主丞就好像在等她回頭一樣，用從未有過的強烈口吻說道：

「你們跟過來反而礙手礙脚，給我添麻煩!!」

三人一聽，一下子楞住了，一動不動。

眼看著主丞逐漸走遠了。

（踏上冥土之途，怎麼能帶上伙伴……）

下了一場暴雨，加上消防隊的努力，江戶城終於免遭火魔肆虐，此時正沉迷於煙雨之中，像是舒了一口氣。

（如果我落入百苦齋之手，尾張追逼著要用將軍一職才能換回我的性命，父親會怎麼做呢？……）

雖發怒，但不退讓……儘管傷心，但不退讓；即使再痛苦，也決不退讓。

吉宗就是這樣的人。這一點，百苦齋知道得一清二楚。

（那麼，爲甚麼要把我引到尾張？如果單純是爲了斷送我的性命，毫無必要把江戶化爲火海呀……）主丞思索著。

百苦齋可以前來江戶城……

（對了！或許百苦齋動彈不得……可能連走路都已身不由己吧!?）主丞思索間，恍然有所領悟，猛然一拍膝蓋。

——、——

主丞始終沒有回過頭去。

回頭就表示要告別，在心中傾訴、約定。

不想和華嚴她們，甚至和父親，做任何約定。

（如果打算活著回來，還可以做出約定……可是……）

9

主丞取道和前來江戶時同樣的路程。

從四谷進入一橋街，穿過裏神保小路交叉口——
在橫谷堅物的宅邸前停下腳步。
那天刮了風，大雪紛紛飄落。
今天是冷雨涔涔直下，滲入胸中，濕漉漉。
主丞的肩膀沉甸甸的——
「有人嗎？」主丞脫下熊谷笠，喊道。
阿篠把要進城的堅物送到大門，一下認出主丞，驚訝不已。
「這…這是……」
「主丞大人！」
阿篠的臉上一下子紅暈起來。
主丞把熊谷笠挾在腋下，深深地點了點頭。
「久疏問候！那時候連一句道謝之語都沒有，請多原諒。」
「您…您說甚麼！有關大人的事，在殿中沒有一天不聽到。我也經常告訴女兒說，您很忙。歡迎您的到來！快…快請進來！」
「請…請進來！」

阿篠低下頭，雙手伏在舖板上，一臉思慕之情，外人都能看得出來，她的肩膀震顫不已，令人感動。
沒有兒子的堅物看到主丞，也感到眩目。
「謝謝您的好意！因有急事，須急速離開江戶城，就此告辭。」
言畢，主丞從懷裡拿出葱綠色的香袋，交給對方。
阿篠雙手發顫，接過香袋，並緊緊抓住主丞的手。
主丞一直凝視著阿篠的雙眼。
對於像阿篠這樣出身的女子來說，被主丞如此一看，令她頭暈目眩。
主丞輕輕地從阿篠那柔軟的手裡抽回自己的手。
「再見……」
「主…主丞大人……」
阿篠叫喚著。可主丞只回了一次頭，輕輕地點點頭。
「難道……您打算就此不回來嗎……」阿篠和堅物都感到不祥之兆，互看一眼。
可是，主丞的脊背濕透了，顯得很頑固，像是在拒絕他們的再三挽留。
阿篠穿著布襪子，從舖板上跳下，跑了兩三步，朝著他的脊背叫喚著：

「我永遠……永遠……等著您回來。」

主丞慢慢地戴上熊谷笠，走得更遠了。

10

「甚麼東西啊!?喂，這行李究竟是哪家的誰送過來的？」

淺草鳥越的料理亭八百善的女主人阿艷被這莫名其妙的東西搞得摸不著腦袋。就在半刻多鐘前，有一個來歷不明的男子把一口籐箱放在店門前，沒說甚麼就走掉。

一口很大的籐箱。店裡的人都圍在行李四周，歪著腦袋猜測著。

是一口極其普通的籐箱，檜木薄板用魚梁椿子釘住，貼上柿漆紙，再塗上漆。

「總覺得有些惡心啊！籐箱又不是雀巢，誰來打開看看吧！」

「嗯！」主廚仙吉回答道，手伸向箱蓋。

正當此時，主丞走了進來。

「這是我的行李。」

脫下熊谷笠，環視一下每個人，若無其事地笑了笑。

「主……」阿艷說不出話來，雙腳發軟，踉蹌著倒下去。

主丞趕緊抱住。

「我要是拿著走，會被人看到，所以叫手下人運到這裡來。」他在阿艷的耳邊輕輕地說，聲音令人留戀。

阿艷已經是心亂神迷，難以自持，全身血液倒流，心臟跳得非常快，「好，好狠心！這麼久都不來看我……」拼命敲打主丞的胸膛。

「藤箱裡裝有變七法的化裝衣物。虛無僧、出家人、修行僧、商人、放下僧、猿樂師、常之形，可以化成各種人——」一邊看著阿艷的眼睛，主丞一邊做出怪相。

「主……主丞大人……您爲甚麼要化裝成這些模樣？」阿艷根本沒有心思看主丞所做的怪相。

「仙吉！做些好吃的吧！」

主丞做出肚子餓的動作。

「交給我吧！」

主丞清楚地叫出他的名字，仙吉高興得快跳起來，飛快地跑進厨房。

女侍們也互相頂著肩膀，唧唧喳喳說着：這就是傳言中的主丞大人啊！

「好高興！您還是……回來啦！」阿艷陶醉得不知所以然，閉上雙眼。

11

片刻都不想離開。

說是行爲不檢點……管他別人說甚麼，總之想待在主丞身邊。

阿艷終於走進了浴盆。

起初打算給主丞洗背，可不知不覺脫掉衣服，拋棄羞恥，忘情地投入主丞的懷抱。

她感到渾身軟綿綿。

「給我叫一個梳頭的。」

「是！」阿艷嘴裡應着，卻不想離開，雙手纏在主丞的脖子上，一個勁兒找他的唇。

「再也不……放您走……絕不放您走啦！」

「跟蹤我的人，此時正在外面的寒空下等得疲倦呢……」

「咦!?」

「不能順那些人的意，我必須化裝甩掉他們。梳頭人就讓他們認爲是你叫的。」

阿艷吸了一口涼氣，一下子清醒過來，表情立即嚴肅起來。

梳頭人和主丞進入裡間，經過了一刻多鐘。

（到底要梳成甚麼樣的頭髮呢？說是可變成七種面相，他打算化裝成甚麼呢？）

叫她不要進去，所以阿艷有些不高興，無謂地用袖口擦着火爐邊。

心裡焦急不安。

仙吉探出頭來，已經催促了好幾次，「大人還沒梳好啊，飯菜都快涼掉了！」

「不知道!!」

「您去看看吧！」

（不能再等下去了！）阿艷這樣想着，被仙吉一鼓動，不禁站了起來。

走到廊下，看到一個未曾見過的女子模樣之人正朝著廚房的方向而去。

武士妻子的模樣，頭戴御高祖頭巾，身穿白地添繪花樣的和服。

這打扮當然令阿艷感到驚訝，一種說不出的妖艷美姿。

「是…是誰呀？」阿艷一叫，那女子轉過身來。

眉毛下垂，牙齒塗得黑黑的，腰帶裡插着一把懷劍，臉上笑嘻嘻的。

「相稱嗎，阿艷？」

「……」阿艷張着嘴，驚得目瞪口呆。

12

木理小彌太一邊穿着布襪，一邊偷看着妻子阿圓。

低着頭，脖子上散落着幾根頭髮，感到有些放心不下。

要是平時，連妻子穿甚麼衣服都不清楚。可是，人一旦決定不惜一死，身邊的東西都會看得一清二楚。

有人說，不生孩子，是爲不忠。

對這種說詞，小彌太總會斷然回道：

「生甚麼樣的孩子？如何成長？要是孩子做了些對主上不忠的事，那麼連自己的一生都會喪失，反而成了一個不忠之人。一代一命，我想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主上，不被孩子之事所煩擾，竭盡全力，善盡忠義。」

聽到這樣的回答，大部分的人都會無言以對。這種論辯即是爲了讓好事者不再說閑話，可事實卻完全不一樣。

他是爲了掩蓋阿圓是個石女這個事實。不會生孩子就得分手，小彌太想避免這種事態發生。

說不定原因出在自己身上。只要不和別的女人試試看會不會生子，就無法證明。

也有人建議，抱養一個……可是，這一切對小彌太都太煩瑣了。總有一種預感，最後會留下禍根。

（這不是很好嗎，一代一命……）

大不了就是斷了木理家的血脈罷了！只要自己這一代盡職，就可留芳百世了。

小彌太繫完深紅色的布襪帶，又看了一眼妻子阿圓。

剛好阿圓也擡起臉來，看着小彌太。

（怎麼？……）連做丈夫的自己也第一次看到妻子阿圓的臉色很暗淡，皺著眉頭。

（知道我要去送命……）

尾張的大番頭掌握了全部軍務的要職，一旦打起仗來，就必須身任武士大將，率領全軍征戰。武士背負的是最高的榮譽。

雖說是和平年代，可平時的訓練準備不能怠慢，所以小彌太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全投入繁忙的工作當中。在家的時間一般是十天一次，有時更少。

因此，一整年算起來，與妻子見面相聚的日子寥寥無幾。

但是，小彌太認爲，他一直無私地愛着妻子阿圓。從來未曾在外拈花惹草。這一點，

他自己確信無疑。

（圓，你是不會懂的！一切的誘惑我都拒絕了。不會生孩子，你覺得沒臉見人，我很同情你，所以……）

喜怒哀樂都不表露在臉上，沉默寡言的女子。

（可是，我這樣做，是否讓你感到幸福？）

——腕下主丞離開江戶城已有五天多了。據探子第二次報告說，主丞單槍匹馬，沒告訴任何人有關自己的去向就消失無蹤了。

（這樣看來，正如百苦齋大人所猜測，目前正朝尾張而來。）

以主丞的脚程，再過三天，就可到達尾張領域內。

但是，小彌太無論如何，必須制止這一事態的發生。

決心背叛百苦齋，也是作爲尾張大番頭的武士面子所使然。把主丞引入尾張領地，讓百苦齋殺害，這樣尾張武士就會名譽掃地。

更重要的是，再也不能默視百苦齋的跋扈囂張。

他下了決心，要在尾張領地外殺掉主丞，然後返回來葬送百苦齋的性命。他也命令手下人把百苦齋送進江戶城內的犯罪分子和仍然躲藏在領域內的犯罪分子通通殺盡。這是迫不得已的決定。

（我死去的時間和場所都準備就緒了。）

只有身爲大番頭的自己才能做到。

（其他人無法打敗那個怪物。只有我，親手照料百苦齋的我，才能做到。而且，萬一我死了，主君也會理解尾張如今的處境，就會有所自愼……）

阿圓親手做的，戰鬪時用的布襪，沒有別子的帶子繫住脚脖子，裡面放入絲棉，底部較厚，脚面部較薄，衲在一起。

「您……您……」

被阿圓這麼一叫，小彌太頓時感到驚慌失措。

說起來，這三十六年的夫妻生活中，阿圓主動說話也只有幾次而已。

「什麼事？」

「是……是……」

阿圓的肩膀一直抖著，可知她使勁地想說些甚麼。很激動，阿圓拼命控制住，卻無法說下去。

「不要緊張，慢慢說。」

「是…是的……」

……

「您……您……」

「嗯！」

「謝…謝謝……您！我……很……幸福！」

好不容易說出這句話，然後使勁看着小彌太，眼神似在告訴他：

（您保護了我，才使我免遭他人誹謗我是石女，我沉浸在濃蜜的愛情之中直至今日……）阿圓想把這種心情告訴決定不惜一死的丈夫，這使小彌太感動良深。

小彌太默默地挪到阿圓身旁，拔下她髮髻裡的白髮。又是一根……

阿圓低下頭，眼淚滾滾落地。

（如果我死了，這女人就活不成……）現在，他領悟到了這一點。

（我也很幸福。正因爲有了你，我才能做到一代一命！）

小彌太在心中合起雙掌，感激妻子，含着淚閉上眼睛。

（到了彼岸，我一定仍然和你結爲夫妻……）

13

江戶到名古屋有八十六里，以男人的脚程，最慢八天就足夠了。

濃霧飄浮於空際，月光螢白。

山麓一片漆黑，深夜裡的環山路上沒有一個行人。霧非常濃，得探着路行走。

甲賀蔚組的謀士猫眼伊太八正死命奔跑。

帶着六個手下從江戶而來，至今尚未發現主丞。

（到底是怎麼搞的!?又不是煙霧，不可能消失的……）

只能確定他是朝尾張而行。可能是化了裝，所以一路上一直留神。可到底是升了天，還是鑽進地裡，根本找不到主丞的行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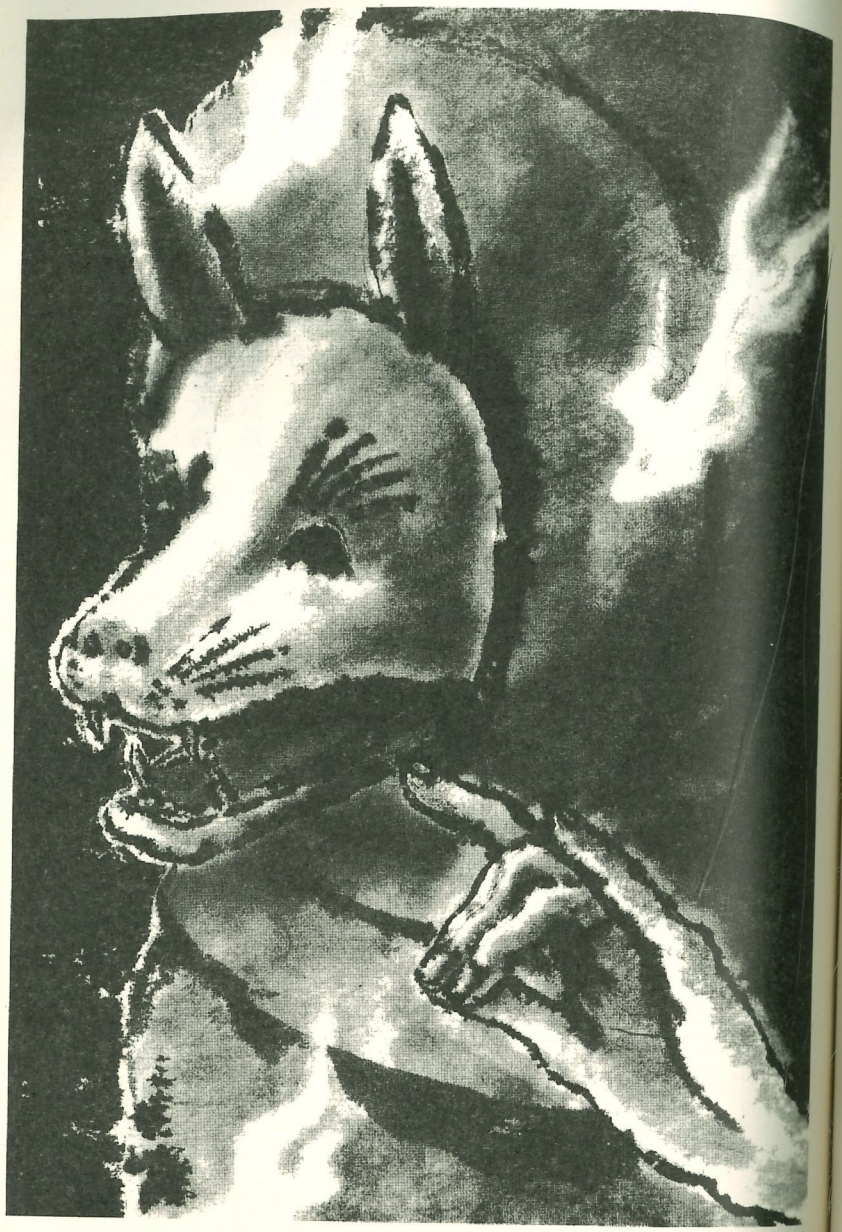
（又沒有乘船，也沒發現他抄近道。眞可惡!!）

忍者雖然夜眼銳利，可在這濃霧裡，也束手無策。

小猫三吉在懷裡挪動着。

「冷起來了……幾點啦!?」三吉縮成一團，伊太八把牠拖出來，盯着牠的眼睛。

俗話說——六時圓，五七卵形，四八柿子，九時針形——猫的眼睛具有特殊的光覺



網膜。六時（即午前六時和午後六時左右），猫的瞳孔成圓形，五時、七時（即午前八時和午後四時左右）成卵形，四時（即午前十時和午後二時左右），瞳孔變小，成柿子形，九時正午（這種情況，夜晚十二時除外），瞳孔幾乎縮成針形。

忍者們就着眼於猫眼這一奇怪的作用，通過其瞳孔張開、收縮的程度猜測時刻。注意到太陽光線引起瞳孔收縮，判斷該日是晴天還是下雨。雖然有些許偏差，但其作用還是值得驚嘆。人們稱之爲「隱形時鐘」。

此時，三吉的眼睛正張得圓圓的，說明目下已是深更。

這樣走下去，黎明前就可越過掛川，從袋井走到見付。不！按伊太八的速度，甚至可以走到濱松。

（不管怎麼說，總可以趕上那個傢伙……在袋井附近停下來搜索吧……）伊太八一邊思索着，一邊趕路。

突然——白霧裡出現一個人影。

伊太八加快了步伐，發現眼前是一女子的身影，不禁一楞。

（終於出來了，狐狸精……）伊太八緊追上前……（這……）快發出的聲音又吞了回去。

與狐狸精的形貌相去甚遠，是個地地道道，武士之妻打扮的女子。

頭上梳着橢圓形髮髻，濕漉漉的，眉頭下垂，牙齒塗黑，回過頭來，那妖艷之姿令伊太八的男人之心蠢蠢欲動。

「夜…夜裡走路非常危險……您到底上哪裡去？」

「您是旅途之客……」

這女子沒有回答伊太八的問話，用手杖指着左手邊的山。

「知道那兩座山的名字嗎？」

「不…不知道……!?」

「那麼，告訴您吧！一座是鯨山，另一座是鯢山。哈哈哈哈——」

這女子說話聲很粗獷，伊太八禁不住毛骨悚然。

（難……難道……）伊太八沉思着，手早已習慣性地緊握着藏在懷裡的劍。

女子的週遭捲起一片白霧，伊太八不禁往後退了兩、三步。

是人，不管武藝多麼高超，伊太八都覺得沒什麼大不了；若是怪物，就太恐怖了。

「您…您是……從…從哪裡來的？我是路上採藥的，叫伊太八。敢問尊姓大名。」

站在白霧裡的女子，不知爲何，用袖子遮住了臉。

伊太八嚇得膽子提到嗓子眼。

唰——女子倏然拂開袖子。

她露出臉來。伊太八跳過去，想一觀究竟。

女子蹬地跳起。

嘴巴歪到耳朵邊，雙眼金光閃閃。

哇——伊太八大聲喊叫，扔出手裡劍。

在空中一個迴轉，落地又跳起，扔出第二把手裡劍。

女子凶神惡煞，酷似幻化的狐狸精，翻動着袴裙下襬，在空中滑走，拔出裝在拐杖裡的刀，撥開手裡劍。

伊太八翻個筋斗，滾倒在地，拔出匕首。

咦——

嚇得眼珠暴出，四肢僵硬，無法動彈。

白狐露出牙齒，臉逼近伊太八。

咻!!唉呀——

往腹部重重地一拳，像是蜂刺一樣，伊太八悶絕過去。

主丞脫下白狐狸面具，細聲囁嚅道：

「要是眞的白狐狸，就飛過去把百苦齋殺掉……」

14

同一時刻——

木理小彌太站在堺川河畔，眺望着對岸的三河領。

頭戴一條鎖頭巾，內穿帶鎖鏈的麻布單衣，外披衲布大衣，下着伊賀袴裙，繫上一條南蠻八重鎖的扎腰帶。

手背套和綁腿都扣上別子，上下用同一顏色的帶子繫在一起。腰上佩帶着一把又寬又厚的戰場用刀，俗稱胴田貫，還備有一把亦稱爲首刺的鎧甲穿。

身後倏然出現甲賀蔀組的人。他們看到小彌太，不禁楞住了。

這是誰啊……他們看清眼前人是大番頭木理小彌太。

「這…這是大番頭大人……」

「你們是百苦齋大人的手下嗎？」

「是！」

「是不是蔀組？」

「是！」

「河裡放下忍絲了嗎？」

「……」

所謂「忍絲」，就是把幾萬條粗細不等的線放進河裡漂流。線吸收水分，根據其粗細不同，重量也不同，輕的在淺處，重的在深處，沉入河裡漂流。一旦有人想游泳過河，就一定會被卡住。

「說！忍絲呢……」

「沒…還沒有放下！」

「爲甚麼？」

「這是百苦齋大人的命令。假如腕下主丞深夜過河而來，就讓他進入尾張領地內深處，然後再處置他……」

「不行！不能讓主丞進入領地！我一定要在領地外結果他……趕快放下忍絲！」

「抱歉！我等是百苦齋大人手下，想命令我們，您得到百苦齋大人的許可嗎？」

「這是我的命令！」

「既然這樣，我們拒絕聽從！」

「好啊！」

小彌太迅即舉起一隻手。

忍者們回過頭去，發現情況不妙，嚇了一跳。

數百人全副武裝，並成一排，持着長槍，逼近過來。

一片枯葦沙沙作響。忍者們嚇得臉色蒼白。

「快點放下忍絲，乖乖地聽我的話！」

小彌太不由分說，怒喊道。蔚組六人被逼到河岸邊。

一會兒，天亮了。

15

小彌太率手下二百人，其中三十餘名高舉長槍，朝蔚組逼近，擺出陣勢。

「跳進河裡，就澆上油活活燒死！你們不順從，就沒有活路！明白點！」

小彌太的話充滿着威壓感，又有些淒涼。

「讓腕下主丞進入領地內再處決，就等於把江戶城放火是我們尾張人幹的一事公之於衆。這樣一來，就丟了我們武士的臉。知道吧！」小彌太反覆說道。

「最令人難受的是，會被主丞認爲，尾張城裡沒有眞正的武士……」

情勢如此，蔚組的六人退到河邊盡頭，仍然想伺機殺出血路。

可是，已沒有退路了。突然，有一人跳進河裡。

第二個也緊跟着。

第一人入水至膝蓋，第二個浸到胸部。

與此同時，剩下的四人，其中三人形成人騎馬之姿，一人站着，臉朝這邊，一人把頭鑽進他的胯襠間，成了馬背，另一人跟在後面，也把頭鑽進前面那人的胯襠間，一下子把馬背拉長一倍。最後剩下的人個子最小，前跑一下，蹬地而起，踩着馬背，又一個騰躍，借助站立者的幫助，朝河裡跳進，劃出一條大拋物線，跳進河時又踩在河裡那兩人的肩上……個子矮小的男人總算跳到對岸水流近邊。

小彌太看呆了。此時，手下一人大喊一聲：「放——」三十多根長槍一下子越過乳白色的晨空，落在五人身上。

多少條性命也白搭……

岸上三人和河裡二人都被幾支長槍射中，倒了下去。

可是，他們可能悟出會有如此下場，沒有人喊出聲來。

爲了讓一人逃走，竟然犧牲五條性命。逃走的那人把事情的經過報告百苦齋之後，是不是也會自殺而死？

最後那個身材矮小的男子已經消失在對岸的蘆葦叢中。

「好身手！」小彌太喃喃自語，臉上卻露出更加苦惱的神情。

不得不斷送有爲的生命，眞是無奈。眼下他感到，百苦齋的生命最無用。

（您也活得太長了，百苦齋大人……）

殺掉主丞，然後……

小彌太的決心更加堅定。

「把屍體撈起來，好好地吊祭！」

（我的心也在沸騰了！）

看到五具屍體被擡走，小彌太沉悶地自言自語。

（斬殺主丞，再回頭來結果百苦齋大人的生命，這樣才能保住尾張武士的臉面。要不然，我也只是徒具形骸。）

一股激情湧上心頭，小彌太的臉脹得通紅，緊綳着。

「好啦，大家聽着！決不能讓主丞進入領地！」

16

「嘿—哈哈哈——」

百苦齋張開那黑乎乎的嘴巴，大笑起來。

這樣子太奇怪了，使蔚組唯一生還的水面藤兵衛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恐懼。

「是嗎！小彌太率手下人出動啦！怪不得最近都不來我這裡呢!!原來如此。那麼，只有你一人生還，回來報告囉……」

「爲了讓我逃走，折髮杢助和其他四人都……」

「那些蠢才！不死也可以，卻……」

「總…總管大人！……」

「歸順小彌太就可以了呀！哈哈哈哈——」

「您…您說甚麼!?」

「目的一樣，不是很好嗎！還要分清這是百苦齋，那是小彌太，多痛苦啊！如果都想殺掉主丞，朝着共同目標前進不是很好嗎？那些蠢才!!水面……」

「在……」

「你不要幹蠢事，想咬舌自盡，好嗎!?擡起頭來，讓我看看你的臉。」

「是!?」

「噢！你長得很體面。努力幹吧！就靠你啦！」

「……」藤兵衛被弄得糊裡糊塗，無言以對。

「你還不明白嗎？管他是在領地外還是哪裡，只要能殺掉主丞就可以了……不過……」滿是皺紋的臉忽然失去了笑容，眼珠滴溜溜轉動。

「恐怕小彌太無法殺掉主丞吧……」

「……」

「給我水，藤兵衛！」

「是！」藤兵衛恭順地跑到水井邊。

走十來步，就有一口黃金水井。

這尾張黃金水，美味之清泉知名天下，亦稱爲「美濃養老之泉」。它就在天守閣地下室的水井房內，水井是兩隔層構造，在天守上面也可以打水。

而且，井底存放着重達十萬兩的軍用金塊。百苦齋率領尾張甲賀組守衛着，已有七

十多年了。

「尾張要得天下，唯一的辦法就是讓腕下主丞殺掉吉宗！嘿嘿……」

藤兵衛把吊桶拉上來，聽到這話，手上不禁鬆緩一下。

撲通——吊桶掉進井底。藤兵衛茫然失措。

「所以，無論如何，得讓主丞到尾張來。」

放火大燒江戶城，犧牲無辜的老百姓，這些都是萬不得已——百苦齋說道。

「這是一場戰爭！江戶和尾張爭奪天下之戰!!」

百苦齋嘴裡舒了一口氣，似乎心滿意足。

「主丞來啦……」

藤兵衛捧起黃金水，百苦齋啪嘰啪嘰喝起來，又咕噥一聲：「來啦！」瞇起雙眼。

百苦齋命令做臉師黑髮海彥化裝成腕下主丞。要化裝成主丞，總須看到他的身子和臉。不管海彥怎樣有本事，沒有看到原型，都只是徒然……還需要他的頭髮。

啪嘰啪嘰……

海彥化完裝，潛入江戶城，胡作非爲，殺掉吉宗之後自盡——這是百苦齋的計畫。

「聽說主丞在城內帶刀，出入大奧都很自由……和母親一起被棄，這積年的怨恨，

促使兒子殺死父親。吉宗被殺，不會有人同情他。這樣一來，天下人肯定會偏向尾張，嘿嘿……」

眞可謂神機妙算。

太可怕了……藤兵衛一聽，只覺毛骨悚然，縮成一團。

對百苦齋來說，只要主丞的屍體就可以了，誰動手，在哪裡殺，都無所謂。

「武士的面子是小事！微不足道的小事！大番頭大人肚量也太小了……藤兵衛！」

「在！」

「一定要把主丞的屍體弄到手，知道嗎？」

「是……」

「去！」

藤兵衛離去。

啪嘰啪嘰！百苦齋把碗裡的水連最所後一滴都喝乾了。雖然下令把屍體弄到手，可百苦齋一直認爲，主丞肯定會到這裡來。

百苦齋連站起來都感困難，只有在這裡與他戰鬪。

「我還不能死！直到尾張獲取天下，我百苦齋即使變成千苦齋、萬苦齋，也決不能死！」一人獨語着，蹭蹭……朝水井爬行着。

蹭……

那瘦如枯木的手按在木板上，使勁支撐着身子爬行着。

蹭蹭……一爬到水井邊，從懷裡取出一個紅紙包，單手很老練地打開，把紙包裡的粉撒到井裡面。

「以毒決勝！主丞和我，誰能抵得住毒物呢？哈哈哈哈——終於可以用我花了九十多年的時間才提煉出來的毒物爭得天下啦！哈哈哈哈——」

17

架在境川上的境橋邊突然設了一個關口。

奇怪的是這關口就設在三河側。而且，沿著河岸，尾張的藩士們全副武裝，排成一列，讓行人倍感威脅。經此關口，再過橋，就進入尾張領地。

眼前，寬二間，長七間的橋面上人來人往，川流不息。

到關口之前，隊列排得長長的。

主丞一見關口，首先想到：（尾張也有人才……讓我進入領地，就會丟了武士的面

子。所以，無論如何也不能讓我進入……）

動用如此多的藩士，證明有個大人物與百苦齋想法不一樣。

（倘若鑽這兩人的空子，說不定我還有一條活路。）

哪怕是一線希望，主丞也不輕易放過。

用盡各種辦法，也要潛入領地，找到百苦齋。

（沒有人會識破我的眞面目吧……不過……）此時，不知爲何……

主丞注意到，有一條小船停留在河的中流不動。

在關口，女子不用遭到搜查，所以主丞順利通過了，正踏上境橋。

他緊張地通過關口，舒了一口氣，往河裡一看。

船上有一男子正垂釣着。

奇怪……

全副武裝垂釣，到底所釣何物？

主丞當然不知道，這境橋就是華嚴曾經被黑髮追趕，總算撿回一條命的地方。

橋靠三河的西半部分以土築成，尾張一側的東半部分則用木頭搭建。

此時，主丞正走在土和木頭之間。

他只顧看着小船，不小心踩到一個東西。踩到的是猫的屍體。

船上的小彌太站了起來，手裡拿着釣魚竿，朝著站在橋上的主丞靜靜地以目致意。

「腕下主丞大人，我請您吃鰻魚包子。請移步三河旁的沙灘來吧！未先介紹，在下是尾張大番頭木里小彌太。」

被識破了……主丞愕然!?立即發覺到自己有失常態，生著悶氣。

倘若是武家女子，連一根稻草都不會踩到。

主丞尋思，非得有所覺悟不可了。

（不能輕易讓他殺了。即便是血流成河，也要殺出一條血路，把百苦齋幹掉！）

主丞退回去，走到沙灘上。

小彌太手提着剛釣到的鰻魚，爬上沙灘。

「鰻魚誤入河裡啦！不用剖肚，從魚鰓割一個口，取出骨頭和內臟，塞入用豆醬醃製的菜和銀杏，燒烤著吃，美味無比！是這裡的名菜，叫鰻魚包子。」

沙灘上已燒起火來，一切準備就緒。

大概是小彌太在準備中飯吧。

「請！請用餐！」

小彌太猶如相交十年的知己般親切，微笑著招呼主丞。

整個沙灘上飄溢着鯔魚包子的香味。

主丞和小彌太的周圍沒有人靠近，關口上的人，全副武裝的藩士們都遠遠注視着他們兩人的一舉一動。

河風習習，吹散了白煙。

太好吃了……

「唔!!」主丞心滿意足地點了點頭。小彌太也跟着點頭。

兩人慢慢地吃完魚餐，然後站了起來。

「承蒙款待！眞是堪稱天下美味！」

「好極了！」

小彌太打開胴田貫的刀鞘，擺出正眼之勢。

「愛州移香流，木理小彌太。」重新報上名來，「看劍！」大喝一聲。

「唇寒流，腕下主丞。」

主丞倏忽間露出一隻臂膀——紅綢內衣格外鮮艷——拔出刀來。

小彌太前進。

主丞後退。

18

即便打敗了木理小彌太，四周還有他的二百多名手下圍着。

血流成河，恐怕也逃脫不了。

可是，主丞非常冷靜。

尾張也有眞正的武士……

不理睬百苦齋的計策，打算在領地外把主丞斬殺。

倘若在領地內把主丞處決了，就證明尾張藩參與了前些日子江戶城的不明大火，就等於自我坦白。如此一來，尾張藩的……不！武士的面子就全沒了。

正因爲如此，眼下木理小彌太格外拼著一死，與主丞對峙。

把主丞引誘到三河側的沙灘，藉比武之名，進行一對一的決鬪。

（游過這條江……進入尾張領地，就可以殺出一條血路！）

主丞堅信着。

他確信，木理小彌太是眞正的武士，結果當如他所料。

江風越刮越大，脚下捲起層層塵煙。

就是這樣的沙灘，脚陷得很深，前進後退都難如登天。

小彌太又前進一步。

爲了保持同樣的距離，主丞又退了一步。

主丞右手持刀，成單手側身姿勢，左手拿着刀鞘，站成一字型。

小彌太把胴田貫移到右側垂放，挺着腰等待時機。

兩人站的地方都不好。

小彌太本該估計到會在這片沙灘上決鬪，可是對脚下的沙卻絲毫沒有預防。主丞感到更有信心了。

（不愧是尾張的武士大將木理小彌太！）

風刮着，時光流逝。

片刻間，兩人都不動。

不！應該說是兩人本領相當，無法動作吧……

彼此都害怕：動得笨拙，脚被沙子絆住了，反倒會失去先機。

觀者也寂靜無聲。

全都是武士。

主丞背向着他們，也不怕他們投槍過來。沒有人會干擾這次公平的決鬪。

主丞行動了，繞到左邊。

小彌太往右退，保持距離。

（好眼力！）主丞想着。

小彌太的眼神毫不畏懼，緊緊盯着對手，自信之情洋溢。

能與主丞在領地外相遇，決一雌雄，正中他的下懷，所以非常喜悅——

相對地，小彌太也感到主丞頗不簡單。

（好膽子！）

泰然自若，一絲不亂；這麼多人圍着他，一點怯色都沒有。

本領亦然……不過，小彌太更佩服他的膽量。

（勢均力敵，從正面與其相鬪，也無怨無悔……）

一會兒——

時機來了。

「喝——」小彌太聲如裂帛，朝主丞大跨一步。

與此同時，主丞騰躍半空。

小彌太的刀在空中劃了一下，主丞擲出的刀已深深扎進他的胸膛。

小彌太跨過來時，主丞迅即拋下左手刀鞘，踩在上面，縱身而起，緊接着立刻擲出右手的刀。

「擲出第一刀……」

小彌太似乎想說：要是被我躲過去，你會怎麼辦呢？沒說完就緩緩倒了下去。

「得罪了！」

主丞一落地就回頭大喊一聲，朝河裡奔去。

「追——」小彌太大叫起來。

「事已至此，不能停手!!抓住他——」

唰——兩百多名手下一致行動，追向主丞，沙灘上一片塵煙飛揚。

訇——

地面震動聲和喊叫聲，響徹初冬的天空。

「唔……」小彌太拄着刀站起來，用力拔下插入胸膛的刀。

胸膛鮮血迸發，噴得滿沙灘都是。

「唔——不能讓他進入領地!!讓他進去，我們的面子全沒了！」

小彌太也在跑。

儘管血濺沙灘，激烈的氣勢猶在。

撲通！主丞縱身跳進河裡。

身上的衣服是一邊跑時一邊脫掉的。

正要順水而游時，主丞驚得全身凍住了。

——爲時已晚，身子已經動彈不得。

「是忍絲？」

有幾百條吧？無數的忍絲高低不等地飄流着，正纏住他的全身。

（糟了!!）

麻線吸了很多水，鼓脹起來，塗上粘鳥膠的線表面更具粘性，緊緊貼在他的身上。

越往前游，麻線越多，就像在水中的蜘蛛網裡掙扎。

藩士們趕到岸邊，舉起槍矛。

「別讓他跑了！」

有一人大喊一聲。隨即大夥兒齊往主丞身上投出槍矛。

主丞迅即潛入水底。

嘩啦嘩啦——

槍矛落入水中，力氣減弱，沒有射中主丞。

主丞繼續游着。

拖拉着麻線，使勁與水拼搏，向前游去。

絞在身上的麻線越來越沉。

可是，他還是拖着忍絲，越過中流。

小彌太臉如白紙，毫無血色。

就好像體內已經沒有一滴血液了。

離岸邊沒有幾步，他手扶着刀，總算撐住了身子。

河邊一片煙靄，幾乎看不見，只有那最後一幕微微在小彌太的眼裡忽隱忽現——主丞的身影浮在中流，已經奄奄一息，被沖往下游。

（一切到此爲止！）

小彌太的雙唇在發抖。

「退下！勝負已定，不許對腕下主丞下手！」

尾張大番頭，木理小彌太最後的命令，使在場的所有藩士大吃一驚。

可是，小彌太感到心滿意足。

他內心自語道：雖然沒有堅持到底，武士的榮耀終究沒有拋棄。

（原來是踩着刀鞘跳起……）

他破顏一笑。

（我應該料想到的……呵呵呵呵——）

此時，夕陽已漸漸落入下游的枹樹林中。

小彌太伸出雙手，就像要擁抱夕陽，一步，兩步，往前走去。

「阿圓，一起走吧……」

兩百多名藩士瞪著眼注視着小彌太倒下去。

每個人的眼睛都濕潤了。

19

水面藤兵衛和蔪組四人組面面相覷。

五個人站在尾張領地岸邊，一直看着決鬪的場面，如今開始行動了。

沿着河邊，朝主丞可能會爬上岸的地方跑去。

還有一個人也在注視着這一切。

那就是伊太八。他一動不動地站着。

——兩百多名武士都在放聲大哭，沒有一人去追趕主丞。

這讓伊太八頗覺不可思議。

既然是一對一，爲甚麼全都追到河岸，投出槍矛呢……

中途又爲甚麼停下來……

兩百多名武士的哭聲隨風飄來。

伊太八一動不動地站着，猶如被落雷所震住似的。

有的人跪在沙灘上，有的人雙手捂住臉哭泣着。

眞是奇妙……

伊太八對剛才在沙灘上決鬪的兩個人都很了解。

不用說大番頭小彌太，就是扮成武家女子的主丞，雖然被他騙了有些可恨，可不知爲何，卻感到頗爲留戀。

（那時……爲甚麼用刀背打我呢？你知道嗎？）

伊太八用手撫摸着懷裡的小猫三吉的喉嚨，一邊沉思着。

想殺掉可是輕而易舉。明知我是甲賀蔚組的密探，卻不殺。讓我活下來，當然對主丞不利，因爲他的長相和喬裝都被知道了。儘管如此，主丞還是沒有殺他。想起這些，伊太八的心已傾向主丞那一邊。

再者，兩人極其激烈的決鬪場面也動搖了他的心。

至今尚未見過如此激烈眞摯的決鬪。

此時，伊太八感動得熱淚盈眶。

「棒極了！」終於從心底發出一聲感慨，一下子身體停止了顫動。

（男人之哭就是這樣嗎？竟然有那麼多武士在哭。我也在哭！混蛋——）

伊太八哭了一場，心裡輕鬆許多，覺得整個身子有些飄飄然，就騰空躍起。

主丞身上拖着忍絲，爬上岸，氣喘吁吁，精疲力盡。

可是，他突然聞到一股殺氣逼近。

（是甲賀!?……）

這當然是意料之中。可是，眼下手無寸鐵。

（這樣看來，只好叫他們把埋伏線切斷了……）

哈—啾——

主丞打了個噴嚏，苦笑一下。

（母上，看來，我的生命到此爲止了……）

主丞朝着漸漸西下的夕陽叫喊着。

（保護父上，也到此爲止……說不定該是到母上身邊的時候了……）

當然，他打算戰鬪到最後一刻。可是身子已不聽話，天神也無法保佑了。

（這二十三年我竭盡全力。母上，您生下我，深感欣喜……）

也沒有甚麼死前的心理準備這些麻煩事了……就像平常一樣。

——心灰意冷——正想抱怨一句，忽然蘆葦叢中伸出一把旅行用短刀，帶着刀鞘。

主丞嚇了一跳。

「甚？……」

刀鞘的那邊，伊太八露出那和藹可親的臉蛋。

「快，主丞大人！」

「……」

主丞一接住短刀，立即翻轉刀身，把忍絲割斷。

然後，又伏下身子翻轉身來。

就在此時，五把手裡劍從主丞身邊掠過，在河裡濺起水花。

藤兵衛和其餘四人出現在眼前，「啊——」失聲跺脚，站在那裡。

主丞手持刀，濕漉漉的亂髮塞進衣領。那五人看得瞠目結舌。

爲甚麼手裡有刀……不忙於解開這個謎，卻被主丞那驚人的妖艷身姿迷住了。

「哈哈哈哈——」主丞大笑，笑得非常開心。

「人世間眞是千變萬化，會發生甚麼事都難以揣測啊！哈哈哈哈——」

四個人一下子拔出忍刀，朝主丞逼近。

兩個從左右，另兩個騰空而起，從上空。

主丞輕快地縱起身子，亮出短刀。

「太棒了！」藏在蘆葦中的伊太八欣喜若狂。

四個人各挨了一刀，鮮血橫飛。

「留你們一條命！快回去止血，也許能保住性命。可是，到那時唇已寒……這就是

唇寒流！」

剩下藤兵衛一個人。

「怎麼樣，上不上！」

主丞盯着藤兵衛，愉快地笑了。

可是，這笑容背後卻隱藏着深深的哀切。伊太八無法看出這些。

藤兵衛跳入河中，如馱着重擔般彎着腰，逃走了。

已過深更時分——

木理小彌太之妻，阿圓，緊隨其夫之後，自殺身亡。

20

主丞至今尚記着，母親坐在鏡枱前嘆氣，臉上抹香粉，長了褐斑。

作爲武家女子，塗脂抹粉，讓自己的兒子看見，眞有些不檢點。

母親卻還是拉開掩襟，拿起小毛刷抹香粉，那背影清晰地呈現在主丞眼前。

母親一直想要的是伊勢的一種叫原屋的香粉。

出產於伊勢飯南地區的射和村，品質上乘，連京都、大坂產的香粉都比不上，很受歡迎，經常缺貨。

——給誰看呢，塗脂抹粉，鑲黑牙——

直到現在才能理解母親的心情，可童年時看母親對脂膏挑三撿四，卻迷惑不解。

主丞曾經在某地聽過，尾張有一位製作香粉的名師叫二郎兵衛，承繼了原屋的傳統製造技術。

「主…主丞大人……」伊太八說話時有些猶豫。主丞聽到，回過神來。

「如今要往哪裡去？」

「……我想進城……」

「唔！我…我來帶路吧！」

伊太八一下子眼波生輝，就像是已跟隨十多年的從人一樣。

主丞穿上藏青色簡袖和服和裙袴，披上斗篷雨衣。不知伊太八是從哪裡弄來這些東西。要是再紮上手巾，就成了三度信使，那模樣準讓人感到滑稽可笑。

伊太八這男子眞是可愛極了。

「伊太八！」

「在…在！」

「聽說尾張有個製作香粉的名師？」

「當然有啦！名叫白粉二郎兵衛，很受女性歡迎呢！」

「你帶我去那裡。」

「可以！不過……」伊太八顯得驚慌失措，詫異萬分。

兩人沿着河邊，爬上土堤，趕路進城。

四周圍已開始昏暗下來。

（不可能活着回到江戶吧……）主丞思量着。

既然如此，就要帶伊勢香粉爲禮，送給先入黃泉的母親。

「二郎兵衛住的地方叫蒲燒町，那一帶是歡樂街。有個地方湧出一種叫扇湯井水的泉水，據說那泉水能使香粉更具韌性……二郎兵衛從未離開過那種井水。」

風越發冰冷，連主丞都已精疲力盡。

「到那附近休憩一會，吃些東西！你也餓了吧？」主丞硬裝着輕鬆，說道。

「不…不！我…我等……倒是主丞大人一定很累了吧!?」主丞如此關心他，伊太八大爲感動，不禁口吃起來。

主丞開朗，無憂無慮，完全相信他，使伊太八感動不已，下定決心，不管發生什麼事，都不離開主丞身旁。

（不管怎麼說，畢竟是將軍大人的公子啊！這樣的人如此信賴我，值得一幹！）

伊太八感到自己已成了一個直參旗本。

21

在尾張，南北道叫「大道」，東西道稱「筋」。

面朝大道的房屋，都必須建成入口處突出到大道上。

兩人往右拐到中橋筋，朝淺間神社北上，儘量避開大道和筋，沿着堀川西岸的四間道進入城下。

……

「果然如此……」

主丞停了下來，擡頭看看商家的屋頂。

「果然如此！這就是尾張有名的屋頂神。」

朝南的屋頂上供奉着一座小神社，任寒風吹刮。

燈火、蠟燭之類全都熄滅了，半空中呈現着載有千木、勝男木的人字形黑色屋頂，就像是一副半面剪影。

據說這起源於慶安參拜之際，因爲掉下一塊牌子，就把它供奉起來。

（既然如此，就不能過而不拜了。）

主丞朝着屋頂上的神社合掌。

母親是伊勢神宮虔誠的信女，主丞從小也受到不少影響。

伊太八顧不了這些。

想盡快找到二郎兵衛的家，了結一樁心事。卻頗爲難找，一直徘徊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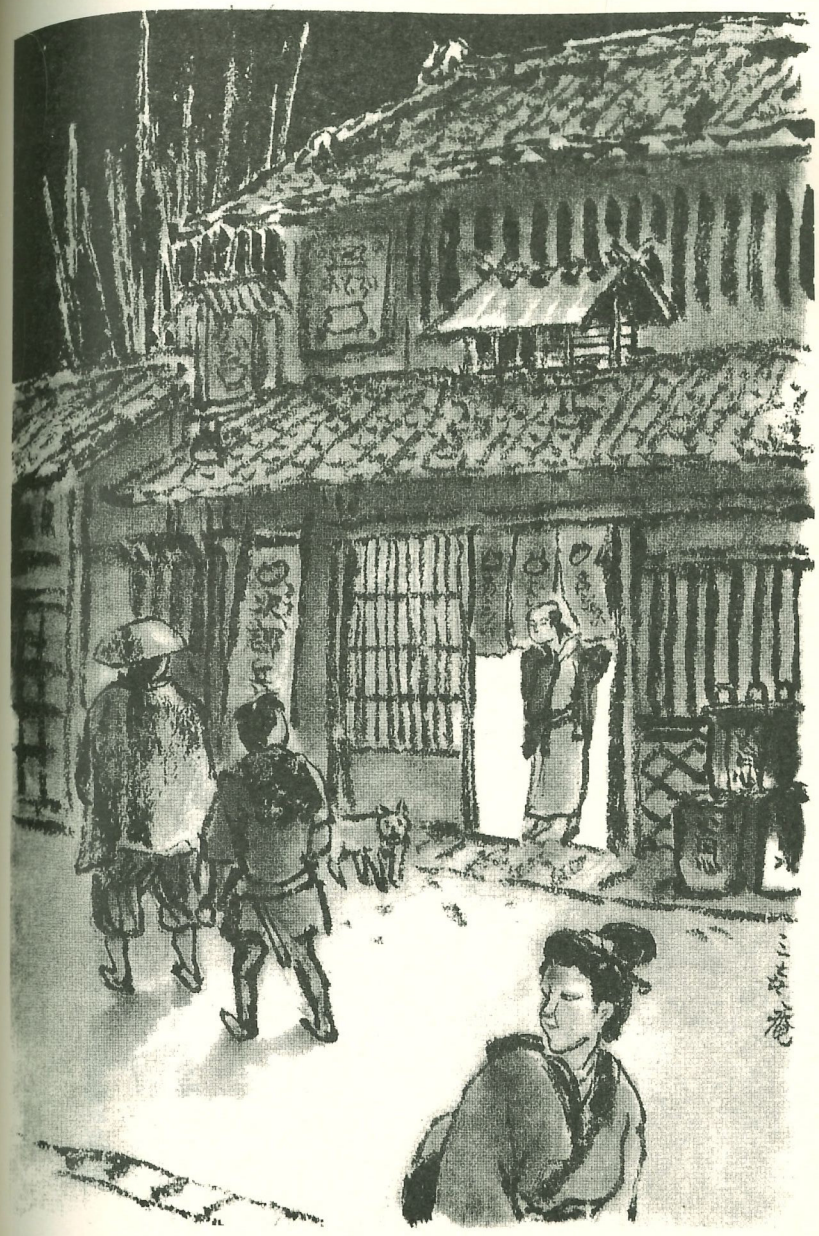
又冷又餓，又想睡覺，已經疲倦得不行了。

可是，主丞卻悠然仰望那商店上的屋頂神，拜了兩拜，拍兩下掌。

啪—啪——

原以爲他合掌拜拜就完了，可嘴裡卻念出禱詞，聲音朗朗，震動着寒冷的夜空。

對您表白，誠惶誠恐，伊邪那岐大神，筑紫日向橘小户之阿波岐原去掉汚濁之際降生的祓户大神諸位，祈求消除諸多禍事、罪惡、汚濁，請傾聽在下的祈求，誠



惶誠恐——

伊太八嚇了一大跳，趕緊仰望屋頂，合起雙掌。

咻——刮起一股小旋風，寒風刺骨。主丞卻毫不畏縮，接着念起大禱詞——

高天原之神，皇親神漏岐，奉神漏美之命召集八級諸神，幾經商議，吾皇御孫命平定豐葦原水穗國，定爲安國，委以大任；如此委以大任，國中之所有諸神，神明三番五次不停追問追問……

不知爲甚麼……刺骨般的寒冷消逝了，伊太八不覺間沉浸於往事之中。

心情舒暢，就像身處暖和的陽光之下。

（到母親的墳上掃墓是……什麼時候的事啦!?已經五年啦……不！至少有六年了吧!?南紀的太地，即便寒冬也很暖和啊！那時候到現在，已經過了五、六年，我也步入四十二歲這個厄運之年啦……可總是那麼不孝……）伊太八有些感傷，鼻子酸溜溜的。

心情很舒暢，漸漸地有些困倦。

……神明幾經祓除，語問磐根，樹根立草之片葉亦語止，天之磐應放逐，天之八重雲四分離散，壽命天降，如此委任於四方之國中……

除了伊太八之外，還有一個人在傾聽主丞的大禱。

那就是白粉二郎兵衛。

正好在屋頂神正下方的作坊裡，傾聽着主丞那清脆悅耳的禱詞，如風吹送。

二郎兵衛至今從未聽過如此的禱詞——比起任何一個神官都來得氣魄莊嚴，沒有一絲邪心，非常清爽的聲色。聽畢不禁端正坐起，自己也隨聲附和，覺得有一無音之聲在呼喚他：（去迎接他！）

禮完最後一拜，二郎兵衛飛也似地奔出來。

22

「水銀拌上食鹽和朱色，然後用苦鹽熬煉凝固。」

伊勢香粉的製法是從不外傳的秘方。儘管如此，二郎兵衛爲了滿足主丞的請求，很

樂意地說明製作方法。

「把它放進這鐵壺裡，用炭強火加熱……」

主丞聽得非常熱心，點頭稱是。

——讓水蒸汽蒸發，粘附於蓋在鐵壺上的土罐內側，就可獲得白色鱗片結晶物。

二郎兵衛甚至把土罐裡面也指給主丞看。

「這就是伊勢白粉。」

「噢！」

主丞好奇地伸出手，用食指粘一點水銀粉抹在臉頰上，微微一笑。

「怎麼樣，伊太八!?」

「啊！與您很相配。」

主丞每次問他，伊太八都感到非常高興。

雖說初次會面，二郎兵衛也有同感。

連名字都未通報，他也沒有問起。

雖然衣着襤褸，可二郎兵衛一眼看見，就被主丞白皙的膚色所打動——肯定是個穩重之人。

眼神非常沉著。要是沒有相當的覺悟和決心，不可能如此穩靜。

而且，威風凜凜，讓人着迷。

「香粉有三種，粉香粉、水香粉和練乳香粉……」

香粉分成易於塗抹的水質和難於塗抹的水質，怎樣才能製造出易於塗抹的水質，二郎兵衛都一一解釋。

這期間，他的妻子端進有名的麵條。香噴噴的藥味葱和熱騰騰的麵條，讓肚子咕嚕叫的主丞和伊太八蠢蠢欲動。

一會兒——

那女人把飯後茶端進來時，通報說，有客人來到。

「海春尼師父……」

「來了嗎？」

「是的。」

「帶她進來。」

尼姑被他的妻子帶到作坊時，看到他有客人，臉上有些爲難。

「這位是海春尼師父，是城郊外尼庵海母寺的庵主。」

二郎兵衛不管這尼姑是不是很爲難，就把雙方介紹起來。

他想，彼此打招呼時，主丞或許會報上姓名吧!?他還是想知道主丞是什麼人。

「我叫腕下主丞。」

主丞毫不隱諱地自我介紹。

大吃一驚的是伊太八。

「什…什麼呀!?……」

可是，對主丞來說，已經沒有必要隱名埋姓了。

百苦齋早已知道他的到來。

「我叫海春。」

那尼姑眼神動了一下。這一切沒有逃過主丞的眼睛。

二郎兵衛也甚是吃驚。

「腕…腕下主丞大人！將軍家毒物品嘗人……傳言說是將軍的親生子……那…那個主丞大人!?」

「倘若會給您添麻煩，我馬上離開！」

「哪…哪裡是麻煩呢……」二郎兵衛趕緊擺擺手。

「說眞的，我是來買有名的香粉，作爲送給母親的禮物。」

「這眞是不勝榮幸之至！」二郎兵衛深深地低頭致謝，然後站起身來，去取香粉。

留在屋裡的主丞隨意地往海春尼一瞥。

居士衣袖口露出的雙手白得透明。比較起來，突然發覺他的臉色黑得妙絕。眉頭非常黑，與太陽曬的不一樣，根本找不到眉毛剃掉後的痕迹。

（是抹香粉留下的嗎……？）

主丞突然感到戰慄，脊背直冒涼氣。

香粉化裝，對尼姑而言，極其不相配。這就如同演員素顏卻泛黑一樣。

海春尼好像也察覺到主丞在看她，就用粘乎乎的眼神反望着他。

然後開口說話，聲音嬌俏，完全不像一個尼姑。

「如果方便，請光臨敝庵！也想託您一件事。」

「……請託？」

「事實上，我正在做偶人，有幸遇到您，看見您那漂亮的臉蛋，就想把它描成偶人的面模。有些放肆！請務必接受我的邀請……」

有必要一個地方隱藏。住進旅店，可能遭到葛組的襲擊。

此處也危險。那麼，說不定她那裡是最好的隱藏處。

伊太八一直在那裡嗒巴嗒巴地眨眼睛，想說：去吧……

二郎兵衛取來香粉，聽到此言，也搭話道：「這樣很好！」

「海母寺別名偶人寺，庵主大人親自做的大人偶到處都是，就像有生命的東西。」

主丞和海春尼又對視一下。

23

二郎兵衛拱手相送，依依不捨地告別。

「承蒙盛情款待，深表謝意！」這位老人如此善待，主丞再次低頭致謝。

不要買香粉的錢，還讓參拜屋頂神。主丞深切體會到二郎兵衛的一番好意。

「那麼，令母大人現在何方？」

二郎兵衛擔心粉狀香粉在路中會受潮，就如此問道。

「在黃泉之國……」

二郎兵衛隱隱約約聽到，心想：（不會吧！）「咦？」一隻手貼住耳朵。

可是，主丞已不再答話。（我的耳朵也不管用啦！年紀已經大了……）二郎兵衛心裡

嘀咕着，輕輕地搖了搖頭。

……

海春尼悄悄摸到主丞的手，握着。

「馬上就到了。」

那隻手冰冷，粘乎乎。

24

一陣沉重的鐘聲傳來……這時候會是誰在敲鐘呢？

咚——

主丞和伊太八不約而同，互看了一眼。

總覺得這像是在告知周圍的人，他們來了。

鐘聲讓人心情不暢。

海春尼可能意識到他們的不安，就回過頭來說：「到啦！」

一塊石碑上刻著三個字——『海母寺』。往前直到山門，都是高高的石階。

石階上坐立着一尊冰冷的神像，彷彿大開風袋，把風送過來似的，刺骨般的寒冷，

不側着臉是無法爬上去的。

可是，海春尼卻抓起黑色僧衣的下襬，迅速爬上那陡峭的石階。

大概爬到石階半中央，主丞才領悟過來，剛才一直在意的是什麼東西……

——路上一枝花也沒有；樹木也極少。

通常的尼寺，根據季節不同，石階兩側會開遍杜鵑花、八仙花、胡枝子，還有熊谷草、二人靜等茶花。當然，現在是冬天，花不會開，可最起碼會有葉子才是吧……

而且，過了山門，紅梅、白梅，或是一片竹林，寺園裡白木蘭，內庭裡牡丹、紅梅，這是一般寺廟常有的情景。

可是，主丞走進山門，張眼望去，卻看不到一般寺廟的那種景致。

從茅草屋頂的山門往前走，卻是一片白沙灘和岩石。

寺院大門口，套廊，甚至客殿、鐘樓一帶，遍地舖滿白沙，猶如海邊的一片沙灘。

白沙四周，到處擺放着岩石，彷彿小島一般。

（怪不得此處稱爲海母寺……）

與周圍配置得非常和諧，簡直不像是人工做成，玄妙極了，彷彿黑夜中微白的沙灘就要傳來波濤似的。

主丞大吃一驚，伊太八卻狂叫起來：

「咳！我們必須從沙上走過去嗎？」

海春尼對兩人的驚訝感到很高興似的，浮出笑容。

「請兩位從沙上走過去吧！」

「這樣脚印會把沙灘踩亂，沒關係嗎!?」主丞問道。

「這就是敝寺特有的招待方式。不要客氣，請，請吧！」

海春尼當先引路，刷地踩在白沙上。

主丞和伊太八跟在後面，唰唰作響。

「如果不是過海來訪的客人，就不讓通過，是嗎？」

「……」

「或者是，不過海就不能通過……」主丞就像禪僧問答那樣追問起來，聽起來像是想解開這個謎。

「若是如此，又爲何不見一朵花？」

不管問甚麼，海春尼都保持沉默。

主丞又想問，話未出口，卻忍住了。

（還有，既然是尼姑庵，石階就應該以女人的腳步尺寸建造，卻用男人的尺寸，這又是爲甚麼？）

海春尼沒有回答，伊太八卻一個人在那裡點頭稱是：「說的也是啊！」

25

在大門的舖板上，一個打雜的尼姑雙手伏地。

海春尼沒打招呼就走過去，伊太八則低頭說道：「打攪了！」

主丞沉默不語，突然間從下面看了一眼這打雜的尼姑。

對他那粗野的態度，伊太八大感困惑。雖說是幹活的打雜工，也一定是個尼姑。

這時，海春尼突然大笑起來，「哈哈——眞不愧是主丞大人！」她停住脚步。

「做得眞像是個人？」

「咦!?這尼姑是偶人……？」

伊太八驚訝得差一點跳起來，戰戰兢兢地用手觸摸偶人的肩膀，看它的臉。

「眞…眞的是……偶人！」

「嗯！做得眞像！方便的話，能否告訴我，怎麼做成這種樣子……」

「好！用土模把優質的粘土定型，放進窯子燒好，然後用白胡粉塗抹，用泥畫具彩色。不過，我做的偶人與他人所做的，唯一不同者是塗料用橡膠這種特別樹脂取代白胡粉。這就是我的秘密。」

「那麼，您是說，我的臉模也這樣做嗎？」

「是的。」

海春尼微微一笑，滿臉喜悅，眼光發亮。

「要說漂亮的臉蛋，到處皆是。可是，既漂亮又具魅力的臉蛋，那就少囉！」

從海春尼的表情可以看出來，她巴不得馬上撫摸主丞的臉，可一直控制着，只是眼睛一直盯着他。

「您的臉眞俊！這才是千年殿御的臉。」

「千年殿御？」

「就是千年一遇的俊美之人，是偶人師一生中最想相遇的。哈哈哈……我總算見到啦！」這像是她的心裡話。

就說大門口的偶人，可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做成如此精緻的。

「這太好啦！」主丞沒有回話，伊太八覺得必須說些什麼，就應和了，話音裡似乎

在說：這裡是絕妙的藏處，再好不過了。

火爐裡的火熊熊燃燒着。這對他們來說，是最好的享受。

海春尼手拿着從二郎兵衛那裡購來的香粉走進裡間，不見了。一會兒，一個眞的傭人端着白開水進來，放在他們跟前，又離去了。

「感謝之至！這次可是眞人了吧!?」

伊太八立即端起白開水，「嗯——」一聲，聞聞氣味，展顏一笑。

「太好啦！棒極了！主丞大人，這可是般若湯啊！」

咕嚕咕嚕喝了幾口，嘴裡讚嘆不已。

主丞也嘗了一口。「糟了！裡面有麻醉藥……」他大叫一聲。可爲時已晚，伊太八立刻往前倒下，碗從手裡掉落。當然，這麼一點東西，對主丞的身體沒有任何影響。

從火爐裡抽出鐵箸，主丞靜靜地站起身。

他踮着脚尖，悄悄地走在又長又暗的走廊上。

前面有一個人影。一動不動，恐怕也是偶人吧!?

再往裡面的房間，有微弱的燈光流洩出來。

主丞從偶人面前經過，朝那房間走去。走廊底下的木板嘰嘰作響。

悄悄地打開拉門。房間裡放着一盞矮架燈。這房間有十張榻榻米大，正中間放着一個蒲團，似乎在邀人坐下一般。

再過去一點，舖着一張龍鬚。可能是海春坐的地方吧!?

主丞把火箸放進懷裡，在蒲團上打起坐來。

右側裡面有一座案臺，旁邊的有柄香爐中，一縷香煙徐徐昇起。

那沉香味開始籠罩主丞全身。

鏡臺是一個平臺，裝飾得非常豪華，掛在鏡面上的綾羅手巾顯得非常艷麗。鏡盒相當大，裡面好像放有梳子盒和香粉盒，以及小油桶等十二小匣子。

香煙搖動了一下。突然間，換好衣服的海春尼回來了。

（不知不覺地……）換裝如此之快，主丞驚訝不已。

身穿純白的羽絨雙折內衣，外加黑色無花紋素絹直裰尼姑衣，繫着一條男子用的白衣帶，頭戴利久帽，手持星月菩提樹數珠，光着脚，一雙眼睛笑咪咪。

「主丞大人。」愉快地叫着，坐在龍鬚上。

「我想陪您睡覺！」

「？……」

「請容許吧!?」

「……這就奇怪啦？你是尼姑，卻想陪我睡覺？」被這尼姑唐突一求，主丞也以聊天式的口氣答道。

「爲了把主丞大人您的臉描繪下來，就必須精神上和身體都一致，也就是需要全神貫注。」說到話尾就含糊了。可是，一瞬間，海春尼的眼神流露出更大膽的艷波，簡直毫無廉恥。

「啊——說眞的……希望您能擁抱我……」

脫下利久帽，膝行靠近主丞身邊，海春尼一下子轉過身，撥開鏡臺上的手巾，開始訴說，像是迷戀得狂想連翩。

「好不容易遇到的千年男子，眞是飢渴極了……已經兩年沒有接觸男人啦！啊——好想做偶人……啊！好想讓您抱一抱……請抱我吧！」一個勁兒訴苦，突然又鎭靜下來，像是神志清醒過來。

「……我的這般心情……怎麼說好呢!?您可能會覺得我厚顏無恥……在般若湯裡放入麻醉藥，也是爲了早一點讓我們倆在一起……」

海春尼迅即坐到鏡臺前，僧衣打開，乳房裸露出來。

「在您面前身着正裝就坐，甚是不恭，請原諒！」說完鼻子微微一抖，就開始用二郎兵衛的香粉化起粧來。

「這庵裡沒有花朵，是因爲我想我做的偶人就是花朵，舖滿白沙的海是爲了不讓偶人逃掉！石階上那男子的步幅是……」說到這兒，海春尼歇了一口氣，回頭看着主丞。

主丞想：「啊！」他沒有開口問她。

整張臉塗得白白的，只有眼睛發出光亮濕潤之色。

「爲的是讓男人來往……」

濕潤的眼神中流露出嘲諷的神色，非常奇異，連主丞都感到心裡格登一下。

「我是前代尾張繼友大人之妾……」

「……」

「所以才讓他爲我造這個庵。哈哈哈——」

張口大笑起來，那尖高的笑聲把人嚇得膽顫心驚。

「主人叫我這個腦袋光禿禿的做了各種各樣的女子臉型，然後擁抱着欣賞。」

主丞聽到這兒，明白了。

「哪，主丞大人！您喜歡什麼樣的臉呢？做一個在宮中服侍的宮女之臉，怎麼樣!?」

海春尼獨自一人在那裡喋喋不休，然後又朝著鏡子，繼續化起裝來。

主丞無事可做，一個人坐在那裡，覺得自己很可笑。

（這樣一來，我也成了一個偶人啦……）

26

海春尼轉過臉來，完全變了個模樣——竟然戴上女官的雲額假髮……

春天般朦朧的眉毛，櫻桃小嘴，塗上口紅，那模樣讓人感到一種女官般的氣質。

「主丞大人……」

海春尼緊緊湊過來抱住他，那說話的語氣也像個女官。

「抱住我，好嗎!?抱住我！」

這女官雙手纏在主丞的脖子上，猶如一匹發情的母獸般，淫蕩不已。

（會變成這樣，是不是因爲沒有自己的臉面……）主丞在腦海裡描繪著被自己親手殺掉的繼友公與這女子夜裡的床上生活。

（能迅速化出臉來，是忍者之技嗎!?而且對我也了如指掌，甚至知道麻醉藥對我不管用!?）

等等！主丞思索着。然後發現一樁重大的事。

猶如突然湧現的烏雲漸漸地在主丞的心裡擴散開來。

（能夠化出我的臉……那就是也可以化成我……原來如此！化成我，也就能夠接近我父親!!）

想到這兒，主丞嚇得心裡震了一下，腦海裡浮現出一個人的名字——

百苦齋……

爲了制止海春尼蠢動，趕緊調理一下自己的思緒，吸住海春尼的嘴唇。

（把我引到尾張……就是打算讓海春尼化裝成我，充當刺客，送到父親身邊!?）

——這並不是不可能。

把我處決，然後派一個冒充者，送入江戶城，去殺掉父親，可謂一箭雙鵰。

可是，有件事無法理解——這海春尼情欲強烈得可怕。還有一件事，這庵裡都沒有相應的埋伏。

（難道百苦齋沒有告訴這忍者尼僧這次行動的眞意？……）如此說來，在二郎兵衛家相會純屬偶然囉……

（如果自己沒打算給母親購買香粉，那就沒有此次相遇了。對了！我想爲九泉之下的母上購買香粉，恐怕連百苦齋也未曾估計到吧……）

那麼，倘若這個猜測成立……只要海春尼不在……

（我的臉型就無法做了……）

主丞此時深深意識到，這是母親在庇佑。

（是九泉之下的母親要我前去購買香粉吧……）

27

胸部平坦，如同男人。

可是乳頭卻大而黑。

可想而知，海春尼是如何與尾張繼友度過淫蕩的夜晚。

主丞把海春尼按倒在床，嘴裡含着她的乳頭，用舌尖去頂。

「啊——」

海春尼四肢痙攣，狂亂呻吟着，雙眼緊閉。

爲了挫敗百苦齋的野心，就必須殺掉海春尼。

（爲了保護父上，就只能這樣做了吧!?）

如今一個極爲偶然的機會，看穿了百苦齋的陰謀，也應該毫不猶豫地幹吧!?抱着海春尼愛撫着，想與她做愛，卻證明了主丞正在猶豫不決。正因難以下手，所以他拖延時間，考慮其他的辦法。

啊—啊—啊——

海春尼間斷地呻吟着，終於挺起臀部，大轉身，想引誘主丞把陰莖插進去。

「快！用力些……啊——用力些，快！」

沒有任何證據足以證明百苦齋想利用海春尼。到目前爲止，這只是主丞的推測。有沒有辦法不殺掉就可了結呢？主丞千思萬慮，終於想到一個最簡單的結論。

（對啦！只要我不被殺就可以了……）

眞身活着，僞裝者就不可能橫行霸道。

在考慮到殺人之前，卻先思量到自己如何活着……主丞感到羞恥。

啊——啊——

海春尼興奮到極點，嘶喊起來。

此時，主丞似乎聽到故鄉紀州湯淺的〈春駒之歌〉——

緊緊抓住，騎上；
騎手的節拍，領會了，緊緊抓住；
看到家啦，快馬加鞭……

伴着歌曲的節拍，年輕人跳起舞來，頭上紮起頭巾，外穿短外套，兩個膝蓋漆上春駒字樣，這才是正統的。

紮着黑色綁腿，脚步非常輕快，手搖着一種帶著鈴，叫「木偶馬頭」的祝賀道具，一邊跳躍起舞。

眞像是一匹很有氣力的春駒在蹦跳。

看到家啦，快馬加鞭；
騎上的駒，駒啊，
您瞧，居家繁榮昌盛！
振作起來，可喜可賀，

居家也繁榮昌盛！

嗨啊！怎麼樣？怎麼樣？

就在此時——

突然間，左右拉門被踢破了，兩個甲賀蔚組模樣的男子衝進來，兩人的雙手都握着六角稜短劍。

推開海春尼，主丞從龍鬘上面滾過去。

從地板下面也穿出了兩把刀，扎破了龍鬘。

上面也有一人拆下一塊格子天花板，跳下來，雙手也拿着六角稜短劍，在矮架燈輝映下，發出冷冷的光芒。

這是左右天地陣，必殺戰術。

然而，仔細一看，彼此間不怎麼配合。

也就是說，這些人並不是事先埋伏，等待主丞的到來，好像是突發襲擊。

海春尼吃了一驚，也證實了這一點。

主丞脫掉的筒袖服裡有一對鐵火箸。

他翻滾著，把手伸進筒袖，取出它們。

嗖——

擲出一根，正好刺穿從天花板跳下的男子胯股間，另一根把從左側刺出短劍的男子臉頰劃破，使他打了個趔趄。

主丞就這樣翻滾到隔壁房間。

右側的男子想追過去，另一個男子慢了一拍，從地板下衝出來。海春尼擋住他們的去路，大聲叫道：

「幹什麼!?把我重要的千年男子……」

主丞手握着房間角落沒點燃的燭臺等候着。

一個男子朝海春尼撞過去。

就在此時，一把六角稜短劍劃破海春尼的大腿，流出血來。

「咱們……是同夥啊！你沒聽說要把這位大人殺掉嗎!?退下——」

主丞從下面舉起燭臺。與此同時，有一人刺出短劍。

一瞬間之差，燭臺的針芯刺破這男子的喉嚨。

主丞動作更加迅速。

剩下的那人正和海春尼糾纏著，無法動彈；主丞一腳踢中他的側腹，右手一反，奪下他的短劍，左手肘順勢往他的脖子就是一拳。

海春尼大聲喘息着。

「主…主丞大人……」臉色蒼白，嘴唇發黑。

那男子手裡還緊緊握着六角稜短劍。主丞聞了聞。

「是破王魔之毒吧!?」

用熱水把松香溶解，摻上飯匙倩的劇毒練製而成，哪怕傷口再小，都能滲入體內，與血液溶合，致人於死。

死神已降臨在海春尼身上，毒性開始從大腿滲入，要救也來不及了。

「我…我……什麼都不知道……啊！主丞大人……」

「剛才說是同夥……是百苦齋手下的人嗎？」

「是……不…不過，爲甚麼打進來……主丞大人的事，我也聽……說過……」

「是來接應你的人嗎!?可能是看到我正在交合中，以爲可以得手吧？……」

蔚組被主丞傷了許多同夥。

「大概這是理所當然的吧……」

（可是……）主丞思索着。

（要是殺掉海春尼，那就什麼也辦不成吧……這就是說，連這些人也不了解百苦齋的眞意。）

就連百苦齋也必須對手下的蔚組隱瞞絕招中之絕招嗎!?

可能是害怕洩漏到尾張藩內部吧!?

（終究可謂是名正言順的忍者戰術……）

主丞在海春尼的耳邊追問着：

「百苦齋在哪裡？」

「再用力一點……抱住我……」

主丞緊緊抱住海春尼。

「在城內……天守閣底層……那裡是打黃金水的地方……」

說出百苦齋的下落，海春尼就斷氣了。

她微伸右手食指，似在求主丞吻她……啪嗒一聲，那隻手落下，瞳孔擴散了。

主丞突然覺出背後有人，回過頭去。

打雜的尼姑站在那兒，快哭出來的樣子。

「你是紀州來的嗎？」

那尼姑點了點頭。

「幾歲啦？」

「十六……」

「是你在唱春駒之歌？」

「是的。」

「爲什麼？」

「在這裡……睡不着，感到很孤獨，所以在床上哼一哼……」

主丞又想到，這是母親在保佑。

春駒是正月的慶祝藝技。

主丞沒有忘記，平時滿臉孤寂的母親一見到春駒，就舒心地笑了。

（或許那種景象是與父親在一起時的追憶之一吧？）

嗨呀！怎麼樣？怎麼樣？

主丞獨自一人走下石階。

嗨呀！怎麼樣？怎麼樣？

伊太八生命沒有危險，就留他在這裡。

麻醉藥已不管用了，可伊太八還在沉睡，那睡容眞是天眞無邪。

對着這張睡臉，主丞在心裡說了不知多少次感激之言。留他在這裡有些可憐，卻更不能帶他去和百苦齋拼命。

嗨呀！怎麼樣？怎麼樣？

回頭仰望山門，看到打雜的尼姑正目送着他。

嗨呀！怎麼樣？怎麼樣？

內心哼着〈春駒〉，主丞走下石階。

東邊的天空已開始發白，煙霧籠罩下，他回想起母親的音容。

嗨呀！怎麼樣？怎麼樣？

28

朝陽昇起，照亮整個名古屋城。

天守閣共五層，屋頂上有一對金鯱瓦，讓人見之目眩，感到壓力襲人。

主丞要去的那口黃金水井，就在天守閣東北角落的地下層。

這一天，主丞身穿一套便裝禮服，是從德川菩提所建中寺借來的。

手持扇，未佩刀劍，雙肩前面、背部、袴裙腰部都是——葵御紋。

孩童時代，主丞在紀州與建中寺的惠道和尚只見過一次面。儘管如此，主丞突然來訪，惠道和尚並未感到驚訝；聽說要借用禮服，竟然把葵字家徽的禮服借給了他。

（要是穿上這套衣服死去，會怎樣呢？）

反正是從黑暗走向黑暗……（說不定母親就希望我穿上這個，哪怕一次也好……）

主丞沉思着，（從黑暗走向黑暗……決不能讓他得逞！我一定要活着回江戶城！）

離開江戶時，原打算拼死一搏，根本沒有考慮到要回去，就這樣進入尾張領地。

可是，如今他已完全改變了主意。擁抱海春尼時，就明確地意識到，只有自己活下來，才能挽救許多人的生命。

眼下雖然失去了木理小彌太，並沒有因此與藩士們廝殺。倘若我不在人世，恐怕江戶和尾張終會陷入一場混戰吧……

主丞此時自信之心洋溢，昂首挺胸。

（可是，只有那百苦齋，我必須親自葬送他！）

通過大手門，路上沒有人盤問他。如今每一個藩士都知道主丞爲何許人？去哪裡？想幹甚麼？

他們都主動讓路，退到路旁鞠躬致意。

木理小彌太及其妻之死，深深觸動了他們的心，比起已過百歲的百苦齋的存在及他的命令都來得強烈。

主丞終於走進天守閣。

然後往地下層有井的房間走下去。

百苦齋緊緊盯着主丞。

兩人終於見面了。

主丞面對百苦齋那無法想像的醜怪相，反而覺得有些憐愍。

「哈哈哈哈——」百苦齋笑開了。

「將軍一職是什麼東西啊，主丞!?」

「……」

「是種馬……種馬啊!!哈哈哈哈——」

「……」主丞沉默。可是，正等着開口的時機。

「是使德川萬代繁榮昌盛的種馬。不過，吉宗可不是一匹出色的種馬。我不說，你也很清楚，對吧！如果吉宗把你指定爲德川的下一匹種馬，那我就撒手！因爲你是一匹良種馬……恐怕是目前爲止，德川血統中最優秀的種馬吧!!哈哈哈哈……」

「……」

「主丞啊，你可以不用管吉宗的事！你是被棄之子……只要你不在，那就萬事大吉啦！爲什麼爲了平庸的吉宗，連命都要賠上呢？」

「這是命中注定。」

回答得非常明確，讓百苦齋怔忡了一下。

主丞繼續說：

「正因爲無從選擇，才更加想念父親。」

話說了一半，主丞突然回馬一箭：

「海春尼死了……」

顆部・佛手柑之卷

1

百苦齋駝着背趴在房內的床板上，緩緩擡起頭來。倏忽間就像變了個人似的，他一下子伸直了腰板，猶如龜化成了鶴，把主丞嚇了一跳。

「剛才你說甚麼!?」

「海春尼死了！」

「是你殺的嗎!?」

百苦齋那雙死魚般的眼睛一下子發出亮光，眼窩凹陷得非常深，瞬間收縮起來，殺氣騰騰，連主丞也不禁提防起來。

「是和你的手下廝殺而死。甲賀繭組中的一人用劍傷了她，破王魔劇毒很快就滲入體內。」

「呼——」殺氣萎落。

大聲嘆了一口氣，百苦齋那脊背又駝了起來，就像烏龜一樣，往前伸長脖子，額頭低得差一點碰到地板。然後慢慢地搖搖頭，細聲說道：

「這下子……全……完……啦！」

語聲時斷時續，身子搖搖晃晃，終於倒了下來。

變化如此突然，主丞也感到難以對付。

「矯女，名海彥……打算化裝潛入幕府，伺機刺殺將軍……卻遭此橫禍……沒有希望了……」

百苦齋咕嘰咕嘰地說了一通。

其眞意，果然被主丞識破了。

「就這樣……我把全局寄托在海春尼身上……原本黑髮海彥只是甲賀一女子，沒有第二個人有像她那樣出色的易容術。本來打算讓海彥化裝成你，潛入江戶城殺掉吉宗。這樣一來，我的計畫全泡湯了……」

（幸虧母親引導……要不然，就如他所願了……）主丞想到這兒，背裡直冒冷汗。

「在江戶放火，也是爲了引誘你來這裡。你好不容易來了，可那關鍵人物海彥卻已不在！哈……」

百苦齋大笑。

「哈哈哈哈……」

那凹陷很深的眼角慢慢滲出了水滴。

「是眼淚嗎……!?」

主丞一直凝視着他。百苦齋終於仰面朝天，像小孩子似地問道：

「主丞！你手無寸鐵，卻能走到這裡來，說明尾張已經遺棄我了吧！木理小彌太這混蛋，以一死迫我沈淪！」

「……」

「你怎麼辦？把我殺掉嗎？」

「我是這樣打算。」

「這樣一個行走不便的老人，你殺得下手嗎？」

「……」

「你眞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

「……若是有辦法決鬪，奉陪到底！」

百苦齋那黑乎乎的眼窩裡迅即射出一道光來。

「我把塗上附子的針從你的舌頭下面刺上去，怎麼樣？」

「隨你的便！」

「嗯！挺有自信……」

「……」

「即便是有多大的能耐抗擊毒物，可到舌頭裏面會怎麼樣呢……」

百苦齋在袖子裡摸了摸，拿出一個小錦袋，很利索地抓出兩根針。

「這兩根都塗上了附子劇毒，你可以挑一根自己喜歡的。」

這針比縫線針還細，還短。主丞毫不猶豫地用指尖拈起一根。

「嘿！不愧是腕下主丞，非常泰然自若！佩服佩服！那麼，我先扎吧！」

百苦齋把嘴巴張得大大的，倏地伸出舌頭。舌頭又長又紅。

毒針一下子刺下去。他微微一笑，盯着主丞。

同樣地，主丞右手拿起毒針，嘴巴張得大大的。

就在這時候……

扎在百苦齋舌頭上的毒針咕溜溜轉了一圈，脫口而出，直朝主丞飛來。

主丞正張嘴準備伸出舌頭，百苦齋吹出的那根針如同活物般，被一口吸了進去。

「哈哈哈哈——」百苦齋笑得全身抖動，好像爲勝利而興奮似的。

那張臉笑得扭曲，極度凶殘，簡直不像是人的臉。

「哈哈哈哈——彼此彼此，大不了就是一根毒針，扎在身體的哪一部位都沒事的。哈哈哈哈——連牙枝仁左衛門的毒都對付不了你。這些我知道得一清二楚！不過，毒針一旦進入體內，就會扎入心臟！哈哈哈哈——你錯了，腕下主丞，竟然在我面前大張嘴巴。我可是山姥花流吹針的始祖，剛才那一招叫口舌龍中一吹，知道嗎？」

「……」

「怎麼樣，主丞，心臟開始痛了吧……你眞是個可憐人!!」

百苦齋那張淨是皺紋的臉竟然露出憐憫之情。

「被父親拋棄，卻忠心耿耿地爲他效力，得不到一絲回報，而且客死他鄉。儘管如此，德川的種馬，你那父親也不會因爲你的死而深感悲傷。豈止這樣，說不定現在正抱着女人尋歡作樂，把你來尾張的事早已忘得一乾二淨……」

百苦齋洋洋得意地說個不停，主丞卻當成耳邊風，把嘴巴張得更大。

然後……

手指伸入喉嚨深處，輕輕地取出一圈綿團。

「咦——」

百苦齋就像青蛙被踩了一腳似的，呻吟一聲，伸長脖子，仔細看著那團棉花。

棉花捲成一團，針就插在上面。

主丞破顏一笑。

「這是塞在香粉盒蓋上的棉花。百苦齋老！您把針拿給我看時，就已經輸了。」

「？……」

主丞看到那兩根針時，就發現那是吹針。

若是縫線針，未免太短太細了。而且百苦齋平時隨身携帶好幾根，只能是吹針。

那麼，他會往哪裡吹呢？眼睛嗎？

不！眨眼非常快，吹針飛過來，根本傷不了。

這樣一來，只能是嘴巴了。

主丞怒滿容顏。

「最後關頭還用這卑鄙的招數，已不能稱作武士，只有忍者才會這麼做!!」

他一步一步逼近百苦齋。

「你…你想幹什麼？」

百苦齋在地上爬着，想逃掉，大叫起來：

「眞…眞了不起！德川種馬的後代有你這樣的人眞令人欽佩！我輸了，徹底輸了！我把甲賀總管這位子讓給你，全都給你！你是我的繼承人。與伊賀協力合作，始可主宰天下，你想要甚麼，全都給你！」

百苦齋叫叫嚷嚷，嘴角全是白沫。

主丞輕輕地抱起他那瘦小的身軀。

「我怎麼也無法把你當成人看待，只感到像是放進火爐的碎木頭一樣。可是碎木頭能熊熊燃燒，能讓家人團圓取暖，你卻一點溫暖都沒有。」

主丞抱着百苦齋走近水井。

「放…放下！主丞，求求你，可憐我這個老頭吧!!」

「聽說這口黃金水井下沉了好幾百兩金子。化成骨骸，守護黃金，對你正合適！」

「知…知道啦！今後我一定幫你，讓你奪取天下。這…這樣……如何？」

沒有回答……

主丞抓起百苦齋，從水井的正上方扔下去。

吊桶咕轆咕轆響，過了好一會兒，傳來「撲通——」一聲。

主丞站在水井邊一動不動，猶如在傾聽似的。

周圍一片寂靜，再也聽不到任何聲音。

背朝水井，主丞舉步離去。

慢慢地走，到了出入口，停下來，回頭看了一下。

2

過了兩個多時辰——

水井間逐漸昏暗下來。

就在這時，有人偷偷地潛了進來。

這人就是主丞，右手提着大刀。

悄悄地走到水井邊，把大刀放在旁邊，端坐着，拿出插在懷裡的東西。

這是一枝佛手柑。有一顆黃色巨大的果實，把樹枝都壓彎了。

又過了一個時辰。

主丞雙眼緊閉，靜坐着，猶如塑像，一動不動。

把百苦齋扔入水井已過了三個多時辰，半天快過去了。

咳……

傳來了輕微的咳嗽聲。

啊嗚——咳咳……

聲音清晰，從水井裡傳出。

咔啦咔啦——

吊桶鳴響。

主丞漸漸清楚地聽到沙啞的說話聲。

「在地獄和天堂之間來來往往……眞辛苦啊！哈——不能要求得太過分啊！能撿回一條命算不錯了。把我扔進水井，就是我贏了！主丞這傻瓜，把我扔進設有巧妙裝置的水井。哈哈哈哈——」

黑暗中，百苦齋那白髮蒼蒼的腦袋倏然間從水井裡浮現出來。

然後……

「咦——」

百苦齋從井裡探出頭來，那張臉就像是臨死前的老猿猴一樣。

「主……丞……爲何!?……」

「既然是超過百歲高齡的尾張百苦齋，該會意識到這些才對吧！你太醜陋了，鬧得那麼過分，就是想要讓自己被扔進水井……」

「……」

主丞把佛手柑伸給百苦齋。

「佛手柑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吃，總覺得像你一樣……」

「？……？……」

「而且像手的形狀纏着佛，正好適合送你去陰間，所以就折了一枝拿過來。」

主丞左手握着大刀，用大拇指撥開刀鞘，一隻脚伸出屈膝。

「砂土井百苦齋！抱住佛手柑，至少不至於在三途川溺死!!」

佛手柑飛到百苦齋的頭上，主丞刀光出鞘。

佛手柑一刀兩斷，百苦齋被劈成兩半，血沫橫飛。

咔啦——

又落入水井。

過了一會兒，撲通一聲！

終於聽到了眞正的水聲，主丞這才口宣佛號：「南無——」

3

德川家菩提所的淨土宗建中寺，院內非常寬大，約三萬餘坪。

寺院內和房屋建得這麼大，那是因爲有時會當成軍事用地。

到寺院的路途，是一片茫茫荒地。

主丞走在荒地上。

太陽高掛，人影短。

殺了百苦齋，以穩健的步伐離城，路上無人阻擋，就回到這裡來。

主丞表情穩靜。

事情告一段落——

雖然不認爲就此結束，可總算告一段落……主丞感慨萬千。

風越刮越緊。

主丞走在荒地，風從正面打向他的臉。

他還是抬着臉一直往前徐進。

……

突然，主丞停下脚步。

他察覺到前方草叢裡有人埋伏。

「是甲賀蔀組吧！」

有六個人——

大約站在距離二十公尺處，擋住主丞的去路。

六個人都身穿橘黃色衣服，帶着忍刀，脖子上掛着直徑八寸多的鼓，垂到臍邊，兩手拿着一尺多長的檜木製鼓槌。

「我叫野尻。」

沒有寒暄，就從右側那男人開始報起名來。

「村垣。」

「雨須。」

「地蟲。」

「笛割。」

「倉走。」

眞是奇妙。

忍者一般不可能把自己的名字告訴對方。

主丞內心這麼想，嘴裡就說出來：

「你們打算像百苦齋那樣殉死嗎？連尾張的藩士都讓我通過，你們爲何擋住？再說，報上自家姓名，也不像是忍者。」

「……如果是藩士，我們也不會對你下手。可我們是百苦齋大人手下的忍者。」叫野尻的忍者吸了一口長氣，然後低頭看鼓，「咚——」一聲，在鼓面輕輕一敲。

接着又擡起臉來。

那眼神裡滿蓄着決心，加重語氣說道：

「如果讓你跑了，我們難免遭到甲賀同伴的蔑視，藩士們更會看不起我們，白眼相待。報上名字不是爲了殉死，而是爲了報百苦齋大人的仇。」

「爲了報仇？……那你們全完了……」

主丞心情又變得沉重，一片陰影。

咚——野尻拿起鼓槌，重重一敲。

咚咚——咚咚——咚咚——

其餘的人也立刻一起敲打起來。

咚—咚咚咚咚——

越來越快。

突然間——

鼓面昇起了黑霧般的煙，隨風直朝主丞臉上飄來。

「是毒!!」

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鼓聲變得急促，似胡亂敲打，一股黑色粉末狀的東西猶如濃煙，圍住了主丞。

主丞發覺那是潰眼毒，立即緊緊閉上雙眼。但淚已流出，眼底傳來劇痛。

這種毒是用金剛沙摻上辣椒粉和劇毒馬錢製成。

嘎啦一聲，鼓聲乍止。

主丞側耳傾聽。

風還在呼呼刮個不停。

對方正等着濃煙消散。

主丞閉着眼像平常一樣站着。六個人終於行動了。

雨須和地蟲站成一直線，朝主丞走來。

村垣和笛割屈着身子，舉起忍刀逼近。

野尻和倉走腳尖一點，跳了起來。

上下左右夾攻，必殺之勢。

主丞終於睜開充血的雙眼，往右邊跑，迎住野尻就砍，再一跳，朝雨須擲出刀。

野尻血沫橫飛。不知何時，主丞手上已搶來一把忍刀。

地蟲被雨須擋住，無法朝主丞逼近。

村垣瞎砍起來，笛割也迂迴逼近。

可是上下左右一旦缺少協調，就無法把主丞逼到絕境。

主丞擲出的刀刺中雨須，他倒入草叢。

地蟲着急起來，胡亂砍殺，被主丞一刀殺卻。只剩下村垣、笛割、倉走三人。

「該結束了吧！」主丞厲聲道：

「潰眼毒傷不了我。」

倉走和笛割不理他的話，跳起身子。到如今，已無退路可走。

「可憐……」主丞又擲出一把刀，在半空中刺穿倉走。

剛跳起，就遭襲，想躲也來不及。主丞倒轉在地，想逃開。笛割緊追。村垣被掉落下來的倉走擋住視線，失去砍殺的機會。

主丞手裡已經沒有任何武器，兩手空空，面對着窮追不捨的兩個人。

全身都是空隙。

喝——兩人騰空而起，重新擺出架勢。

主丞那破綻大開的樣子，反而使兩人感到畏懼。

「還不結束嗎？」

主丞衝口而出，出乎對方兩人意表。

「你們想報仇，已竭盡全力了！倒下去的那四個人如果現在立即治療，說不定還能挽回一命!!」

「……」

「已經死了太多人啦!!」

「!?」

「百苦齋胡扯說將軍一職是德川的種馬……」主丞苦笑着：

「我內心也這麼想——說得好！將軍一職確實像種馬，配上女人，撒播種子，然後又生出種馬。女人嘛，本來是自己心裡喜歡而挑選的。可是，這樣多可憐啊！更何況，爲了種馬這一寶座，卻要爭得你死我活，眞是荒唐！就爲這樣的事喪失性命，簡直像狗死、馬死，毫無價值！如今我也清醒了。你們也應該活下去，好好想一下這個問題……」

言畢，主丞背朝兩人，離去了。

「……」

村垣和笛割無言以對，猶如脚底下生根似地一動不動，目送着他。

4

建中寺院內聳立着好幾座塔頭，有的在陽光照射下，黑白分明，非常顯眼，有的沒在陰影裡，黑乎乎的。

其中一座塔頭後面的牆壁躲着一個黑髮人，猶如一隻壁虎緊貼在牆壁上。

人躲在陰影裡，可那頭髮塗著毒藥，呈朦朧銀灰色，讓人感到毛骨悚然。

兩隻眼睛一直盯着剛走進寺院裡的主丞。
黑髮人脚下放着一個木箱，箱子上有無數小孔。
風已不知何時停歇了。
慢慢走近的主丞突然停住脚步。
離黑髮人驟然縱身而出，朝主丞扔來木箱裡的東西。
是一個巨大的蜂窩。
數不盡的班胡蜂聚集在裡面。
主丞很快看清，立即閉上眼睛，屏住氣息。
既不撥開牠們，也不逃走。
就像墓石一樣，站着一動不動。
蜂窩落到脚下，班胡蜂嗡嗡飛了出來，猶如一朵烏雲，籠罩在主丞頭上。
嗡嗡的振翅聲刺痛主丞的耳朵，爬滿臉上和脖子上。
可是，主丞卻像一棵樹，一塊墓石，一動不動地站着。
黑髮人右手戴着手背鉤，走了過來。

主丞一動不動。
黑髮人又一步一步逼近。
主丞應該早已察覺，可他還是不動。
嗒——黑髮人蹬地而起。
風倏起，吹散了黑霧，手背鉤往主丞的臉部逼近。
但是，主丞猶如已化作墓石。
唉呀——
叫喊的是黑髮人。
班胡蜂在頭部、臉部，到處亂爬。
哎呀——
手背鉤胡亂往頭上抓。在地上翻滾，跳起，然後落下。落地掙扎，又跑了起來。
看起來就像黑霧繚繞。
主丞睜開眼睛，朝著寺廟，很悠然地走了過去。

5

吉宗隔了好些日子才見到主丞，卻不問他去了哪裡。

只討好似地笑嘻嘻，說道：這是特意爲你做的兔肉湯，快喝吧！

兔肉湯在當時是德川的吉利物之一。

據說當年松平清康流浪之時，寄身於信州老家林光政門下，林光政請他喝兔肉湯，從此就鴻運大展。

並非取兔子活蹦亂跳，奪取天下之意，其後卻一直被當作吉祥物，深受人們喜愛。

主丞只喝了一口，就放下筷子。

「怎麼啦？」吉宗突然間覺出不對，流露出不安的神情。

「不！這很好喝。」

「是…是嗎？」吉宗還是懷疑不已，看着主丞。

（母親討厭兔肉湯，聞了就想吐，父上您忘了嗎？）主丞眞想說出來。

「我吃飽了，謝謝！」主丞站了起來。

「你又要去哪裡？」

「不知道。」

「自己的事不可能不知道。你想幹嘛？對父親是這樣回答的嗎!?」吉宗語氣暴躁。

（對父親!?哼……您也眞說得出口……）主丞心裡苦笑着，可還是咽下這句話。

「我已心灰意冷……」

「!?……」

一陣鬱悶的沉默，吉宗壓抑不住，改變了口氣，聲音變得非常柔嬌。

「絕不能疏忽你的工作!!」

「將軍大人也是！」

主丞死死盯着吉宗，大膽言道：

「您也絕不能疏忽作爲種馬的職責。」

可能是喝了母親討厭的兔肉湯之故吧，主丞心情激昂，滔滔不絕地信口對父親就說，連他自己也感到吃驚。

「!?」

吉宗理解不了這帶刺的話意，呆楞着。這讓主丞更加氣憤。

可是，忽然間，母親那悲切的神情浮現眼前……他總算控制住了。

（回紀州去母親的墳前參拜吧！此時，紀州的梅花或許正盛開着……）

想到這兒，很奇怪，主丞的心平靜下來了。

嗨呀！怎麼樣？怎麼樣？

主丞低聲地哼起〈春駒之歌〉。

也許是心理作用吧，主丞伴着曲調，微微地搖動身子，離去了。

嗨呀！怎麼樣？

……

〈全書終〉

〔後　序〕

希望能夠復興時代劇

小池一夫

爲本作品畫上精彩插圖的伊藤三喜庵先生，他的面貌與柴田鍊三郎先生長得一模一樣，讓我覺得非常訝異。

我和柴田鍊三郎先生一直住在同一家旅館。在稱爲「謝特雷努」的會客廳中，旅館經理總是讓我們毗連而坐，而且在桌上擺了「已預約」的牌子。因爲經理知道我是柴田鍊三郎先生的忠實讀者，故意做此安排。

我曾經見過一次這位衣著華麗的大畫家驚慌失措，失去了原有光彩的模樣。

那是他聽到畫家岩田專太郎的訃聞時所發生的事。

當時，他悲傷的神情，簡直變成另一個人，連我看了，都覺得非常難過。

「你知道嗎？他已經過世了！他死了……這是眞的。你聽過他這個人吧……他是岩專。你曉不曉得？……」

他幾乎把我揪起來，無意識地重覆著同一句話。我接觸到他藏在冷靜的外表下那豐富的內在感情，感動莫名。

接獲伊藤三喜庵先生的訃聞是在今年年初之際。平成八年三月三日，下午五點四十五分，先生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一歲。

伊藤三喜庵先生是一流的建築家，也是一位畫家。他富有個性、飄然灑脫的畫風，曾經使許多畫迷傾倒。正當本書準備出版袖珍本，我覺得必須向他報告之際，竟然發生了這件令人悲傷的事。這本書無法交到他手中，可以說是我莫大的遺憾。

時代劇在今日算是生不逢時，時代劇電影比以往更不盛行。

時代劇是留在日本人內心深處的傳統文化。

是足以與世界相匹敵的文化。

那裡面有著日本人血脈相通的歷史背景。

我認爲時代劇應該是永垂不朽的文化遺產。

我曾經親手製作《帶子狼——握住那隻小手》這部電影，也是熱切盼望能夠爲復興

時代劇起一點作用。

我所請教過的時代劇作家前輩們，包括現在仍然熱烈期待時代劇電影的電影人及時代劇演員；尤其是在舞台和電影中扮演本作品主角腕下主丞的田村正和先生，他是已故的時代劇先驅阪東妻三郎先生之子，也是今後負起發揚時代劇的卓越人才。

我也希望能夠回應這些人士的期待，繼續從事時代劇的寫作。

青春、朱夏、白秋、玄冬，所要寫作的題材如山之多，想要寫作的意欲如雲之湧。

熊野本宮的宮司九鬼宗隆先生現在正大力宣傳《甦醒的熊野》。

前幾天，我與他見面時，也談到了「時代劇」。

「甦醒的時代劇啊！」我不禁在心中吶喊。

〔隨　想〕

令人心情激動

女演員　樫山文枝

童年時所閱讀的書籍，不管年紀多大，都會永遠留在心中。我曾在小池先生的一篇文章中看到：「年輕時，每當讀著山手樹一郎的作品時，總是心緒激動，興奮異常！」不由得大叫：「咦!?我也一樣耶！」

我出生於東京的吉祥寺，父親從事嚴肅的職業（哲學家樫山欽四郎先生），家中的書可謂汗牛充棟。我父母親不會制止孩子看書，而我也非常喜歡看書，家裡的書看不夠，偶爾還會到附近的租書店租書，看得極爲入迷。

從我中學到高中，正好是租書店的全盛時期。

租書店有許多家裡沒有的書，其中就有山手樹一郎的作品。我瞞著父母親借來的書是繪有插圖的那一種，插圖的顏色非常鮮艷，記得我當時一邊閱讀，一邊還興奮得心臟砰砰跳。另一方面，我也看了不少兒童不宜的書籍，有一點偷窺大人世界的感覺。

我那時候都閱讀什麼樣的書呢？最令我著迷的書是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不用說大家也知道，那是名作中的名作。雖然那是俄羅斯文學，但寫得實在是精采極了。內容包括卑鄙骯髒的「低俗」部分，和高潔坦蕩的「神聖」部分，兩個部分截然相反，讓人從中發現如何立身處世的道理。

另一方面，我也在租書店租過山手樹一郎和永井荷風等作家的書。對一個小孩子而言，會租那種書來看，實在非常奇怪。我讀這類書時，感覺上和讀杜思妥也夫斯基的書不一樣，一邊興奮得心情激動，一邊埋頭看下去。

《心灰意冷》這本書有著與山手樹一郎作品相通的部分。當我閱讀《心灰意冷》時，就憶起了兒時的情景。小池先生的作品也大量加入「令人閱讀時，會興奮莫名」的部分，而且文筆流暢，遣詞造句乾淨俐落，讀起來令人心情非常愉快。不知道是不是因爲我除了演戲之外，有很多朗讀的機會，對無法朗朗上口的文章，我閱讀起來覺得非常吃力。關於這一點，小池先生的作品有著極爲豐富的想像力，可以讓人產生一氣呵成閱讀下去的樂趣。我想，所謂「閱讀」，大概就是這麼一回事。

時代劇精彩的地方不就是超越時空，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任何時代遨遊嗎!?事實上，我每天都以閱讀每日新聞所連載的《夢源氏劍祭文》爲樂。畫家森田曠平先生的畫也畫

得非常唯妙唯肖。要是我有才能，我很想聘用史蒂芬・史匹柏先生拍出一部足以誇耀全世界的時代劇電影……人非常不善於回顧過去，而作家卻賜給了讀者能夠自由自在翱翔於過去的羽翼。由於作家讓我們與過去的人再一次血脈相通，所以很容易覺得歷史人物與我們非常親密。

經常有人說：「現在是很難看到對立，很難創出劇本的時代。」處於這個時代，要表演什麼樣的作品，是我們從事戲劇工作的人之課題。可是，當我站在舞台上時，經常在想：不管任何時代，永遠不變的還是，詳細描寫人情微妙之處的部分。在近代劇中號稱名作的作品爲數頗多，而超群出衆的作品也永遠不會褪色。當我看了《心灰意冷》中的吉宗與主丞之間的關係，或《夢源氏》中尋找父親的茨木時，也會產生一種感覺，這將是超絕一世的作品。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心灰意冷／小池一夫著；康明仁譯.
--初版. --臺北市：林鬱文化,1999
[民88] 冊； 公分
譯自：乾　候
ISBN 957-9593-84-1(上卷：平裝)
--ISBN 957-9593-86-8(中卷：平裝)
--ISBN 957-9593-87-6(下卷：平裝)

861.57　　88002065

心灰意冷(下)　　NT$160

小池一夫／著
康明仁／譯

1999年4月／初版

〈代理商〉
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板橋市中山路二段291-10號7F之3
電話・02-2956-6521＊傳眞・02-2956-6503

〈出版者〉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4881號
〔編輯部〕台北市〈文山區〉萬安街21巷11號3F
TEL(02)2230-0545＊郵撥・1670488-6
〔總管理處〕台北縣深坑鄉萬順寮106號4 F
☎(02)2664-2511＊FAX(02)2662-4655
〔網址〕http://www.linyu.com.tw
〔E-mail〕linyu@linyu.com.tw

●本公司產品權益依法保障，非經同意不得轉載、改編、複製●

法律顧問　蕭雄淋律師　Printed in Talwan　ISBN 957-9593-87-6

原書名：乾　候(下)
著者：小池一夫　原出版社：小池書院
KAWAIT SOUROU (Ⅲ) by KOIKE Kazuo
Copyright©1996 by KOIKE Kazu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IKE SHOIN, Tokyo
through ORION LITERARY AGENCY/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山田風太郎 傑作忍法帖

★魔界轉生（全四冊） NT$640

紙門打開了……

兩位女子站在那裡，而且是一絲不掛的裸女——在擺放兩側的燭台燈火的映照下，好像螢火蟲似的，身上散發出青色的光輝……兩個人都美得教人差點忘了呼吸……

——這就是《魔界轉生》一書中的描述。在日本，有許許多多的作家都寫過關於忍者的小說，然而，山田風太郎的忍法帖系列，卻是大家一致公認的「經典之作」！

★柳生忍法帖（全四冊） NT$640

鏡頭由一串串雙手被反綁的長長的囚犯隊伍開始展開……

在被押解往刑場處決的前一刻，主事者竟殘忍地逼迫他們死前還得親眼目睹弱小妻女當面被斬殺的「人間慘劇」，血不只匯成地上的血海，血也從男人的眼眶中汩汩淌流……

★忍法忠臣藏（全一冊） NT$200